目录

JULY 2022

contents

新闻资讯 XINWENZIXUN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省作协党组书记臧军宣讲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4 省作协机关党委
省作协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贯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学习会.....5 省作协机关党委
臧军出席杭州市钱塘区作协成立大会.....6 省作协办公室、钱塘区作协
臧军在畲乡景宁向网络作家宣讲省党代会精神.....7 省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浙江文学馆展陈大纲通过专家终审论证.....8 浙江文学院（馆）
浙江作家参加2022“中国一日·科技强国”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9 省作协创联部
简讯四则.....10 省作协创研部、网文中心 等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瞭 望 LIAOWANG

把现实注入文字，书写生命的维度.....12 王兆胜

评 论 PINGLUN

网络文学中的女性书写.....15 马 季
“精神重力”或“超现实的迷雾”.....17 霍俊明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凡人.....23 郑 翔
人生裂痕，裂痕人生.....28 白羽洁
如舞步交换的虚构与非虚构.....30 汪 泉
在高原神性的风中昂起头颅.....32 邢海珍
这种累，那首诗.....36 张若冲
点亮卑微的生命.....40 陈 才
云翼与地表：两种空间喻指.....42 康春华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等，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序　跋 XUBA

李爱英散文集《你是那个如花的女子》序 ..44　沈文泉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阅　读 YUEDU

对生与隐忍的诗学.....47　涂国文
文学拍摄的纪录片和它的诗意.....53　谢尚发
追桥人亦是追梦人.....56　黄晓露

感　悟 GANWU

青少年哪吒.....58　陈锦丞

谈　话 TANHUA

重合多种身份恰恰是创意写作
从业者的理想状态.....60　杜　佳　叶　炜

原创作品 YUANCHUANGZUOPIN

虚　构 XUGOU

鞋子.....64　徐海蛟

散　笔 SANBI

深山云起.....69　周华诚
只此青绿.....74　徐丽琴
离开的河流.....76　支　奕
人在黄岩微醉.....79　何婉玲
梅先生王冕的梅花情.....82　宣迪淼
那些关于卫校的记忆.....85　梅苏苏

汉　诗 HANSHI

孤山.....89　张小末
寓言集：日常动物.....92　李郁葱
从大明山出发的雪（外五首）.....95　海　地

以文学样式全面展现“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新气象

省作协党组书记臧军宣讲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根据省委部署和省作协党组工作安排，7月15日下午，省作协召开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会。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同志以《学习贯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努力以文学样式全面展现“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新气象》为主题作宣讲报告，党组副书记、二级巡视员曹启文主持，党组成员、秘书长晋杜娟和省作协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参加。

报告中，臧军首先从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切入，对我省迈入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征程之际召开的大会情况进行全面介绍，并紧扣省党代会关于“5大战略指引、11个方面重要遵循、‘两个先行’奋斗目标、‘8个高地’具体目标、五大工作导向、‘10个着力’主要任务、一个省域品牌”等系列重要概述和部署，对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和系统阐释。特别是结合浙江文学工作实际，就“牢牢把握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要求”“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和“着力推进全域文化繁荣全民精神富有”等方面内容进行重点研读。他指出，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是一次高举旗帜、感恩奋进的大会，是一次牢记嘱托、赓续血脉的大会，是一次登高望远、开创未来的大会，充分体现了浙江坚定不移做“两个确立”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的政治站位，充分体现了新征程上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使命担当，充分体现了全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

臧军强调，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省作协全体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学以致用，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要在强化深学细研、掀起省党代会精神学习热潮上下功夫，坚持领导领导干部带头学，持续推动党员干部全员学，坚持群团组织创新学，实现党支部、党员干部学习覆盖率100%；要在强化入脑入心、广泛开展省党代会精神宣讲上下功夫，严格落实党组领导示范宣讲，支部书记表率宣讲，青年党员进基层宣讲。分层次开展宣讲宣传，带头走好宣讲省党代会精神的第一方阵；要在强化唯实惟先、扎实推进省党代会精神落实上下功夫，积极谋划“两个重镇”争先行动，持续打造新时代文学品牌争先行动，扎实推进“双建争先”行动；要在强化政治责任、不断增强“五个意识”上下功夫。认真履行政治机关、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重要组成部门职责，不断增强大局意识、高地意识、担当意识、争先意识

和风险意识，对标省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推动率先突破、领跑快跑，努力以文学样式全面展现“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新气象。

曹启文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臧军书记的宣讲主题鲜明、深入浅出，既有很强指导性又有针对性。省作协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要积极主动抓学习，求真务实抓落实，严防风险抓阵地，以具体行动推动省党代会精神在文学工作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营造团结奋进、鼓舞士气的浓厚氛围，以良好形象、崭新业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作协机关党委）

省作协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贯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学习会

7月4日，省作协理论学习中心组利用一天时间举行专题学习会，认真传达学习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部署我会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二级巡视员曹启文，党组成员、秘书长晋杜娟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按照中心组学习方案，上午，中心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浙江省第十四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十四届省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进行了再学习再领会。下午，中心组成员围绕“在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建设中担负起历史使命与担当、文学创作如何聚焦‘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汲取题材和灵感、作协工作如何服务保障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主题深入开展学习交流。

会议认为，省第十五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以来，省作协党组及时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学习省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七个一”贯彻落实措施，在全省文学界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会议要求，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的精神实质，从大会主题，五年来全省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过去五年对做好浙江工作的8个方面规律性认识，“5大战略指引、11方面重要遵循”，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等方面，统筹抓好学习研究、宣传报道，高标准抓好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全员培训，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开展大宣讲，推动党代会精神入脑入心，做到党员干部全覆盖。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抓好谋划，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紧密结合省作协实际，制定有作协特色的宣传贯彻计划。要精心组织，抓好学习，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学原文、上党课、抓落实，通过层层传达学、原原本本学、创新方法学、组织宣讲学等多种形式，重点向基层文学爱好者、网络作家群体宣讲好党代会精神，不断营造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浓厚氛围。要围绕中心，抓好落实，要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同抓好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融入具体工作、融入具体实践，要研究“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着力推进全域文化繁荣全民精神富有”实际的工作举措，引导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书写记录浙江“两个先行”的伟大实践，充分发挥文学在推进“两个先行”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文学形式全面展现“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的崭新气象。

（省作协机关党委）

臧军出席杭州市钱塘区作协成立大会





6月28日，杭州市钱塘区作家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为钱塘区作协揭牌并讲话。

臧军指出，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打造“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省域品牌新任务，是作家等文艺工作者的新舞台，也是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契机。钱塘区及区作协要抢抓机遇，增强“三个意识”、实现“三个多”。一是区作协要增强服务意识，多方借力。学会借助各类政策红利，借助社会各界力量，借用社会资本、市场资本，联合各种力量，联盟专业机构、资源，联动有关部门、单位及社会力量，服务区域发展，服务钱塘作家成长。二是作协会员们要强化精品意识，多出佳作。用好浙江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平台，合力推出一批文学作品佳作，培育优秀文学评论队伍；用好沈苇、鲁强、朱晓军、周保欣等文学专家优势，多出好作品。三是区委、区政府要强化保障意识，多出真金白银，多出台相关保障性政策，为文艺事业发展繁荣创造更好的环境，用好政策、好环境培育好作品。

会议报告了钱塘区作协筹备情况，审议通过《杭州市钱塘区作家协会章程》，选举产生杭州市钱塘区作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沈小玲当选主席，刘业伟当选常务副主席，杨丽萍、周保欣、钱金利当选副主席，郑志敏任秘书长，聘请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沈苇、浙江省作协副主席鲁强为顾问，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朱晓军为名誉主席。

钱塘区作协现有会员94名，会员创作门类覆盖面广，既有从事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创作的，也有专攻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中国作协会员和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文学大奖获得者10人，来自高校的专业作家、文学理论研究者和青年骨干力量约50人。

（省作协办公室、钱塘区作协）

臧军在畲乡景宁向网络作家宣讲省党代会精神

7月7日下午，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在丽水景宁向网络作家新文学群体宣讲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全面、准确、深入三个要求，针对网络作家群体年轻朝气的特点，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宣讲。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文联、景宁县委宣传部相关人员，以及省、市、县网络作协80余人参加学习。



臧军指出，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于6月20日正式开幕，6月22日胜利闭幕。这是我省迈入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臧军强调，要深刻领会、全面把握省党代会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首先要明白“学什么”。网络作家要聚焦“两个先行”。党代会上提出要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着力推进全域文化繁荣全民精神富有。作为文学工作者要牢记这些关键词，好好研读报告原文，细细品味核心要义，认真领会报告中提出要打造“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省域品牌，努力在“两个先行”上作出新贡献。

臧军提出，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要明白“我是谁”，给予自己精准的角色定位。网络作家要明白自身担负的职责使命，发挥网络文学作用。他要求网络作家牢记“四个身份”，一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二是时代发展的记录者，三是美好故事的讲述者，四是优秀文化的传播者。青年网络作家，是浙江文学的新鲜血液，代表着浙江文学的未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网络作家更不应缺席。

臧军强调，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就要明白“怎么办”。要学以致用，指导实践，将党代会精神融入创作实践中，要做到“六个有”。一是要有家国情怀，二是要有历史担当，三是要有社会责任，四是要有文学尊严，五是要有创新目标，六是要有精品意识。要始终把作品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臧军号召，网络作家适逢盛世，大有可为。要做重要窗口的建设者，助推“两个先行”、打造“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的生力军，要扛起新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省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浙江文学馆展陈大纲通过专家终审论证

7月16日上午，浙江文学馆展陈大纲终审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作为特邀专家出席会议。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晋杜娟参加会议。



臧军在致辞中介绍了浙江文学馆建设及展陈大纲编写总体情况，并对与会专家和社会各界给予浙江文学馆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楼含松、浙江大学文学院（筹）教授黄健、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吴秀明等3位编写牵头专家和浙江文学馆展陈工作团队，分别介绍浙江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常设展陈以及反映浙江新时代文学发展亮点的特展板块大纲编制思路。

会上，李敬泽对浙江文学馆展陈大纲进行了高屋建瓴的细致点评，认为展陈大纲前期工作做得十分有效，提供了进一步工作的基础。接下来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论证和梳理大纲脉络，二是把大纲文本落实到展览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计蕾，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锡荣，浙江工业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肖瑞峰，浙江大学文学院（筹）教授徐永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邵宁宁，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保欣等评审专家先后发言。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梁飞、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陈野、《浙江文学史》作者王嘉良等评审专家提交书面终审意见。专家们围绕浙江文学馆展陈大纲，结合专业经验，对展陈脉络、板块重点、场景布置、大数据应用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经过深入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目前所见大纲，框架完整，思路清晰，史料丰富，内容全面，特色鲜明，文学史脉络分明，阶段性特征提炼到位，代表性事迹突出，是一份成熟厚重扎实的展陈大纲。下一步将在充分吸收专家意见基础上，根据展陈实物征集和展陈概念设计进一步充实完善。

参加终审会的还有浙江省作协办公室主任、文学馆筹建办主任朱丽军，浙江文学院（馆）长程士庆，浙江文学院（馆）副院（馆）长章伟梁，以及浙江文学馆展陈大纲编写小组成员。

（浙江文学院（馆））

浙江作家参加2022“中国一日·科技强国”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

7月18日至28日，由中国作协、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2022“中国一日·科技强国”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举行。浙江省作协选派曹凌云、周吉敏、徐诺、叶德文4位作家分别前往中电海康·温州光电产业创新联合体、中国·眼谷、世界青年科学家创业园(孵化器)、温州(瑞安)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工程协同创新中心等四个科技点进行定点采风活动。

7月25日，中国作协会员、温州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曹凌云深入走访了中电海康·温州光电产业创新联合体，通过采访研发、生产车间有关负责人和科研人员，了解到该联合体是聚焦应用研究，主要瞄准光电产业方向，组建起光电材料与器件应用、微波通信材料与器件、新能源纳米材料、半导体材料与芯片四大实验室，并结合中电海康运营模式、华中院先进科研技术，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模式，有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打造光电产业新高地。

中国作协会员、温州市瓯海区文联副主席周吉敏深入全国唯一的眼视光产业创新综合体，中国·眼谷主要依托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医院医疗、科研、教育、人才、转化优势和四大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资源，建立了国内领先的产学研转化体系，推进眼健康产业全链条发展，全面打造具有中国气派、浙江辨识度和温州特质、世界一流的科技研发、产业孵化、创新人才、学术交流和高端医疗集聚区。

世界青年科学家创业园(孵化器)是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重要成果，深度整合全球温商、全国创投机构、全球科研单位和科技服务机构资源，聚焦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创新创业团队提供一站式的创新创业综合服务。浙江省作协会员、温州日报记者徐诺走进展览大厅，了解了孵化器的创成初心和运作方式，以及世界青年科学家创业孵化器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以及取得的科技成就，零距离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力量，感悟不懈追求的科研精神。

浙江省作协会员、温州市龙湾区委宣传统战部工作人员叶德文多次走访了温州(瑞安)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工程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围绕建设智能汽车零部件制造业集群，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人才智力资源和组织网络优势，为瑞安市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着力在新能源大时代背景下探索出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国家级学会与地方政府“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协同发展新模式。

通过这次定点深入采风调研和面对面交流，作家们深切感受到浙江省温州市在经济发展领域争当领头雁的创业创新精神，感受科技创新造福社会的伟大力量。下一步，四位作家将积极开展创作，并根据中国作协要求，对创作成果进行推送、刊载。

今年是中国作协“中国一日”活动开展的第三个年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作协和中国科协遴选了来自全国各地40名作家深入科技创新前沿、科技攻关现场，激发创作灵感，积累创作素材，围绕“科创中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精神”等主题内容书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讴歌杰出科技工作者崇高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作家创作出更多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人文性与科学性兼备的精品力作，展现中国作家在科技领域的文学担当与文学的力量。

(省作协创联部)

简讯四则

省作协组织网络作家学习贯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6月24日，省作协开展网络作家学习贯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暨精品创作座谈会，20余位网络作家参加。

会上，省作协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群峰带领网络作家学习了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通过学习，网络作家们了解了党代会基本情况和重大意义。

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晋杜娟在座谈讲话中指出，认真学习贯彻好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省网络作家必须要着眼于满足民族复兴进程中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在新时代背景下，思考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坚持创作定力和艺术追求，不断丰富生活经验、拓展社会阅历，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省作协也将组织广大网络作家深入生活，开展实地走访、文学采风等活动，开展作品扶持等创作助推工作，继续为广大网络作家做好服务工作。

网络作家们表示，随着观众读者品味的提高，精品创作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必然要求。网文写作不仅要处理好市场与写作的关系，为读者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更要发挥网络文学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讲好中国故事。

（省作协创研部、网文中心）

临平文学讲习所成立仪式暨郎净长篇小说《筑塘而栖》讨论会举行 7月12日上午，由杭州市临平区委宣传部、临平区文联主办的临平文学讲习所成立仪式暨郎净长篇小说《筑塘而栖》讨论会在临平区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举行。省作协党组副书记曹启文，杭州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沈旭微，省作协副主席、《江南》杂志主编钟求是，杭师大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浙江文学院（馆）长程士庆，兄弟区县作协代表，区委宣传部领导，区文联领导等应邀出席活动。

临平文学讲习所是杭州市临平区作协下设二级公益机构，是区委、区政府培育优秀文学工作者和优秀作品的执行机构，是推动区域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组成力量。

临平文学讲习所首任所长袁明华宣布临平文学讲习所导师团导师名单。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杭建卫为导师团导师颁发聘书。下午，召开郎净长篇小说《筑塘而栖》讨论会。讨论会上作者郎净介绍了本书的创作思路及体会，《花城》主编朱燕玲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阳继波分别谈了阅读体会及指导意见。

（临平区作协）

省作协组织网络作家体检 6月23—24日，省作协与咪咕数媒合作组织网络作家在空军疗养院参加体检，这也是省作协每年为会员提供的暖心服务项目之一。

网络作家长期伏案、缺乏锻炼与休息，过大的创作压力和身体的超负荷运转使大部分网络作家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自2016年起，省作协每年为网络作家中的自由撰稿人提供免费体检，体检项目是针对网络作家职业特点制定的个性化方案。目前，体检服务已经开展了6年，活动让网络作家感受到了来自组织的关爱与温暖，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省作协创研部、网文中心）

浙江网络作家体验营走进景宁畲乡 7月6日—8日，由浙江省作协、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文联主办的第15期浙江网络作家体验营活动在景宁开展。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省作协副主席、省网络作协副主席管平潮及省市县40余位网络作家代表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网络作家们前往东弄村田园畲寨、大均乡畲乡之窗等地采风，体验了手工刺绣、彩带编织等畲族非遗手工艺制作，参与了龙接凤、竹竿舞、打麻糍等具有畲族特色的传统活动，深入了解了畲乡景宁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多形式地感受了清新秀丽的山水风光和底蕴深厚的畲族文化，为今后的创作汲取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网络作家们表示，通过体验活动，对畲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今后的创作中，会融入景宁的文化、民俗风情，让更多人了解畲乡、了解景宁。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网络文学研讨会暨丽水市网络作家协会年会。会上颁发了2021年度丽水市网络作协优秀会员奖，听取了丽水市网络作家协会2021年度工作亮点和2022年重点工作安排汇报，并举行了景宁畲族自治县网络作家协会授牌仪式、畲乡文化使者授名仪式、省网络作协赠书仪式等活动。丽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一波，景宁县委书记翁志鸿出席并致辞。

臧军在讲话中指出，丽水网络文学的成就得益于丽水网络作家对创作的坚持，得益于丽水地域文化的滋养，更是丽水各族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希望网络作家把握时代机遇，努力做到面向历史、面向现实、面向未来，做网络文学的先行者、引领者；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扎根浙江，向人民学习，深耕有现实温度和精神深度的作品。

（省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把现实注入文字，书写生命的维度

Article–王兆胜 Wang Zhaosheng

中国文学年度盘点 7

综观2021年中国散文的创作，可谓喜上枝头、鲜花绽放，生命礼花发出更耀眼的光焰。

一

2021年的散文创作中，有一个具有年度性的亮点。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诚挚情感、优美文笔书写党和国家的散文呈井喷态势，并产生了具有文学特色的能量和冲击波。这一年度，许多家报纸、杂志等隆重推出了庆祝建党百年文学创作专题，涌现出的主题散文有个显著特点，即历史深度、思想光芒、生命意识更为突出，深情讴歌了红色革命精神、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与诗性情怀。作品昂扬遒劲，激动人心。

仲农平的《大转折，中国命运百年逆袭》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翻身做主的百年历程，将党和人民的血肉关联描绘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恰如这激荡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凶险莫测的湍流漩涡中冲出来，从前途未卜的萦回曲折中闯出来，就算有过短暂的偏离航道，也终会回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向着梦想浩荡奔腾。”这样的文字大气磅礴且富有激情。与仲农平的宏大叙事相比，刘兆林的《离我最近的那颗星》是个人抒情，用动情的笔墨书写抗日名将赵尚志。这篇散文既有对赵尚志在历史洪流中革命经历的书写，也有富有意味的细节描写，使得人物的形象与精神丰满动人，令人印象深刻。厉彦林的《沂蒙壮歌》与《延安窑洞》各具特色，前者以沂蒙老区百年深刻变化为主线，诠释党与人民水乳交融、生死相依的精神联系，

全景描绘沂蒙老区人民在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后者写共产党人扎根由普通沙粒建成的窑洞，与百姓苦乐与共，并肩战斗，产生了神奇的魅力与魔力，鲜活阐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命题。

2021 年，书写党和国家的主题散文大多视野阔大、气象豪迈、站位高远、史诗性强、情感淳朴，有着内在的感动与心灵震撼力。



《当一朵茉莉渡过沧海》书影

二

较长一段时间里，散文热衷于历史文化书写，有一种“面向历史，背对时代”的倾向。2021 年，散文创作关注现实的热情显著增加，深入反映社会现实的散文增多，一些优秀作品对时代脉动、未来发展的观察与思考，既生动也深刻。

疫情至今仍困扰着人们。2021 年，有不少散文创作致力于相关主题的呈现，但表达更趋冷静，并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心灵沉淀，如杨文丰的《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就是这样的作品。李朝全的《隔离记》是作家进入湖北疫区的亲历记，有详细具体的记录，有对时光、景物的描绘，还有作者自己真实的感思，反映出疫情考验下人们的心路历程。文章真实、严谨、充满正能量，更有感人的文学力量。“花开花落，日落日升，星移斗转，岁月不居。寸阴寸金，且自珍惜。不再少年青丝，不再多愁犹疑，看准的道路，只顾一径地行去。”字里行间，充满关于人生的深切感慨。

2021 年的散文创作，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将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自信置于重要位置。例如，张炜《深爱与沉迷（三）》，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时空，在对传统的书写中沉淀文化的力量并从中显示一种文化自信。作者说：观古今画，山水雅趣下隐去的高士，当下很难看到，“那是一个时代的情怀，它必须远离数字传播的喧嚣和大面积的工业化养殖”“绝美的山水景致，有时候不是缺少，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那样的情怀”。

现实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自然也会在文学创作中及时地表现出来。王尧的《太阳累了，就有阴天》一文中谈到“优雅地老去”的重要性，也谈到“学术 GDP 都会过去，校园里能够留下的只是关于人和品格的传说”。“生活着，思想着，你在世界中的位置就没有错落。落寞是因为结构关系错落了。所有人都有落寞的日子，抵抗落寞的方式不是凑热闹，恰恰是适应独处。”潘向黎的《当一朵茉莉渡过沧海》从一朵茉莉飘过大海以及母女在用水问题上的分歧，看到“隔膜”的存在及其化解的可能。文中写道：“当一朵茉莉和我先后渡过大海，异乡重逢的时候，连我这个家乡人都不能马上认出它来；当一个亲生女儿都需要提醒才能理解母亲的某个生活习惯；可以推断，都市里的人，你我她他，每一个路人甲乙丙丁，其实都是一朵朵孤独的茉莉，各自背负着自己的过去，各自辛苦地渡过了自己的沧海，相遇在繁华喧嚣又空旷微冷的时空中。”

作家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认知与理解，往往通过各具特色的文字，以感化人心的方式达成。这一类的优秀散文作品以通透智慧的表达、耐人寻味的讲述，折射社会现实的底色与真义，使得文字具备了直击现实的力量。

三

散文叙事一度有类同化和类型化倾向，这导致散文作品面目单一、形式化突出。而2021年的散文创作则在此方面有所突破，作品呈多样化叙事形态，不少作品富有新意，让读者眼前一亮。

春日繁花般的叙述，使散文迷人、醉人。散文的“删繁就简”一直是优秀传统，这有助于突显主旨，产生简雅之美，但不足是使得文章容量有限，不能尽显世界的丰富多彩，也不适合讲故事。2021年，部分散文由简到繁、由繁至繁，营造了一个灿烂的文字世界。王剑冰的《塬上·春日》以塬上春天的生命昂扬为场景，绘制出一幅生机盎然的五彩图。在此，各种鸟儿让人进入鸟的天堂；花树的开放与草木的滋荣有如神话世界；牛马羊等动物也活泼生动起来。还有，用五颜六色的野草与鲜花印染的土布芳菲永驻，塬上的女子与她们的故事像风一样流传，如春天般不断生长。“我”的全知全能视角，目不暇接展示塬上春天的风光物态人情，这是王剑冰散文的魅力和魔力所在。陈应松《冬之语》写神农架冬天特别是冬雪下的万物，与王剑冰写春天形成鲜明对照，但万花筒般的呈现方式是一致的。作者将冬雪、山岭、阳光、动植物、生活场景、衣食住行、风俗世态都一股脑儿推出，令读者如同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如果说，王剑冰用的是慢镜头，陈应松则以闪烁的快镜头不断呈现。这是一种复调叙事，是作者对于春天与冬日的生命礼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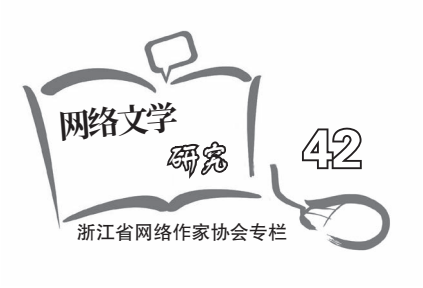
童年叙事，使散文具有悠远和别样的景致。成人散文充满思理与智慧，童年叙事则使散文多了些童心和趣味，在看似笨拙甚至混沌的童年叙事散文中，其实是有真趣的。吴亚英《童年里的那些人》写了作者童年记忆中的四个人，文中有对乡村民俗的记录，也有对善良与美好的深情回味。辛茜《往日时光》完全将内心沉入童年回忆，那些玩伴、玩具、玩法一洗“成人世界”的种种重负，在伤怀中留下了思索的印痕。可以说，在现实的镜子面前，童年永远值得怀恋。作者写道：“为了眼前的生活，为了不能实现的理想，大自然中的一切都须听从心灵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肤寸之间悄然开放。”看来，有些秘密是被珍藏在童年记忆深处的。

深入万物特别是物性内部，有助于散文境界的升华。近些年，热衷于写物事的散文较多，2021年亦是。不过，这些散文有个特点，即更多地沉入物性中，有着一份含蓄的安然与潇洒。金宏达的《花与酒》写道：“人之一生，皆有自己的‘盛开’时刻，与花相比，说长还长，说短不短。”廖华歌的《雪在开花》将雪花看成一种开放，一种自然的开放，并认为“世间没有任何花朵能像眼前的雪花一样，开出如此令人震撼的阵势和力量，唯有雪花才可改变整个世界的色彩”，这是因雪花载着春的气息和颜色而来。李汉荣的《奇迹》一文，突破“人是万物的灵长和天地的精华”认识，凡事总从“物”的角度思考。“我一直以为，万物都是大自然用以思考和呈现自身的一种思维器官，植物根系大地、头顶苍天，它们更是‘顶天立地’‘思接天人’的优秀思想者。”“苦瓜是土地的苦孩子，土地的艰辛和悲苦，它心知肚明。它尽最大努力把土地之苦藏进自己心里。”这是一些智慧语，它们能穿透现实的混沌，成为开启灵性的钥匙。

概述之，2021年度中国散文的创作，如生命礼花的绽放，闪耀于文学艺术的天空，产生了值得世人瞩目的爆发力与光焰。我们看到一朵、两朵、许多朵，或一枝独秀或整体出彩，它们都是散文创作的精彩纷呈。

网络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Article–马 季 Ma Ji



随着我国网络文学行业不断发展壮大，女性写作者在网络文学创作队伍中的重要地位愈发凸显。相比于男性作者，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腻、婉约气质在文学创作中被认为更有利于书写个体生命的体验。而网络文学带来的开放创作环境，也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写作者近年来在创作题材以及方式上不断丰富，令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有了更多元化的女性视角。

在网络文学行业中，“女频”意为女生频道，特指那些关注女性发展、能戳中女性读者内心的网络文学作品，“女频”网文的作者和读者也多为女性。作为当代文学领域中一个自成体系、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目前的“女频”网络文学主要包括古代言情、现代言情、现代都市（包括悬疑、职场、科幻等）以及现实题材等文学类型，不同的题材和故事设定、人物设定展现出当代女性多元和自主的文化心态。在这类网络文学创作中，人物的情感线尤其重要，爱情故事长盛不衰，不管是历史文还是现代文，大多会涉及婚恋和女性成长。人物的情感动态性在这类文学作品叙事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方式，尽管叙事手法各异，却无处不在地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折射。

“大女主”类型的网络文学通常聚焦女性的性格、命运、成长经历，尤其注重描写女主不同寻常的情感历程和独立人格的形成，力求塑造更为复杂的人物性格，描绘更为绵密的内心世界。在这些作品中，“大女主”一般难逃权势和爱情的矛盾纠葛，作为有胸怀的女性，敢爱敢恨是她们的主要人设，同时，爱也意味着牺牲与隐忍，明知结果可能是悲剧却从不放弃。比如蒋胜男的《燕云台》中的女主人公萧燕燕、“天下归元”的《扶摇皇后》中的女主人公孟扶摇……不难发现，这些“大女主”独立自主、不畏权势、积极抗争的姿态，伴随着个体情感的剧烈震荡，凸显出情事剧变下女性情感的炽烈，以及痛彻心扉的选择。她们不愿意通过婚姻依附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扶摇皇后》《庶女攻略》《燕云台》书影

男性实现自我，并非简单女权意识的体现，而是渴望与男性并肩而立、同甘共苦，体现了女性对于“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好纯挚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可以说，古代言情网络文学中的古风表达形式也为传递现代女性的心声打开了一扇窗。比如“吱吱”创作的《庶女攻略》中的女主人公外表是老实的古代庶女，内在却是看遍婚姻百态、尽知人间冷暖的现代灵魂；“关心则乱”创作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讲述了一名现代小书记员穿越到古代成为庶女后的传奇人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知冷热、懂进退，能够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宽宥别人的不理解；“千桦尽落”的《嫡长女她又美又飒》讲述了镇国公府嫡长女力挽狂澜拯救家人命运，并与男主人公携手并进共同成长的故事；“意千重”创作的《澹春山》则在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貌的基础上，表达了超越时代的健康的家庭婚恋观……这些网络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情感和奋斗的描写，既体现了古代女性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也映照了现代女性勇于面对生活和工作挑战的坚毅的性格。

在“女频”类网络文学作品的叙事中，女主人公最常见的人设是“玛丽苏”，但这一设定在各类网络文学作品里的出现也较为多元化，从古代的“甄嬛”“若曦”“芈月”“孟扶摇”到现代的“杜拉拉”“安迪”“乔菲”等，这些人物剔除了低级版“玛丽苏”对男性的依附，均具有独立完整的人格，属于相对完整、合理的女性审美形象，集中展现了女性的温柔、活泼、坚贞、优雅与智慧。此外，近年来，女性网络文学中还出现了如柳翠虎的《装腔启示录》、毛冷瞪的《这届家长太难带了》等既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批判精神又不失娱乐性的作品，“破圈”的叙事方式与强烈的文本意识形成冲撞，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学中的先锋小说在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延续和文化传递。读者既可以从《花都猎人》里的“唐影”身上看到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描写的李秀蓉的影子，也可以从现代校园类网文作品中感受到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里的理想与现实、抗争与妥协、残酷与温暖、失去与收获。

小说创作的本质不仅是为了讲述和传播一些有意思的“好故事”，还要借助这些“好故事”传播正向理念和优秀文化。因此，网络文学的创作也必须立足于作品的正向社会价值，要基于主流化意识形态完成自己的创作使命。近年来，除了女性独立精神、家国情怀的表达外，“女频”类网络文学作品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也越来越多，《庶女攻略》将精致瑰丽的中国“非遗”项目刺绣作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线索；《登堂入室》讲述了制瓷世家出生的女主宋积云，从制造材料、温度控制、技术手法等方面对制瓷技术进行改革创新，带领家族走出困境的故事，作者借助主角成长轨迹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瓷器文化编织进故事里。

此外，新的文本形式近年来也在“女频”类网络文学作品中不断涌现，充分展现了女性形象思维的独特性。以生活为原点，以情感为支点，“女频”类网络文学的创作一直在不断探索文本表现形式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寻觅心灵世界与万丈红尘的机缘巧合，婉转而细微的描写表现现代女性的知性与敏锐。比如，“三水小草”的《枕边有你》就以两性婚姻作为故事起点，通过夫妻二人互换身体的设定，从灵与肉的双重视角对女性生存境遇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关注女性各方面成长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近年来也收获颇丰，包括“阿耐”的《欢乐颂》、“吉祥夜”的《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囧囧有妖”的《许你万丈光芒好》、“柴可”的《鲜花盛开的村庄》、“清扬婉兮”的《全职妈妈向前冲》以及抗疫题材小说《王谢堂前燕》《樱花依旧开》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当代女性的精神诉求，并逐渐形成了以社会话题为核心的“人设＋职业＋情感＋家庭”叙事模式，显示出网络文学在时代性与流行性方面各具特色的表征。

“精神重力”或“超现实的迷雾”

——谈蒋立波的诗

Article–霍俊明 Huo Junming

精神重力就是上升，精神重力使我们跌到高处。

——西蒙娜·薇依

小语种里拱出更灵敏的触须。

——蒋立波

2020年的十月下旬在浙江洞头我第一次见到蒋立波，此前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阅读他的一本打印诗稿。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会议间歇我一个人走出房间，在靠近大海的一座小山上独自盘桓。我看见了林木遮掩的近乎荒废的山路、墓碑、落叶、断木、烟蒂还有碎裂的干黄纸片，而不远处和更远处就是蔚然无尽的大海。隔着这个现实的上午以及蒋立波迷蒙的富春江甚至更久远的黄公望的隐居地，我们关于诗人和诗歌该提及什么呢？这近乎是生存世界和个体精神视域的两端，而诗人处在哪一个位置进而完成和呈现出来的诗歌肯定是有差异的。此时，我想到刚才和蒋立波的碰面，双方只是客气地点点头而并没有交谈，更没有去高谈阔论一番诗歌。此时的会场将诗人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依稀传到室外，而很多时候我们谈论诗歌并非都是有效的，有时我们也不需要那些多的围观者。我也更喜欢通过诗歌文本自身来结识一位诗人，而不是在酒桌或会场上。

一

平心而论，近年来我的阅读越来越倾向于那些“必读诗人”，也许他们的语言方式和诗歌风格迥异，但是这些诗都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撼动我并能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有话可说”。我想，任何一个诗人的文本都应该具有自忖、对话和盘诘、磋商的可能，反之，诗的可读性和生命力就是可疑的。在诗人与言辞、生命与生存、词与物的彼此纠葛的复杂情势中，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不仅是人类自身精神和情感体验的守护者，而且又是向公众敞开的艺术形式。基于此，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些深层次的精神对话，这是在阐释别人，也是在剖析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对话中我们找到了精神对应和个人词源。

在一个喧嚣的个体碎片时代，在甚嚣尘上的电子化传播的大众狂欢中，我们目睹的更多的是“写诗的人”而不是“诗人”，“诗人”一定是同时具备人格高度、精神难度和写作深度的共时性的综合体。

在我看来，蒋立波是这个年代极其安静恬然但是又不乏凛然锐气的诗人，有时候他的诗安静到只有一个个词语在夜晚中发出一丝丝的亮光——如语言的蚕丝，安静到情感、智性和想象力的触丝只是在静默和自忖中分蘖、延伸和转向……蒋立波的诗在纸媒上发表得并不多，甚至他的诗天然地带有私人宅地或个体乌托邦的属性。蒋立波的诗让我们想到的是“小语种诗人”般的命运感，那是词语的庇护和词语的受难以及救赎同时猝然降临的过程，“小语种里拱出更灵敏的触须”。与此同时，这也是一场场在夤夜开始的精神失眠和自我暴动，是一次次微微颤动的翅膀所最终形成的灵魂的激荡与时间的漩涡。而这一切，诗人并不是经由喷发和呼喊的高分贝方式完成，而是一次次内化于精神与词语的互相校正和生成，内化于不断压低的声调，所以诗人最终抵达的只能是“一条向内弯曲的道路”（《晨读阿莱士·施蒂格》）。确实，蒋立波的写作更类似于玻璃夹层的内部——清冷、干彻、纯粹，同时又让我们在词语的平面折射到更为宽广或幽邃的精神视域。

蒋立波是一个精敏者，他的诗总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以及经由细节完成的词语共鸣和精神共振。诗人甚至天然地接近于“失眠者”角色的精神肖像再一次于蒋立波这里复现，耳感超群、感受精微、想象奇迥，同时又更容易在微观宇宙式的幻想中对个体主体性的精神事实予以反复地观照甚至深入抵牾。这是缓慢磨砺和不断擦亮的过程，那些落下的碎屑和粉末也更接近于时间和命运本身的成色。像《听力中的重音》这样的诗，我们所目睹的是一个人的身体状态、存在渊薮以及在失眠和黑夜中完成的探针式的词语事实——

> 通过丝状触须小心的探测，和脚趾
> 奋力的抓取，书页间沉默的部分，
> 黑暗中那些无法翻译的语种
> 得以被触及，词的交媾和繁殖
> 也在反复的摩擦中被照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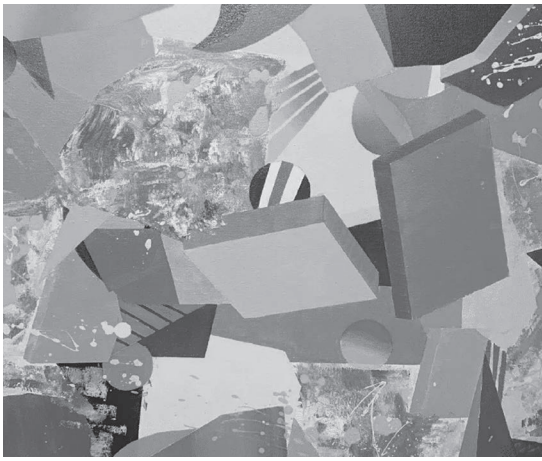
而其中可见的、可感的部分实际上已经逸出了“现场”或“现实”本身，而牵涉的每一个词语都是精神分量和体量十足。确实，蒋立波的话语方向总有逸出日常经验边界的冲动。由此，“词与物”在他这里往往呈现为“反常”“反动”“非常”的状态，超验和辐射的幻象总会程度不同地参与到日常之物和经验化情境之中，从而形成了“超现实的迷雾”。显然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视野和想象能力。质言之，这是具有“精神重力”的写作方式。

在抛离、漂浮和失重状态的当代整体情势下，蒋立波已经幸运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词源”。这使我想到

的是西蒙娜·薇依当年所说的“精神重力就是上升，精神重力使我们跌到高处。”

在蒋立波这里，诗歌更近似乎低声的自我争辩，而非辩经场上的大声盘诘。显然，在被抽动旋转的陀螺般的物化时间维度中，诗人一直站在时间的中心说话，或者更确切地说诗人是站在个体主体性的精神维度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维度开口说话，说出茫然、惘惑的“万古愁”——“齐刷刷探出一张张迷惘而严肃的脸”（《昆虫研究》），说出可说或不可说的秘密或事物的内核纹理。这也验证了诗人不是代替先知和神祇说话，而是代表人和存在本身说话，代表诗人的语言责任和诗艺良知本身。与此同时，因为时间带来的焦虑会随着“中年经验”的猝然降临而不断加深，诚如蒋立波在《寒露纪事》众所写到的生存之冷及“死亡”带来的训诫，同龄人、晚辈、鲈鱼与自我以及寺院之间构成了终极性的叩访和戏剧化的张力。在那些普通甚至卑微的昆虫、鸟类、植物以及物象那里，蒋立波总是能够完成精神立场的转化，进而再完成命运意义上的敲打、叩访以及揭示。是的，他总是能够听到词语和事物低闷的开裂的声响，“一顶顶安静的帐篷，犹如星光灌溉的蘑菇”。

经由“精神重力”或“精神词源”，我们逐渐会看清一个诗人的肖像和内部道路，“我向来喜欢读伟大作家的信件、对话录，读他们的思想，读关于他们性格、习惯、生平的一切细节；特别是当这些文字没有被其他人编撰过，没被别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构建过时。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连续十五天，与一个已经离去的著名诗人或哲学家的作品共处；自在研究他的作品，反复思考，拷问；他仿佛站在我们面前。这就像花十五天的时间在乡间描画一幅拜伦、司各特或歌德的肖像一样；不同的是，我们与书本的‘模特’的会面更自由，同时也需要我们更专注，对他们更熟悉。在画布上，我们一笔一笔勾画，渐渐地，这些笔触幻化成一个形象，取代了我们本来想要精确再现的印记；就好像天空中的星星在我们的注视下一个个出现，最终照亮了整个天空。”（圣伯夫《文学肖像·狄德罗》，马俊杰译）显然，任何一个个性突出、精神世界丰富以及文本世界同样繁复的诗人都需要一本经由诗歌完成的精神档案或传记书。



二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谈论诗歌时提及最多的是“现实”和“杜甫”。

在疫情和隔离期间，蒋立波完成了系列诗作“乡居隔离指南”。

归根结底，诗歌只是一种特殊的“替代性现实”，即精神现实。即使只是谈论物化的“现实”本身，我们也最终会发现每个人谈论的“现实”却不尽相同。更多的时候“现实”是多层次、多向度、多褶皱的，正如陈超所吁求的那样“多褶皱的现实，吁求多褶皱的文本。”现代人的日常经验已然愈益分化，当下中国诗坛充斥的正是随处可见的“即事诗”“物感诗”。在日常经验泛滥的整体情势下“现实”是最不可靠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诗人在语言世界重建差异性和个人化的“现实感”和“精神事实”，而这正是中国诗歌传统一直漫延下来的显豁事实。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诗人都必须最终通过“词与物”“诗与真”的平衡或校正来完成“诗性正义”，而我们看到更多的则往往是“姿态大于诗歌”或“人高于诗”，也就是诗人过多地强化的是诗歌社会学、伦理学以及词语的道德感。显然，越是在严峻的挑战时刻，诗歌越是会被附加各种社会意义



和伦理功能，读诗的人也总是希望从诗歌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比如“微言大义”“社会正义”“时代伦理”等等。这些精神重压下的诗和“心灵日记”不只是诗人写给他本人的，有时也是写给整整一个时代的——

在这些冲积物中你找到一只口罩，那把我们分隔的
面具的一种，仿佛丢弃的记忆被波浪追回

——蒋立波《踏青研究》

这一切都只能在诗歌中得到印证！这是一个人的词语命运，也是一代人的精神词源！这也永远是“诗与真”“词与物”对诗人的要求。任何一个时代具有自觉意识的诗人都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不同的角度追问并创造性地回答“诗与真”的问题。“诗性正义”的前提是“诗”和“诗性”，而非单纯凭借伦理道德以及公共现实的优先权而僭越了本体意义上的“诗”。这必然涉及到诗歌之“真”，涉及到诗歌的自我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必然要求写作者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这一想象力以个体主体性为基本，并将个体、现场和历史的三个空间同时打通，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尽力避开“膨胀的自我”和“表面的当下”以及“空洞大词的历史”的危险。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强调诗人必须是“见证者”，也即诗人要具备与社会对话的及物能力，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强调，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普遍经验和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得人和历史同时复活。

他的诗歌仍然葆有了低沉或沉郁的品质，仍然带有“向上牵引”般的目光和襟怀。只是这不再是单纯的修辞技艺练习，而是对现代人生存与词语之间的严酷关系的重新认识。也即诗之“真”不仅与个人的生命体验有关，而且也与语言修辞能力带来的深度“可信感”有关。在蒋立波这里，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神难度总是能够通过词语的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来完成，甚至更多的时候他是通过日常、现场以及普通物象的“向下”的方式完成了精神重力的“上升”。对个体经验以及当代噬心经验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正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词语的“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的双重驱动完成的诗对个体命运和整体困境的揭示。诗歌之“真”必然是个体化、时间化和历史化同步进行的过程，由此诗歌带有“个人研究”和“词语研究”对位的质地。

2020 年 4 月 6 日 BBC 播放了时长 58 分钟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人类和时代的严峻时刻，我们总会想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以及穿越时空而来的伟大诗歌的回声。杜甫几乎从未处于他那个时代诗歌的中心，但是他却成就了最伟大的诗歌传统和精神共时体，由此他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正如冯至所说：“杜甫的诗歌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也同样属于我们的时代。”杜甫凸显了诗歌的传记学和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意义，而这又是通过“日常景象”和“现实书写”来完成的，杜甫式的“诗事”“诗史”“诗传”的“现实”传统正在当下发生着越来越深入的影响。杜甫已经成为汉语的化身以及中国诗人精神的原乡，成为贯通每一个人的“绝对呼吸”。尤其在 2020 年，向杜甫致敬的诗歌和文论也越来越多——

不必怀疑，朗读《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嗓音
和念诵莎剧的嗓音出于同一只喉咙。
但在那个遥远的岛国，杜甫也只是个陌生的名字，

相较于柳树抽出的新绿，日渐变深的草木，
难道真有人关心一个来自东方的诗人？
当然，在他的祖国，他同样是一个陌生人，
一个厌倦了战争、饥饿和逃亡的胥吏，
一个盛世合唱团里把离别与鸟鸣演奏得
甚至比哀乐更惊心动魄的乐师。
不必怀疑，诗不可能抗疫，它不会让一个
困守室内的人免于命运的再一次惩罚。
面对疫情，忧虑没有用，群体免疫也有待论证，
而一个弯曲的水龙头不可能代替我们鞠躬，
它只负责用疑似的泪水反复冲洗
可疑的手指。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我只关心
在剥离了韵律和平仄之后，究竟还保留了什么？
就像一棵剥光树皮的松树，是否只剩下
衰老，叹息，以及枯枝临摹的笔画与鞭影？
而灾难必须从一顶花冠里赎回失传的哀哭，
一如从杜甫到莎士比亚，隔着伦敦的一场浓雾，
舌头上打滑的独白，抑扬格和音步，
和一个优柔寡断的哈姆莱特。
只有悲观约略相似，而正是这与病毒同样古老的悲观
为一种圣贤与小丑所共同使用的语言消毒。

——蒋立波《听英国演员朗诵杜甫的诗》



确切地说，这是借助“杜甫”和“现实”对诗歌的语言、元诗、及物性及其功能的反思之作。实际上杜甫的诗歌写作也拓展了我们当代人对诗歌、现实、和时代的多元理解，“现实主义”写作永远是开放的。当代诗人“发现”杜甫是精神交互和写作求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充满了各种立场和文化博弈。

从历史维度来看，《听英国演员朗诵杜甫的诗》《三苏园赏侧柏，致苏轼》《己亥年正月十二，与友人雨中同访郁达夫故居》《遗物的考古学》《纪念张爱玲》《论灰烬作为唯一的礼物》等这些诗看似指向了时间灰烬中的“杜甫”“苏轼”“郁达夫”“张爱玲”等一个个“亡灵”，实则指向的却是每个人理解的历史以及命运本身和灵魂伙伴。质言之，这些诗仍然指向了“诗与真”的古老命题，“但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 / 清癯的，英俊的，落拓的，颓丧的…… / 或许一个都不是，或许每一个形象的意义 / 仅仅是为了背叛另一个形象”（《己亥年正月十二，与友人雨中同访郁达夫故居》）。历史时间的考古学也正是命运的辩证法或否定之否定，是精神共时体意义上的交互、往返和彼此洞开或相互拆损、耗散，“千年之后一枚肺叶在霾中畅游，它懂得我 / 这裸子植物门外的旁听生，也有交互对生的沉默”（《三苏园赏侧柏，致苏轼》）。

三

真正的诗是生命时间以及求真意志的相遇，它们激活和碰撞出来的场景以及词语本身更具有生命效力和活力。显然，以此来考量，我们会发现蒋立波的诗歌携带了这个时代已经比较少见的“先锋＋知识分子精神”的气质或禀赋。

这是人与时间的重逢，是词语和时间的交锋。这涉及到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之间的彼此对视或磋商。随着现代性景观的降临，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逆转，一个个的精神断裂带也随之产生，诗歌的“分裂感”越来越突出。无疑，这份精神证词的提供是远非轻松的，诗人时时处于焦虑话语和紧张的精神盘诘之中，因

为世界主义是以抹平记忆和空间差异为前提和核心法则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世界主义已经导致了精神分裂症。是的。隐喻和象征化的精神分裂症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代诗人对现代性时间的审慎处理和基于人性和存在困境基础上的批判性反思，让我们目睹了远非轻松而又犹如迷雾般的现实和超现实，比如蒋立波诗歌中的“逃生舱”“摩天轮”“飞机失联”“塔吊”“后视镜”“手机屏幕”“农药”（“农药喂养的水稻”）“挖掘机”“人工水池”“人工湖”“刺鼻的雾霾”“浓雾”“废弃的村庄”等等后工业的装置品都让我们目睹了更多的分裂化的时间的阴影、诡魅和凌空失坠，“沿着未知抛过来的绳索，人类的泪水还在 / 向更高处的悲悯攀登。但我依然找不到盐粒腌制的 / 信仰”（《失联之诗》）。

“时间急于找到它的证人”，而身处其中的诗人也不得不成为“荒凉的证人”，但是最为吊诡和悖论则是人类的“乡愁时代”即将走向它的终点，“已经没有多少乡愁可挖”（《入剡记：后视镜里的落日》）。而从人类的普遍境遇和诗人处理的难题来说，不同时代的诗人写下的实则都是“同题诗”，甚至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被反复抒写过来，所以最终比拼的仍然是诗人的发现能力和创设才能以及提供新鲜的经验。

当诗人只会处理“日常私欲”“茶杯风暴”“精致的瓮”的时候，当诗人丧失了杜甫式“诗史”的视野的时候，一个个精神盲区和矮化、俗化、欲望化的诗歌碎片随之产生。随之，总体性的精神视野和时代景观被有意或无意地搁置。必须强调的诗目前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有效的“时代之诗”和“总体之诗”，缺乏的是“个人之声”和“社会之声”的混响和对唱，缺乏的是“我”和“我们”的灵魂式的对话和互相叩访。“只有悲观约略相似”，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以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尤其是从“传统”与“现实”“对话”的角度，我们会更感兴趣于“当代诗人”与“杜甫”的关系。很多年，李白和杜甫的名字是几乎等量齐观地出现在中国当代诗人这里，只是近年有所改观，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杜甫的正典位置已经越来越高，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不是“之一”。“当代人”向杜甫致敬的深层动因在于杜甫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同时代人”，真正的诗歌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如果杜甫（他生前看到唐朝文化的衰败）没有在大唐的首都长安（现在是现代工业化城市西安）的郊区沟上纳凉遇雨而写出‘雨来霑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我也不知道我们如何看待内华达山脉，不知道那些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奥克塔维奥·帕斯《诗歌与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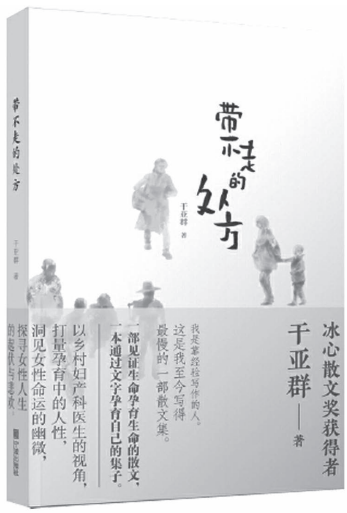
总体来看，蒋立波是一个及物、在场的目击者和执意向内挖掘者和自我精神的立法者，也是语言秘密的效忠者和精神词源的制造者。这种写作方式完全是一个人与语言、生存和时代不断对话、磋商甚至诘问、搏杀的结果，“那些火焰的舌头像幽禁中的修辞”。

蒋立波有着为个人和世界立法的执念、为历史和现实写作黑白片的求真意志以及为人性、灵魂作传的精神载力和思想重力。在漶散莫名而又自以为是的时代，蒋立波一直试图在重建一个纸上的精神修习室，那也可能是一片废墟和荒野。而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蒋立波则是这少数诗人中的一位。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凡人

——评干亚群散文集《带不走的处方》

Article–郑 翔 Zheng Xiang



《带不走的处方》书影

干亚群的散文之前我零星地看过一些，内容基本都与医生有关，写得真切、细腻，但我主要并不研究散文，所以并未特别在意。这次花了两天时间细细看完她的散文集《带不走的处方》，里面的很多内容让我很受感动，甚至颇受震动。看完之后，我开车出门，书中的内容仍在脑中萦绕，突然跳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凡人”这样一个标题。

医生是“白衣天使”这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教育，但让我真正从心底里把两者融为一体，是看了干亚群的这部散文集。不管是外表还是内心的品质，散文集里的“我”都符合我心中的天使形象。

先从外表看，“我”是一个刚从卫校毕业分配到乡镇妇产科的学生娃，小巧、羞涩。因为长得小巧，给她做白大褂的裁缝说她像个高中生，病人也都说她“年纪介轻，像个学生”。我们看一下她第一天上班的表现。陈院长带她去妇产科门诊室，把她交给童医生就离开了，结果，“我心里准备好的词一个没用上”；接着童医生帮她整理桌子，“我有些手足无措，一时词穷，半天才想到找抹布，却找不着，只好站着任童医生忙碌”。因为太小，病人不愿找她看病，“我”坐在诊室里，目光都不知道安放在哪里，一天下来，内心聚集了许多委屈与焦虑，所以当终于有人坐到了她面前，“我心里瞬时温暖起来，甚至还带着激动”，当病人出去时，“我紧跟在她后面，脑海里立马出现了一只蹒跚而行的鹅领着一只小鸡这样一个场景”，“我抑制住了愉快的笑声。我故意抬起头，装成一副老练的样子”（《一件借来的白大褂》）。转天，院长带她去计生



办，院长和他们攀谈，她只能在边上喝茶。“其实茶水很烫，可我也不敢呼哧呼哧地吹。我陷在陈院长他们的谈话里一时无话，只好一次又一次把手伸向茶杯”。当陈院长他们讲起荤话，脸上一本正经，“倒是我觉得怪难为情的，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捧起茶杯”（《红卡》）。一个多么单纯、可爱，内心又不乏活泼的小姑娘，岂不像天使！

《门诊贴》写的是“我”逐渐老练起来以后，写了三个羞涩的就诊者，是特别温暖、生动的一篇。因为没人，“我”在诊桌上临帖，这时来了一个想找童医生看病的老妇人，童医生休息，她在门口犹豫半天，发现我在练字，才过来搭讪。“她说，你写的字啊？我笑了笑，算是回答。她说，写得这么好啊。我又笑了笑，说，我在抄《心经》。”结果老妇人就像亲戚似的靠拢过来，要求帮她念几句，身上一股雪花膏的味道，笑眯眯的样子很慈祥，让“我”想到自己的外婆。“我”耐心地帮她念了《心经》，老妇人最后也让“我”看了病。看完后，老妇人不住道谢：“医生你年纪轻轻懂《心经》，还会看病。啧啧！”另一个老妇人因为念佛，对产科有禁忌，“扭扭捏捏，不肯进来，后背紧贴着墙壁”。“我再劝。她再坚持。我一跺脚，返身坐到办公桌前”（仍然有小孩样的任性）。但是，“她又叫我阿姐，声音弱弱的，含着些许委屈，但眼角的皱纹拼命往里挤，笑，显得似是而非”，“我心一软，离开办公桌”。还有一回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我”问她看什么，她两只手不停地绞着，半晌说不出口，结果两个人在桌前静静地做了一下午的棉球，到快下班了，才聊出来她来是想问生男生女秘方的。问完之后，“她笑了，脸上的红晕飞散开来，感觉烧到了耳朵”；结果“我”向她解释时，怕她误会，“我自己先脸红了”。三个羞涩、可爱的妇女，加上一个同样羞涩、可爱的医生，构成了多么温暖、生动的画面。这也让我想到了天使，想到纯真、善良的人性。

如果说这几篇还是与他人的交往和对白，那么在《给春天一个邮戳》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发自心灵或天性的，对于新生命到来的欢欣的独白。请看如下的描述：

“这个春天，我迎接了十多个小生命……他们有时降临在深夜，用嘹亮的哭声剪开小镇春意涌动的黑夜……婴儿的哭声傲立于星夜，它们的周围春风在沉醉，灯火在寥落，而春光在等待，每一个生命填补着村庄的空白。”“他们有时出生在凌晨……小宝宝在产房里哇哇大哭时，产房外的雾渐渐散去，曙光在即，一切充满了朝气。”“他们有时也会在傍晚呱呱落地，窗外洒落着晚归的声音，唤鸭，喝鸡，牧羊，那些声音在村庄上空踩出一条小路，欣欣然地迎接小生命的到来。”“我一刀剪断了他们的脐带。从此，他们的躯体独立于世间。”“从产房出来，外面飘起了蒙蒙细雨，我愿意把它想象成甘露，也只有婴儿的肌肤、婴儿的心，才配得上天上的细雨。”

这样的感受，我想只有经常迎接新生命，并从心灵深处欢迎新生命到来的医生才会有吧。读着如此深情、诗意的独白，我头脑中不禁现出天使抱着婴儿从天空中走来的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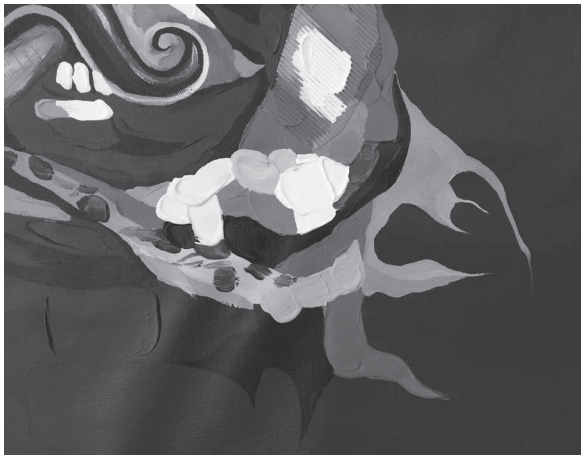
因为对生命孕育过程的了解和对新生命的热爱，妇产科的气味甚至都能让“我”心生宁静：“而我不得不承认妇产科里充满了女人的气味。……我心里数着胎心，一边嗅着她们的气味，心里安静极了。……胎儿在发育，她们的气味也在发育……”（《气味》）不过，即便现在的医疗条件、技术都已相当先进，但生育的过程总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危险，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乡镇医院，所以在接生的过程中，“我”还会向运

气祈祷，把老人在产房外向上帝的祷告、向观音的念经，都当作是“替我在祷告”，“我”还会把心中隐隐的不安深深埋藏起来，“担心自己一语成谶”。我想，这不只是怕工作失误，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不可知的命运、对于生命的敬畏，是情感、人性升华为神性的一种体现。

由于天天与女性，尤其是孕妇接触，“我”不但对女性孕育过程中的苦痛非常了解，因为经常要听她们主诉，还时常要到村里拆线、检查，甚至接生，所以“我”对这些乡镇妇女的生活、命运也有特别的了解、同情和关怀。在《暗房》里作者写道：

“爱情的结晶，只是书面上的字眼。在乡下，未婚先孕与伤风败俗仅仅隔着一层纸。只是，这张纸并非女孩子能守护的，尤其是青春的激情与爱情被荷尔蒙绑架时，前面的沟壑，只能由女孩子独自去面对。”“贞操与声誉，就像一条美丽的丝巾，扎紧了，就变成勒脖子的索套。”“真的，我很难把她们叫成病人。她们健健康康，没有任何病症。相反，孕育的力量影响着她们的身体，使她们的子宫更柔软，乳房更饱满，甚至她们的气息都有淡淡的香甜味。”“她们看你的目光羞怯，忐忑。……那神情仿佛她们在对答案，而标准却掌握在你手中。”

同情、关怀，还有沉痛，像血液流在血管里一样自然地流淌在字里行间。《拖拉机的叫声》写到一个服毒后被送来的女人：“婚后的生活既可以是一眼望底，又好像重峦叠嶂。沉默的顺从，被更多女人所选择。……在累累尘土和斑斑锈迹的生活里，总有负重的东西牵绊着她们的脚步。”所以，当“我”写下“服毒的绝大多数是女人”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心里的愤懑与沉重。而这种情感又会转化为她对病人更多的体谅与耐心。《角色》中就写到她对一位反反复复来看病，患有经前紧张综合征的病人心理、生理上的耐心看护，行文中有说不出的惆怅。散文集中还有多篇表达了对被买来当媳妇的“外地老宁”的同情和关怀。《风中呼啸的娘》是特别让人震动的一篇，写的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我”去一个村庄，在一间破茅屋的破棉絮下给一个精神有点毛病的女人接生的事情，婴儿终于生下来了，但“几天后，那个产妇死了”。虽然这个女人精神有点毛病，但在“我”眼里，她同样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的处境和死给了“我”很深的打击：“娘，



这个字让我难过了好长时间。”

由于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和关怀，“我”甚至从不去看节育环上的说明，“很难归结于熟练与否，就是觉得节育环上的文字戴着某种枷锁”。去计生办，“我”也大多是坐在她们对面，“因为我一站，她们的屁股像是搁在位子上，写字的手怎么看都像握着一把新上手的镰刀”（《环形》）。因为不愿意看到一个已经孕育的胚胎，变成一小瓶压碎的番茄似的泡沫，“我”不愿再吃番茄，以及类似颜色的桃子。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我”所做的远远不只是工作，她已把自己的身心完全和孕妇、女性的命运融为了一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如此深情、独特，让人感动并震动的文字。

散文集收尾的一篇是《大年三十熄灯》，其中写道，“后来每年如此，除夕夜我都在医院里过”，她拿起装订起来的厚厚的处方，一边翻阅，“人生的感悟与经验在一起深情张望”；一边在心里祝福，希望年三十坐在饭桌前端起酒干杯的人们，“包括处方上的那些人，但愿他们余生能挣脱医院的气息”。我觉得，这就是天使的祝福！

除了直接妇产科有关的工作，年轻的小干还有其他的日常生活，这里就有凡人的快乐和烦恼，这也是这部散文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的内容充满了青春气息和浓重的烟火味，或者像《暗房》里说的，“铺排着浓



重的生活感”。

如果说小于工作中最大的委屈和焦虑是因年轻被病人看不上，以至于经常想掉眼泪，那么作为凡人最大的焦虑是，如何面对人生的孤独与空虚。“孤独继续围攻着我，更咬人的是一天天闲过，以及施展不了的一些念想。我必须找点事做做，否则无聊就会沸腾起来，直到把我吞灭。”（《一个人的夜晚》）“我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特别是一想到有可能要在小镇上做一辈子的妇产科医生，整个人都蔫了，失意与绝望像两个辘轳轧过心房与心室。”“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条幽径，它掌控着不可知的将来。对此，我深信不疑。可，我还是不甘心。”（《合谷》）这正是一个凡人的最真实的想法。既然“一眼望到底的生活，并非我的彼岸”，于是，“我”就去供销社找书，因为合意的只有一本《朝花夕拾》，“我”就预订其他作家的书籍，开始自己的写作。“写作于我是另一场孕育”，“人与植物是相通的，希望开花结果，希望向上”（《写作是另一场孕育》）。于是，在照顾着别人孕育的同时，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也开始孕育，成长。

当然，乡村、自然的韵味和气息，也给了这颗敏感的心灵以相当的慰藉。这里有乡镇医院给予初来的“我”的新奇。“我疑惑这么小的一个镇，怎么会有那么多病人。原来这天正好是市日，她们赶集，顺带来看病”（《一件借来的白大褂》）。“临近中午，有人忽然想起闷在编织袋里的两只鸡还没喂过水，于是赶紧跑到注射室讨了一个空盐水瓶”（《被劝进来的病人》）。这里有夜里睡不着时，“窗帘偶尔翻起一角，外面皎洁的月光和婆娑的树影”（《一个人的夜晚》）。这里有一家紧挨着一家“太阳光照在木门木窗上后似乎都出不来了”的“布店、老酒店、杂货铺、米店、裁缝店”，以及给“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三四个鸡蛋、里面不知放了多少糖的乡亲（《拆线》）。还有“空气里弥漫着稻谷的清香”“萤火虫零零星星飞着”的田野，和“不知是村舍中的炊烟跑上了天空，还是天空中的暮云遗落到村庄”的村庄（《看一副牌打完》）。等等。这些深具烟火气的描写给这部散文集增添了不少清新、灵动的气息。

但成长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对一个时不时要面对生命意外的医生来说。虽然已逐渐适应病人的怀疑，并逐渐得到病人的认可，但她还是不得不经常面对外界与心理的压力。在一个人值班，面对一个没有准生证的高龄孕妇，在要向上面汇报和先看病人之间，她“足足有三分钟的迟疑”（《意外》）。“有时我眼见着一些病人被童医生推掉，让她们去大医院看，其实内心非常冲动，想把病人留住，觉得自己可以收拾，可理性又拽住了我”（《一个人的夜晚》）。“不过，我到底还是学会了童医生与牛医生面对病人咨询时说话的样子，话不能说死……我们各自都有失败的病例，有时是意外，有时是意料，但我们都无法说破”（《环形》）。这算不算是一种成长，或者说是成熟？多少年后，在回忆往事并把它们诉诸文字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对这种“成长”的反省。

以上是我对这部散文集主要内容的简单梳理，但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或者说有没有价值，主要要看它有没有给我们提供属于作者的独特的东西。就这部作品来看，我以为首先是它从一个妇产科医生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独特的生命经历和感悟，这是我们从其他角度很难如此深入了解和领悟得到的——无论是作为天使，还是作为凡人。一方面，它是一个人的成长史和心灵史；另一方面，它也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女性的孕育史。即便是作为历史资料，其中记录下来的那个年代乡镇医院具体的工作、生活画面，和那个年代乡镇的生活情境，也

是有其独特的价值的。作者自己显然也是意识到的，她在后记里说："无论如何，这应该是我写作最好的元素，因为医生的视角，是命运与人性的最佳取景镜头，除了接近高尚与纯真，也靠近卑贱与渺小，以及痛苦与无奈。"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最佳取景镜头"。

在审美和技巧方面，这部散文集也有不少值得年轻作家借鉴之处。尤其对于散文来说，生活的经验和生命的体悟是写作的基础。而这种经验和体悟需要对生活的敏感和身心的投入。正因为有了丰富的经验和体悟，写作时才可以无须耍花枪，做到自然、本色和朴素。干亚群说自己是一个靠经验写作的人，正因为她有充足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悟，所以她的散文就能保持自然、本色和朴素。虽然文中有很多深情、诗意的文字，但这都是她在对具体情景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地生发的，所以始终具有一种纯净、真诚的品质。

干亚群的语言也以简洁、本色为主，写景多用白描，自然、清新。比如写自己给病人拆完线骑车穿行于田野："雨后，山中很清新，鸟鸣悠长，溪水淙淙……路上也没什么人，除了看到有几只蛤蟆从草丛跳到路中央，又从路中央跳到草丛。"（《拆线》）这让人想起宫崎骏的动画片中的画面。同时还经常有情景交融的描写，比如在一个人处理了一起意外之后，她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窗外"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阳光的温煦"；但随后，计生办的人来了，"女人们的声音在走廊里横冲直撞，形成了一个质疑与责问的情景"（《意外》）。情感、态度隐含其中，简洁、含蓄。此外，干亚群还有一些属于医生的独特表达，比如："淡蓝色的窗帘上闪过数条高低起伏的黑线，画出一张心电图的样子。风吹动窗帘，心电图便活动起来"（《一件借来的白大褂》）；"我觉得自己像是给孤独接生，信只不过是宫缩而已。"（《信》）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创造。

就散文创作，余光中曾经说过："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从上面可以看出，写景的本领干亚群显然不缺，而且她也不缺小说家的才能。小说家的才能主要是写人、讲故事，以及对细节的重视。在这部散文集里，有不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首先当然是"我"，不赘。另外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三位羞涩、可爱的妇女，也很生动。《五脚鼠》《落地时辰》《末脚位》等篇里的门卫老伯、老荣伯等，也都是性格鲜明又有故事的人。干亚群有很强的细节描写的能力，比如对"我"刚到医院时的心理、动作的描写。再看《意外》中对童医生的描写。"我"一个人值班时碰到了一位难产的孕妇，后来童医生来了，她听说这产妇没准生证，"先是啊，继而又是啊，啊得如临深渊。她的手停顿在第三个扣子上，一粒白色的纽扣半边已被送进了锁眼"，但又滑落出来，当我说已向院长报告过了，"第三颗纽扣滑进了锁眼"。这就是小说的才能，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另外，在散文的结构安排、叙述节奏的把控、整体气氛的营造等方面，干亚群都驾轻就熟。《紫云英》是比较典型的一篇。全篇从紫云英和蜜蜂写起，联想到上卫校时的解剖课，再联想到一位多年不孕的病人，再联想到在"紫云英热闹的田野"上，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姑娘和一个吹笛子的后生，再联想到一些在门诊室外凄惶无奈地来来回回的姑娘家，和悄悄到此找"我"帮忙的同学。景物描写和事件的回忆交错，妥帖地融合在一起，其中有阳光、欢乐，也有伤感、疼痛，一起合成了一曲有关孕育的沉重，却又积极向上的和弦。

最后要说的是，无论是作为天使还是凡人，干亚群确实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这份经历和这次写作。她说，她一直"没有动用过这笔资源"，怕自己还阅历不够，未能对它作真正充分的反省和体悟。"我清楚自己在等待一个机缘，就像等待被引渡一样"。如今，机缘已经成熟，所以我们有幸能看到这部好书。

人生裂痕，裂痕人生

——艾伟长篇小说《镜中》

Article–白羽洁 Bai Yujie



《镜中》书影

当你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镜子，只是一块能反射一切景象的普通玻璃吗？不，人的心境不同，透过镜子看到的风景、随之而来的感受便有所差别。镜子作为一件普通的物品不断被赋予各种象征性的内涵，许多文学作品以“镜像”的形式呈现作者的思考方向，“镜子”已经变成一种隐喻，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和视角，夹杂更多内涵。拉康的镜像阶段从婴儿照镜子出发，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境都称之为镜像体验，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又进一步认为，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各种外在因素认识和把握自己，即我们其实活在他人“眼里”。透过《镜中》，我们会看到由一个冲突引发的连锁效应，在破解该效应的过程中，学会救赎并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这是小说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故事由一场损失惨重的车祸拉开帷幕，妻子毁容、儿女双亡，仿佛一块巨石砸在原本光滑平整的镜面上，打破了与之相关的几个人的平静生活。润生、世平、子珊、易蓉，谁都不是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者，但谁都无法逃脱自己的那份罪责。作者艾伟以润生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探索为主线，四章分别从四个视角展开，文中设置多个不同维度的镜像，勾勒出一个复杂庞大的迷宫，迷宫的尽头是一面能洞察自我、寻求救赎的镜子，寻找镜子的过程就是认识自我的过程，每个角色或许有不同的选择，但重要的不是选择什么而是学会做出选择，才能正视布满裂痕的镜面中的人生，跳出“裂痕”对他灵魂的束缚和拷问，以崭新的姿态正视自己的人生。“镜子”是作品中很重要的意象，但除去这个物体本身，也可理解为一切能让人产生对照感的人或事物。依据此，走进迷宫，从不同的角度探寻“镜像”之所在。

人心为迷宫，他者为镜子。故事的主要人物有四个：润生、世平、子珊、易蓉，对于人物的描摹，作者艾伟省去了能给人直观感受的描写，而是运用“冰山理论”，借助人物某一刻的神态和对话中表露出的语言风格呈现一个人，至于更多的情感和思想，则掩藏在他们的行为之后，是所谓的“冰山下的八分之七”，需要我们在与人物共情中理解人物，慢慢将一个具体的人勾勒成型。“镜像”关系不仅存在于人物自身，也存在于自我与他者的对照中。以子珊和润生为例，子珊外在显露的优雅性格与母性并存，而她的内在有着强烈的欲念和自我精神，“她心头种了一种叫作龙葵的植物”，龙葵的花语是不够稳重自持，子珊正是如此，她每一个得体大方的举动背后都有疯狂的挣扎；润生是一个单纯且清澈、颇具少年气的人，久而久之他也开始如此看待自己，当变故出现，他真正的性格才显露——疯狂与秩序并存，疯狂是他内心的选择，外化为行动时给人以庄严的秩序感。通过对照两人，又会发现润生好像子珊的镜子，当子珊在课堂上脱口而出“爱是出于崇拜，爱是嫉妒，是征服”时，润生已成为她的先知，爱的过程或许荆棘丛生，但当她救出监狱里的润生并发现他依旧爱自己时，光得以显现，遵从“爱的秩序”的润生让子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重新将视角拉回整体，其实故事中的人物既是受害者，也是不同方面酿成悲剧的人，绝对无辜的人不存在。欲望驱使下的人被爱情、家庭、个人、友情等多层面的破碎包围，矛盾和冲突之中，他们终于发现现实的自我是虚假的，人心宛如迷宫；而虚假自我的映照通过与他人的“镜像”关系被发掘，真正的自我需要正视自己方能发现。小说穿透生活表层，写出人物灵魂的挣扎，并能让人物在精神上思索崇高，这是一种不同于惯常思路的创新。

意象为迷宫，建筑为镜子。彩色玻璃、教堂、罗马珠子、光线、洞穴……故事中的意象太多太多，在作者构筑的意象迷宫里，我们感受真实和虚幻、光明与黑暗、灵与肉、生与死的镜像，那么，指引我们拨开迷雾的是什么？我猜想是建筑。润生将自己的精神思索和拷问投射在建筑设计创意之中，通过建筑观察自己。他为山口洋子女士设计的道场融合了他自身的生命体验：通道象征人生的迷宫，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配合不同的玻璃色彩运用和光线效果，当最后一段黑暗与光线交织的部分完成，踏过黑暗，参拜者将能够看到投射于佛像上的光线，刹那间被光线笼罩。人和建筑是双向的引导，我们看到的建筑精致独特、高耸壮观，实则绝妙之处在于设计者融入的巧思，当他选择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建筑，建筑注定会成为一件刻有他的烙印的杰作，完成后的建筑以崭新的独立姿态与世人见面，那一刻，他回想起自己的心路历程而感受到心灵的教化和灵魂的解脱，获得精神的自我认知、成长和成熟，此时的道场早已超越建筑本身，这何尝不是中国古典“格物致知”思想的一种再现？

架构为迷宫，语言为镜子。《镜中》的情节并不复杂，动人的是作者的细致构思。开始的悲剧只是镜像，由此影射出事实背后的假象，虽然始终以第三人称上帝视角展开故事，但每一章建筑都贯穿始终，带入不同角色的视角，冷静笔触下是一种情感的克制，带给人难以忘怀的心灵触动。叙述中展现的润生的经历和作者的描摹都在叩问读者，悲伤来临，如何定下心来学会接纳？迫切需要救赎，该如何抵达？如何活着，如何思索意义？我们的生命支柱是什么？人的心灵世界有怎样的密码？我想，一切答案都归结于“自我”，人是为了活着本身活着的，他人点明的意义和期待其实不能对你的人生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人要追求的是自我的发现和救赎，在时间和地点的多次变更中，看似情境在变，实则问题的核心不变，润生通过建筑对自我意义的探索和救赎逐渐脱离个体，上升到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层面。建筑的完成使他的内心被洗涤，他也真正释然了。

润生与建筑共存，用建筑来形容他，我觉得很像三岛由纪夫笔下的金阁寺，这部作品是作家对自己人生走向的一种拷问，火光中的金阁寺给人以异样的极致之美，这一刻才是它真正的样子。焚烧过后的金阁没有被毁灭，它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永存，于灰烬中涅槃重生，让美真正属于自己，获得更宏大的美。与燃烧相对应，悬挂在润生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他对自己“罪”的精神惩罚。就好似门罗《多维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多丽透过一个受伤的小男孩看清自己所求，润生透过建筑看清了自己，镜子布满裂痕，但有裂痕的人生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始，他与镜子里的自己对视，露出淡然的微笑。

如舞步交换的虚构与非虚构

——钟求是《比时间更久》

Article–汪 泉 Wang Quan

对于虚构的期待，是感性者的理想。作家钟求是的新作《比时间更久》的“虚构部分”留待我（读者）的是特别有意思。这个“意思”是虚构的悬念设置。读毕前半部分，凝神设想，年届八十岁的父亲非要改身份证，只为一个“她”。作为儿子，若不成全，自没“意思”；若要成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我”，如果给父亲一张假身份证，问题就解决了。这种善意的欺骗并不过分，符合生活逻辑。在真假身份证之间，小说设置了诸多“意外”悬念，诸多的情节漩涡之后，才抛出了制作假身份证这一构想，这种“兜圈”就特别见功夫了。虚构部分至此结束。假想，至于下文拿到假的，再慢慢解开父亲心中的“她”这个包袱，还有父亲是否会发现假象，发现以后，是否会危及生命等，小说的空间便一下阔大无比、引力无限。这些都是虚构的常规套路，并无奇术，而留待读者追问的是父亲何故如此执着：为一个“她”而要在耄耋之年改名呢。

“非虚构部分”是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们总是惯常地把文体划分得清清楚楚，而在作为小说的文本中出现“非虚构”，究竟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抑或是一种文体实验，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文体混搭所制造一种什么样的艺术效果？答案是制造“文学的真实”。把“非虚构部分”视为虚构的一部分，其真实性令人无法自拔。作为一个小说家，

追求的极致当然是真实，作品令人信服，进而引发读者的深思，打动读者，进而引领读者。

文体混搭制造的文学真实令人无法想象，也出人意料。按照我个人的推理，这个结果的确是合乎逻辑的。只是这一句话："终于有一天，女友在信中含着泪说自己找到了新爱。"也就是说，女友当初离开父亲，实出无奈，但为了让父亲死心，才放此狠话"找到了新爱"。是否如此，小说并不探究。下文巨大的空白给人巨大的想象余地。如果要精准的话，这句话怕是有点小小的漏洞？也就是说，她独身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老师，更多的是"新爱"。至此，感觉信息有点不对称、有点"泄气"：小说的气韵在两个人物身上错位了。是吗？这就有必要反思这个"新爱"是否存在？有没有这个新爱？这就需要虚构。

神来之笔在此出现，在"非虚构部分"突然出现了一段"虚构"。读者诸君若不纠结于文体的转换，整个小说的气韵流畅至极；若在乎文体切换，文学的真实，也就是将读者带入真实世界的感觉无可替代。女友一生独居，四十岁收了一个养子，说明对父亲的爱是何等执着。女友临终之际，让养子将父亲的四五十封信，一封一封地烧掉，尽管父亲当年的信封上粘附着诸多的珍贵邮票，养子想揭下邮票，他母亲说："邮票跟信封信纸长在一起，不能分开的。"这句话，是父亲女友的人生告白，也是父亲改名的终极答案。父亲一生的伤痛和女友一生的寡居，在此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伤情空间，形成了一股无以复加的悲剧力量，这就是生活的真实给读者的震撼。

"优秀的小说作家对学术精确性有种不切实际的愿望"，此处的"学术精确性"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实性"："我把自己对于小说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实性的执着，与现代学术对艺术技巧和态度越来越多的应用联系在一起。的确如此，艺术性。仿佛两者在舞蹈中交换了舞步。"（A.S. 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比时间更久》把虚构和非虚构组合在一起，不断切换，在短短一万三千字的篇幅中辗转腾挪，真作假时假亦真，在虚构和非虚构的文本切换中求得了文学的真实，在文学真实中又依怙了生活真实的逻辑，可谓一箭三雕。



《经典新释与当代批评》

作 者：刘杨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定 价：40.00 元



《重构的村庄》

作 者：张文志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定 价：35.00 元



《三迭》

作 者：陈锦丞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定 价：38.00 元



《恍惚》

作 者：叶桂杰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定 价：35.00 元

在高原神性的风中昂起头颅

——读余风的诗

Article–邢海珍 Xing Haizhen

处于仰望高度的青藏高原，流荡着一脉神性之风，无论是春秋四季，还是当下往昔，诗意的精神始终是一种无言的启迪，一座高原为此昂起了头颅。诗人余风作为援藏者，深切的感受凸显了历史与现实的生命气象，瞩望与反思的触角拓展了独特卓异的生命境界，他的诗涵纳了足够的想象力和剖视幽秘的敏锐，给人以豁然敞开的命义与启悟。

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余风站在心灵和诗的中间，虚化、超迈的心性之维，在历史与现实的域界之内构拟美好而灵动的诗意风景。在《所有高昂的头颅都无比脆弱》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缺少空气阻挡的阳光
肆无忌惮地向高原倾泻紫外线
给每一张少女的脸
抹上高原红
如烘烤过度的青稞饼
深藏着天生丽质

世界上的万千事物都是心性的对应物，诗揽万物，必须尽情敞开心性的大门，世界方能明暗了然，人情人性方能吐之为快。阳光倾泻紫外线，少女脸上的“高原红”成为青稞饼所深藏的“天生丽质”的内蕴。内心与外物的碰撞，催生出了活力充沛的大景观。

余风这组西藏诗的优秀之处主要在于诗思品质的坚实，具有极强的思辨质地和直觉体验深度。其中的博爱精神和悲悯情怀使诗的情感中流动着血液的暖意，深沉之爱显示着一种责任与担当。正如智利诗人巴博

罗·聂鲁达所说：“我认为我作为诗人的责任，不仅要爱玫瑰花与谐音、炽烈的爱情与无边的乡愁，也要爱我写在诗里的人类的那些艰巨的使命。”《你就是那粒青稞》中，诗人面对着贫瘠的高原，面对“挥动着简陋木镢”的劳动者，抒写了一种神圣的永世坚守的信念。如在《面对雪，我无法无动于衷》中，抒写高原之“雪”的独特感受，则标识着诗人从自我出发对一片独特天地的体认和领悟：

如果没有雪，天地间再也没有舞蹈
为了舞得更高，雪挤干了水分
每一瓣的摔下，都粉身碎骨
一如壮士一去的决然

在“雪”的意象中寄托了虔诚的宗教情怀，隐忍、决绝，大悲悯、大善良，“挤干了水分”“粉身碎骨”的献身精神，为高原激活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

站在现实的大地上，诗的来路不能缺少历史。余风的诗有着饱满的历史感，他注重从根性构建诗意情境，诗思开阔，襟抱舒展，加大了心性意蕴的厚度。读这些诗就不致停留于生活和自然事物性的表层，而是进入多维的天地，形成悠远的文化空间。《宗山古堡》是缅怀西藏人民抗击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的一处遗址，英勇的藏族同胞用十分原始的弓箭、长矛与拥有洋枪火炮的英国强盗殊死搏斗，最后跳崖殉国。诗人看到的是鲜血染红的牺牲，看到的是“比高原更高的尊严”，看到的是历史疤痕深处的隐痛，看到的是一个伟大民族骨子里的信念：

两个多月。无数血水
染红宗山古堡的白墙。无一人被俘或投降
可以证明，悬殊的抵抗比胜利更加伟大

宗土崖就是青藏高原的狼牙山
跳崖，在这里找到了传承的血脉
农奴没有姓名，但英魂闪烁着红色的光芒

在纪念碑前，我看到比高原更高的尊严
看到最卑微的生命



被信仰点燃后的虔诚和不屈

农奴的血染红了历史，染红了不可征服的意志，没有一个人投降，没有一个人被俘，宁可一死，以死证明必然失败的抵抗的伟大。诗中的历史感强化了一种伟大的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弘扬了一种人类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和正义。在高原神性的风中，诗人关注一粒青稞，关注一位在青稞地里劳动的藏族妇女，关注时间深处的唐朝，把高原上的现实人生与悠远的历史联系起来。在《你就是那粒青稞》一诗中，山野里的青稞已与劳动的藏族妇女进入了一种幻化之境。

挥动最简陋的木镢
以最小的力气
掀开世界上最厚重的泥土

雪水灌溉的土地贫瘠无比
胃口比贵族还要挑剔
除了青稞——这个唐朝公主带来的种子
所有的作物
都无法打开雪域的芳心



你就是那粒青稞
一千多年坚守青藏高原
从麦子轮回到青稞
从未后悔舍弃长安的圆月和荣华

诗意中走出了一位风姿绰约的文成公主，她带来许多种子，深植了对于雪域高原的永恒之爱。从“麦子”到“青稞”的“轮回”之路，饱含着华夏儿女真挚而沉重的家国情怀，诗人抒写的人文深度具有独特而悠久的感染力。

著名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在《飞于空阔》一文中，关于“历史”之于文学和当今时代的作用曾做过这样的阐释：“在这个时代，通过大众文化和视听媒介，对历史的认识和想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介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历史作为精神的、想象的资源正在有力地参与当今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历史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反复讲，因为历史讲述的真正起点恰恰是逆时间而上的，顺流而下那是纯粹的时间，那不是历史。”深刻的历史感是诗意想象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自我精神彰显的必要的文化积淀。在余风的诗歌中，历史的物象是情境构拟的一个端口，“逆时间而上”也是文化和人的自我精神长成的“轮回”之举。

或许历史感就是一种空间，是一种精神空间，诗意的创造即是艺术空间的创造。余风的诗是凭着想象对于现实的物质性的一种整合，打破了原有的时空的秩序，在虚化中成就了诗意的全新气象，走进了变形和写意的陌生化状态。比如《我被黎明的第一片雪花吵醒》中，诗人先是避开“雪”去写“一只鸟”，而“鸟”又是经验中的虚拟之物，是“衔来日出，打开沉睡的夜 / 用斧头般温柔的声音 / 唤醒森林”的“鸟”，而这样的“鸟”是对“雪”的一种喻体化描摹，是诗意生成的新途径，是通过曲折的方式呈现了“雪”的境界，即所谓的曲径通幽，都是典型的虚化之笔。即使是直接写“雪”的部分，诗人也是强化想象以隐喻的方式来加大思辨性的力度：

雪花砸在窗子的玻璃上
发出脆裂的声响
仿佛夜的裙子被撕碎露出的洁白
雪花前赴后继
一片一片压在雪花上
在雪花没有到达之前
寒气就堵住了所有翅膀进入的通道
网开的一面光亮如鸟鸣
让黑暗中醒来的人不再绝望

诗人写雪花“脆裂”的声响，写雪花“洁白”的颜色，与“鸟”的内蕴联系起来，“翅膀进入的通道”以及“光亮如鸟鸣”的比喻，造成了彼此通神的效果。一片一片、前赴后继的“雪花”，正是诗人把希望寓含其中的深意。

余风关于藏地雪域高原的抒写与感怀，是以援藏的在场者身份作为主体出现的，诗人对于亲身经历过的一事一物都有铭心刻骨的“痛感”，是心灵的浴火重生而使诗闪烁着独特的锋芒与锐利。他的诗讲究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气场，不是直写内心，却透出灵魂足够的亮色，意象与情境是在生命的律动中变幻出世界人生的五光十色。在《摘一朵白云戴在胸口》一诗中这样描写高原之夜：

天空在夜深时最为清醒
傻傻地亮着 仿佛只要痴心等待
月亮就会不经意地纵身入怀
这样 夜便很长
与清晨混为一体

夜的天空“傻傻地亮着”、月亮“纵身入怀”，天地人情互渗，写自然物象，情思洋溢，在幽深的低诉中抒写复杂的心绪。接下来：

残酒流过河道
太阳升起时目光灼热
而雪域浅浅的肌肤
依然冰冷 如哭泣一夜的爱情
找不到醒来的理由

诗人怀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借残酒、河道、肌肤、爱情等诸多意象，寄托对于高原历史、未来的高度关切。一如漫长的“哭泣一夜的爱情”，其心性、情感绕梁而来，让人难以释怀。正如清代诗论家李重华所说：“诗缘情而生，而不欲直致其情；其蕴含只在言中，其妙会更在言外。”（《贞一斋诗话》）这些诗重视情境，不是流俗之语，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胸藏风云，有情怀有境界。

余风表现青藏高原的诗歌有着鲜明的抒情特色，他是一位在艺术表现上富有个性精神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直抒胸臆那一类，但也不是云里雾里难于理解的那一类，他善于在深度的意义取向中化繁为简，让你进入情境之中，接受感性的引领与暗示。不是一览无余，力求“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讲究含藏，不把话说尽。诗人这样写高原沉重的历史：

当然，雪域这片土地适合沉睡
山脉，冰川，白塔，还有寺庙
在香雾弥漫的诵经声中
睡着了都不愿醒来

诗的境界澄明通透，情感悠远深邃，唯美而又充溢着不尽的意蕴。如写大自然的白色来象征人心的纯净：

这里方向已经迷失
举目皆白
干涸的河床是白的
山峰、草场、鹰的翅膀是白的
所有的空间都是白的
身影也是白的，如同虚空
连黑夜也是白的
所有的生命在白色的子宫里孕育
所有的距离都已消失
相爱的人
相隔千里
也能看到比冰川还坚固的爱情

诗人强化了主观性，以白色涵纳了自然与生命的深度，“所有的距离都已消失”，神性高矗，高原之爱无比“坚固”。

余风的诗意创造有深度、有张力，可谓气度不凡。他的诗畅达而追求思辨、追求对于生活实在层面的超越。在诗人的笔下，青藏高原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精神呈现着生命的活力，从容地营造了富有形上之思的诗意天地。在神性的风中，诗人感受大自然的伟力，同时也感叹人的生命的脆弱，但是在天地之间，人的头颅高昂着，神奇的高原也因此而神圣。

这种累，那首诗

——卢晟《这里，那里》的疲劳与诗情

Article–张若冲 Zhang Ruochong



《这里，那里》海报

《这里，那里》是一首电影散文诗。惜颇多“硬伤”，幸诚意足够。这标准并不低：在当今的电影超市里，我们已经很少能买到有“诚意”的电影了。

往往，电影的“艺术”伤于复杂，而成于简明。可我们却不能轻易地判定《这里，那里》是复杂还是简明。这个从中国最北端的城市美丽的森林开始起笔的影片，其实讲了三地的故事：内蒙，上海，法国。内蒙山中的养鹿人，虽有美景相伴，却不仅要蒙受偷猎者带来的损失，还要承受无尽的孤独与思念，只有妻儿在假期中的探访才让大雪封山的小屋里有了丝活气；在上海开着一家小面馆的陆老板身患胃疾，一人支撑着店铺，供养在法国念书的儿子陆浩，这父亲口中灌了洋墨水的儿子虽不算是窝囊废，却也非人中龙凤，在法国不务“正业”参加示威游行，被人抢走了护照和钱包，只好请须发皆白的房东老刘帮他解围。另一方面，老陆面馆文质彬彬的新店伙国光偶遇了女孩小夏，从他们的互动中，我们知道二人经历过懵懂的恋情，也经历过致命的伤害，如今“重新开始”，在店伙与食客的新身份中逐渐靠拢……

三个地点，都拍出了当地的环境色彩与氛围，然而三个故事之间却缺乏坚韧的联系，其间的切换没有蒙太奇的花哨，更无转换时空的

嚎头，“这里”或“那里”，有时是生硬的跳接，有时仿佛就是作者的随意施为。琐碎的生活细节似乎处处“伏笔”，本以为故事可能会按照情节剧的套路，一点点徐徐展开：老陆患病而死，小陆浪子回头，幡然醒悟；小夏与国光的过去会浮出水面，漠北的养鹿人一家与上海、法国两路人马的关系也将揭晓……

电影进行了一半，我们开始放弃猜测剧情，在最后的四分之一处彻底死了心：“内蒙古”虽不是完全独立的故事，上海店伙国光是养鹿人的弟弟，曾为哥哥在上海药店买了红花油寄去，养鹿人夫妇的对话中提到了这一点——但也仅此而已；养鹿人迎来又送走了母子俩，其间除了父子、夫妻之间平常的互动外，没发生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法国的陆浩随老刘出门祭奠在二战中阵亡的战士，似乎也没有得到什么“灵魂震撼”，照样恍惚着神情，在异国他乡随波逐流地讨生活；小夏意外死去，死因并未明确交代，猝不及防的国光前去认尸，却发现自己对她的家庭一无所知……三个地点、三个故事都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结局”：它们真的，仅仅是一组人生片断而已。

于是，对这部电影，你可能同时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观感：一是嫌它把握不好节奏，情节拖沓得太厉害，意图也不平衡：若纯要抒情，何须堆积那么多“情节性的细节”、欲言又止一般吊起观众的胃口，以为有“戏”可看；若要叙事，又为何不愿将人物的命运延展下去？此外，像多数中国的“艺术片儿”常犯的毛病一样，创作者对“用什么都不表现来表现一切”的“原生态主义”太过迷恋，以至于片中的“日常”反而显得刻意。运镜也如此：将人物的脸部特写与远景拼接在一起的长焦镜头虽然富于冲击力，却难免喧宾夺主，而那些美丽的大景别的空镜头，“那山，那人，那鹿”的明信片风格，又唤起了我们对小津安二郎和库布里克等许多电影大师的回忆。陆浩遇到车上小提琴乐手的段落，也总让人想到希腊导演安哲洛普洛斯的《永恒与一日》；而当老陆说，“人呢，无论走到哪里，最重要的是过好语言关”时，中文系的学生都发出了揶揄而会心的笑。

可尽管头重脚轻，尽管透着模仿大于创造的文艺腔，《这里，那里》仍是一部令人着迷的电影。特别是当你终于确认，创作者比起用电影讲故事来，似乎更愿意



吟诗的时候，那些看上去无法推脱的缺点，甚至引发了一种惊喜。

有些电影是由对话推动的，有些电影则并不推动什么。《这里，那里》就是如此，它发展得很慢，经常没有可供谈论的情节，一眼望去似乎有些消极，却像低回婉转的河流一样，发出汩汩的声响。

一部什么也没发生又拍摄了两个小时的电影，关系到的是存在，而不是行为。开始，我们总是试图通过那些细节了解人物，也确实能掌握到一些信息。我们感到，国光在心里对学习上海话充满了抵触情绪，卖保险的小夏习惯在下班后到国光他们的面馆里点半份牛肉面，将高跟鞋换成舒适的旅游鞋，这一份小小的坚持，似乎标志着这以后的时间属于她自己（在停尸间，国光只看到她露出的旅游鞋）；孤独的养鹿人一头扎入冬日的河里，为驯鹿的泅渡试水，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与他短暂相聚的妻子不时启发丈夫改行，也像老乡们那样办个家庭游，好让儿子将来能走出大山，他却不吭气，为儿子雕了一只美丽的鹿；陆浩与老刘是一对“愣小子和酷大叔”的组合，强势得不近人情的大叔独自在地下室吃饭，陆浩唯一能做的就是替他把沉重的箱子拿下来……随着时间在流逝，细节在堆砌，我们发现人物并非这电影要表达的东西。这些角色都是脸谱化的，操着或东北或四川或上海或学生



腔的普通话，年轻人唯唯诺诺，纯真却还不晓得什么是责任，女孩是普通的邻家少女，初入社会佯装成熟，却连“社会阴暗面”的一片衣角也无法忍受，满嘴的性恶论与闲言碎语；养鹿人和老陆这两个父亲都沉稳、踏实而可亲，能够将生活中的沉重化整为零，而独自一人之时，惶恐与挣扎但向谁诉……在这里，没有“个性”，没有独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没有“抉择的时刻”，有的只是一些现代人的常识，一套言说无奈的话语。

当一部电影并不打算在故事之间建立什么“强有力的关联”时，当一部电影中的人物不是以个性，而是以习惯来触动你的心弦时，那么别怕酸：它要表达的不是某一个群体的诉求，不是中国人的“海外梦”，不是城市的冰冷，也不是山村的凋敝，不是底层小人物挣扎求生的辛酸，而就是“人生”本身，或人生中的某一种情感。

在这里，这感觉更多的是疲劳。历尽沧桑也好，初涉世事也罢，片中的人物常常显得疲惫不堪。暗伤、隐患、困顿，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人物像迷途羔羊，既不快乐也没有方向，有时甚至是冷冷的，像陆浩在电车里的神情，不是冷漠，而是愣怔，是拒绝分析现实，让大脑放空、休息、沉落、停滞。

要在电影中成功地表达疲劳感，是件万分辛苦的事情。不但要为其效果而积极为之，还要从中替我们找出温暖和动力。从战争到爱情，所有的电影主题都可以没有答案，唯有“筋疲力尽”的电影必须“拎着头发出泥潭”：我们进电影院是为了忘却现实、消除疲劳，电影能打破我们的期待，可怎能再让我们接受一次“疲劳冲击”？

在本片中，承接疲劳的是诗意。这诗意首先是天地所赐。即使在镜头里塞满了风景，也很少有电影能让它所描述的地理位置真正充当一个角色。卢晟做到了：秋日的漠北森林，童话般的巴黎外省城镇，雾夜中的上海，是人内心的风向标。在破旧冷清的胡同的清晨，抬头就可以远望城市中心的高塔，大杂院里的猫狗，在人最绝望的时刻仍然自顾自地生活着。当环境充满了诗意时，再没有诗情的人也会跟着微醺起来。这些没什么个性的人都具有一种个性：他们都知道什么是诗意。在海滨小镇的山坡上，气喘吁吁的老刘指着远处海边的山崖：给我照张相。看到那大象鼻子了吗？把它给我拍下来！陆浩喊道：老刘！老人的脸被瞬间定格在镜头边，他的表情悬在准备和震惊之间，白发怒张，就像远处的海浪。

同时，诗意可能是一种发现，一种对人生中不可避免之事的发现。影片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死亡的启蒙。小夏的死“教育”的不仅是国光，还有老陆。那仿佛昨天还给他敬酒、谈笑风生的姑娘，今天已经成了活人都弃嫌、遗物都招晦气的死人。当他们跟前来治丧的小夏舅舅一起吃便饭时，收泔水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老陆震惊地问：“收泔水的老头儿呢？”年轻人说：死了。”

老陆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在这里或那里，人都要死，活着的人要么认识到这一点，要么为避免认识它而努力。老陆懂得死亡，只是推迟去想它，老刘经历了太多死亡，调侃而深情地面对它，而对国光和陆浩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他人的死亡是一块石头，无法消化，却又真真实实。

掉转头，影片的每一份看似无的放矢的抒情，其实都有一个答案：国光替小夏完成了登上东方明珠的心愿；陆浩陪老刘去为故人扫墓，尽管我们不知道他是否领略到那份寂寥与思念，却知道他准备在过年时回家去，而曾经大骂将小夏的遗物带到面馆“招晦气”的老陆，也终于在儿子来电话时开口说：如果在外面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来看看吧。那边厢，驯鹿人送走了妻儿，在茫茫山上，打了一个互报平安的电话。 影片就这样戛然而止了，镜头移开，上升，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极光，那是只有在最北

端的中国才能看到的极光。

看到了极光，才最终明白了，与“上海”和“法国”之间联系最微弱的内蒙故事可能的意义。

死亡是一个触发点，会启发、迷惑、挫败那些不能身临其境的人，触发深深的疲惫与感伤，但它却并非本片的落脚点。对死亡的认识只是作者“疲劳与诗情”的一部分。在内蒙森林中，活着，以及下一代人如何活着，是一件更加现实的事情。养鹿人的妻子忧虑着儿子的未来，她建议丈夫为孩子考虑，放弃亏本的养鹿生意：现在的孩子，有几个愿意在山里的？丈夫不吱声（他与儿子之间的互动显示出父子的灵犀），母亲几次问儿子：“长大了想干什么？”“山里好玩吗？”孩子不懂大人的心思，童言童语带来一个“两全其美”的答案：我要当警察，当军人；每年有几个月的假期，建议长官和士兵一起到山里，让他们也体会体会山里的生活！

或许这就是救赎：养鹿人的儿子，是片中唯一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物。无论被人问到什么，他总有最积极的回应给你。而内蒙，也确实是三组地点中最美丽的、与死亡暂无交集的地方。尽管这可能是个 bug，是影片结构与情感上用力不均的结果，可即使如此，它也歪打正着地缝合了电影的“戏里与戏外”：制作一部电影时的种种遗憾，同时也是剧中人自己的感受。人生中的事情，就是这样尴尬地在诗与戏剧之间徘徊：你以为你跟她有的是时间，大幕将启，悲欢离合徐徐展开，她却遽然而逝，连感叹都来不及；你以为你是悬崖一枝花，原来却是人海一粒渣，而你唯一的靠山也不过是个孤独的老人，在异乡为遥远的故人烧纸。那些看上去不在节拍上的相聚与分离，正应了人生无常、悲欣交集的道理，而所有的创伤与欣慰，都是不等你准备好就会随时来临的：无论是最难想象的死亡，还是最难遭遇的极光。

电影人很少能拍出完美的电影。有些人努力了一辈子，总是差了一点儿。《这里，那里》是一部“还差得远”的影片，但它标志着，这群人的思想已经先于他们的技巧而成熟了：城市生活的无奈、山中生活的孤寂、与死亡狭路相逢的恐惧，汇聚成难以名状的疲惫，然而这疲惫中仍然有需要在繁衍，那是对爱，对伴侣，对人群的需要。理解了这一点，它就许下了一个未来。



《新荷十家作品集》

作 者：浙江省作家协会 编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定 价：52.00 元



《廊桥笔记》

作 者：鲁晓敏
出 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 价：98.00 元



《无法阻挡的春天》

作 者：田家村
出 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定 价：58.00 元



《启尔求真：核研试浙大人》

作 者：杨达寿
出 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定 价：70.00 元

点亮卑微的生命

——读柴薪的散文集《草木笺》

Article–陈 才 Chen Cai



《草木笺》书影

拿到《草木笺》，我迟迟没有打开，只是看着简洁素雅的封面上“草木笺”三个字，呆呆地出神，但我此刻看到的不是文字，而是风尘弥漫的天地间生生不息的树木、繁花、荒草、藤蔓或苔藓……春风秋雨，雷电风暴，严冬酷暑、阡陌人烟……它们就这样默默地自由地生长着、繁衍着、期待着，以各自不同的颜色，绽放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古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而柴薪笔下的这一切又作何解释呢？

柴薪在他的自序中说：“似水流年，花开花落，草木中似乎蕴藏着生命活力与自然感应的精神内质，坚韧绵延。草木不但给了我天籁般的美学，草木也滋润我的容颜，草木同样也净化、滋养我淤积了蒙受了尘土的生命与心灵。”这让我恍然大悟，草木就是作者心灵的朋友、恩人或者说是心目中给予他滋养与启示的神灵。有谁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草木是一种自然本色的生命、一种自由绽放的生命。”春兰秋桂，生发有时，花开了就开了，叶落了就落了，没有矫饰与伪装。也许正是这种状态的生命给了柴薪启示与参照，也或者说是温暖与力量。其实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滚滚红尘，茫茫人海，花花世界，他却自谋职业，自行其是，自由发展，在街巷一处小小的角落里有自己别样的天地，写作画画，偶尔做点小的营生，独自行吟，自由自在，自得其乐，任由外面世界喧嚣，独自静听着草木的天籁和自我心灵的唱和。这极像是荒野上溪流边一株肆意生长的草木。对了，这似乎就是解读这本散文集的密码。

读柴薪的《草木笺》是件很享受的事，自始至终有一种柳暗花明的快感。作者以一种自然轻松的笔触，用那种深沉凝练又诗意盎然的文字，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每篇作品均没有那种急切想表达一种什么的功利，率性而为，水到渠成；读者也随着他的脚步和思绪，来到了街巷里弄、山野田头、河边岸畔，看香樟葱郁，闻桂花飘香，听蟋蟀声声……生动真切，如诗如歌，又韵味悠长；于是一种草木新鲜的气息在他的字里行间弥漫开来，一种生命鲜活的质感在草木间如桃花灼灼，如红柿灿灿，似杨柳婀娜，令读者在不经意间被打动、被触动、被感动。“昨天又去了西区，沿石梁溪边散步，空气里依然有种浓郁的草木的气息，虽然下了一阵雨，草地与树丛已没有很大的潮气了，立秋过了没几天，草木的气息里似乎有了由盛转衰的迹象。”（《草木气息》）作者深切感受着草木的气息，用心去触摸草木的灵魂，走进了草木的生命，然后与草木坦诚对话：“但桃花无论开得多美、多艳，总是要凋零凋谢的，就如春天，无论多美丽、多明丽，忽地一下就过去了。”（《桃花》）鲜花易谢，美景不长，季节轮回，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也是生命本身困惑不解的难题，作者却在赏完桃花后，在轻描淡写间一笔带过了，留下了一片空白，这悠远的空白与鲜艳的桃花相互观照，给读者留下了多少思考，去慢慢品味。“那些形状如松的瓦松漫漶于瓦垄之间，默默无闻，籍籍无名，不跋扈，不张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瓦松于艳阳高照、风吹雨淋、霜雪冰冻下生长生存，卑小与卑微，极像了我故乡那些默默无闻的乡人。”（《瓦松》）这里的草木在作者的心里早已幻化为乡人了，或者说在乡人与草木之间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媒介，让他们相通了、相融了，“寒冬时，黑瓦上冰雪覆盖，寻常草木都萎蔫了，可瓦松还是活得好好的，生命是如此地坚韧与顽强”。能说作者在这里赞美的还是瓦松么？柴薪的高明却就在此，漫不经心，不动声色，而他写作的意向与思考，就是在这不经意间留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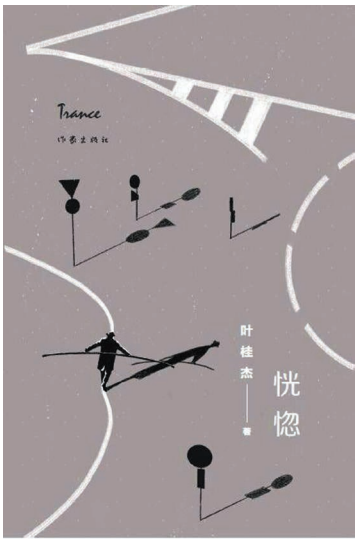
读柴薪的散文，又有一种跋涉探寻的惊喜。他的作品，往往视点很小，而他的视野却很宽，常常是一介草木，令他天马行空，神思飞越，思接千里。听一叶凋零之声，他立马想到了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接着是贾岛的“秋风吹渭水”，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落叶声》）。一柄秋叶，思绪万千；一棵普普通通的杨柳，更是让他情不自禁，摘录古典名篇佳句，杨柳的风情、命运、意象，小桥流水、才子佳人、楼台亭阁……统统涌到他的心间，《诗经》《楚辞》《古乐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屈原、司马相如、贺知章、白居易、李清照、陆游……（《杨柳记》）一大串与杨柳相关的文人雅士，勾连起中华千古文脉，通篇不拘一格，极尽铺陈，洋洋洒洒，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才叫大手笔，而这样的大手笔，在散文中却不多见。这些想象，令人惊艳，也令人惊喜；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强了作品的厚度，也延伸了作品的外延，张扬了作品的魅力，令一篇小小的散文具有了磅礴之气象。让读者读罢有淋漓酣畅、大呼过瘾的感觉。这也让人想起余秋雨的好多文化散文。

其实《草木笺》写的不光是草木葳蕤，或者衰微的生存状态，花的明艳、叶的凋零，这些描写常常是一种表象。他更关心思索生命的命运、归宿与结局，以之叩问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联，叩问人们对生命的态度。“鹿鸣山以前是墓地，坟墓众多，如今是鸟语花香、草木茂盛，一片葱茏。只是以前躺在这里的骨殖不知去了哪里？”（《草木气息》）绿色的草木是热血生命的滋养，而热血生命的终结，又成了绿色生命的滋养，以前的骨殖去了哪里？就在今天的鸟语花香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所有的生命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共同体啊！“人活着活着，就慢慢老去了，就像一枚枯萎的落叶，终究要脱离树枝，随风飘荡，无声无息，回到大地，回归泥土，回到那个生命最初的地方。”（《落叶声》）任何一种生命的归宿都是一样的，大千世界就是一种生命与别一种生命的轮回，任何一种生命都不该被鄙视！对另一种生命的尊重、敬畏与怜悯，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作家的悲天悯人，就是一种情怀，一种大情怀，而非自作多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错了，草木非人，但更有情啊！这就是从柴薪《草木笺》中读到的启示。作者用心、用情点亮了卑微的生命，同时也点亮了他自己。

近几年来，柴薪对草木情有独钟，一发而不可收，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组又一组，发表在全国各地数十家知名刊物，长长短短，铺天盖地，极像是漫山遍野丛丛簇簇、蓬蓬勃勃的花草树木，成了文学园地里一番别样的风景！

云翼与地表：两种空间喻指
——读叶桂杰《恍惚》

Article–康春华 Kang Chunhua



《恍惚》书影

青年小说家叶桂杰的小说集《恍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他自 2012 年以来的 8 个短篇小说作品，一部分是关于日常生活见闻、带有讽喻色彩的现实主义之作，另一部分则充满浓厚幻想和寓言色彩。这些或长或短的作品呈现出一个小说家在题材、风格与审美旨趣上的探索轨迹。

虽然这些小说风格多变，不过在主题和空间意境上大抵呈现了两种喻指：地表与云翼。前者寓意在地性和及物性，状写现代生活中种种深入社会肌理与人心的怪现状。而后者是更有当代性的魔幻现实主义故事，它们是飞翔在云层的。因此，地表与云翼关涉的对象是多义的：现实生活与精神想象，真实与虚构，沉重与轻逸，喧嚣吵闹与孤绝寂寞……在云山雾绕且又线索纷繁的小说装置艺术之下，启蒙主义式的批判与内省精神，则是叶桂杰的写作姿态。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天子驾六》《恍惚》《抛物线公司》这类风格突出的小说之作更集中显示了叶桂杰的创作想法与审美旨趣。这些小说的笔法、幻想寓言特征和内在气质有种同一性，也预示着一种独属于他的审美风格正在成型。《天子驾六》中穿越而来的跪射俑，忍辱负重，充分利用人类世界的数次围观事件，在最后“天子驾六”展览中，变身为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在众人“皇上万岁”的呼喊声中，制造横冲直撞的交通

事故。小说以热烈的想象力、惟妙惟肖的心理刻画和充足的人物动机势能敷演出一个本来没有生命的野心家的“成功学”故事。《恍惚》是一个体量庞大又充满野心的故事，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的容纳度上，它都更应该像中长篇小说的篇幅。故事中的人物在洞穴中过着集体生活，各自拥有狩猎、种植、凿刻等不同生存技能。小说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演绎出了人类世界从原始社会进化到现代文明时代的重要事件。在这种充满知识浓度与急速的小说节奏中，人类文明以蒙太奇方式在小说中重演、重现，并且重构。《抛物线公司》的背景和事件更接近日式轻小说，也更具有未来感，渗透着一种荒谬感的奇思妙想。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后，社会弥漫着“不如去死”的颓靡色彩，经营相关事务的抛物线公司从兴旺发达到破产被收购，它与主人公一齐见证着时代的分崩离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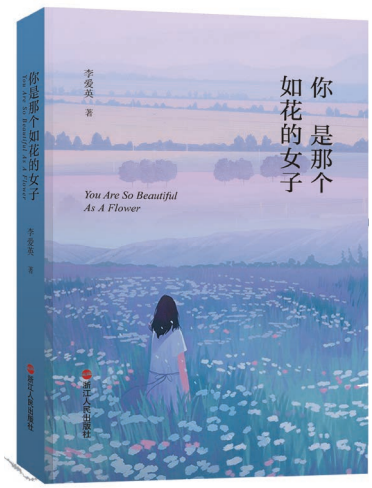


小说集《恍惚》有现代小说的艺术装置，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有中国传统古典色彩。这些小说中，尤为突出的是叶桂杰对“历史时间”的偏好。小说时间并非如现代主义小说普鲁斯特、卡夫卡笔下那种本质化的时间，更多的依然是历史维度的时间处理，是对人类真实历史的快进、倒退和压缩处置。其中大部分的故事背景都放置在跨度极大的历史时间之中，翻手为现代都市、覆手上下千年，像是中国古典历史演义与马尔克斯热带丛林叙事的结合衍生体。这要求小说创作者既有较高的知识储备和学识涵养，也有整理、总结并以此窥探人类文明奥秘的创作雄心。叶桂杰的创作，在这个向度上，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如开篇所述，小说有两种空间喻指，一种发生在地表，那是人类世界中再直白不过的世俗议题：财富的积累、声名的获得、地位的擢升，努力奋斗只指向一种单一性目的，演绎出纷繁人生“困兽犹斗”的狭隘、局促与不自由。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作者以一种警示和讽喻的态度描写众生之相。而那些想象力幻化的产物，飞翔在云端，如同鲲鹏之翼，如同人类文明的空中“诺亚方舟”，载着粮食、恍惚的人类与绵延不绝的智慧与知识的浓缩体，在天空毫无目的地旅行。巴尔加斯·略萨曾说，“想像力是一种魔鬼般的才能，它不断地在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想成为什么之间、在我们有什么和我们希望有什么之间开出一条深渊”。或许正因为太多人深陷于地表之中，有各种困顿也囿于各种世俗关系，所以人类需要漫无边际的天空，需要恍惚地漫游，需要奇崛超拔的想象力。

李爱英散文集《你是那个如花的女子》序

Article–沈文泉 Shen Wenquan



《你是那个如花的女子》书影

认识李爱英是从她发表在《湖州日报》上的一系列小散文开始的，也可以说是从她的芳名开始的。她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主演了电视连续剧《大长今》而为中国人熟知的韩国影视明星李英爱。

真正认识李爱英是在湖州一个文人的聚会上。也许是因为出身农家的缘故，也许是因为长期在乡镇工作的缘故，李爱英并没有李英爱那样淑女，但她不加修饰的朴实形象掩盖不住江南女子的天生丽质，而她的一篇篇小散文，更让我看到了江南女子的温婉和贤淑。我由此想到了《你是那个如花的女子》一文中写到的“油菜花一样的女子”：“油菜花的内心很阳光的，她们从不挑挑拣拣，她们随遇而安，只要有水有阳光有温暖的天气，她们就会用最美的姿态来拥抱眼前的世界。”“油菜花因为知道自己是平民出身，所以从不敢娇贵，在私底下默默地努力着，用力汲取泥土里的每一丝养分，来成就最好的自己。”

李爱英就是这样一个“油菜花一样的女子”。

我与李爱英，竟然也有着不小的缘分，除了我们都出身农家外，她和我妻子是菱湖老乡；因为我在菱湖中学读过四年书，又是菱湖女婿，很多人都以为我是菱湖人，与她也是菱湖老乡；从《吉山往事》一文中发现，她和我都在湖州的吉山度过了十年青春岁月，一样地常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木呆呆地翻着书”，“每天记日记”，一样地对那里的吉山电影院、翁福记拉面馆、蓝宝石商厦保留着某些深刻的记忆。

“江南”这个地理名词总是和“水乡”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这本出自江南水乡女子笔下、收录了作者 88 篇散文和随笔的散文随笔集就变得水淋淋、水晶晶，充满了水的灵气和柔情。本书开篇的《桑基鱼塘边的慢生活》《诗意栖居地——射中村》《等你在菱湖》将作者的故乡——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六堡里村和“仅一河之隔，且家里大部分田地”都在那的射中村，以及“我心里最好的小镇”菱湖镇开门见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那里是江南水乡著名的杭嘉湖平原的腹地，是世界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的核心区域。那里“一湾水晶晶的鱼塘，一方黄灿灿的晒谷场，一排静悄悄的蚕房，雨天里泥泞的田埂，瓦砾铺就的小径……”就是作者的乡愁。



这本散文随笔集收入的散文和随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短小，属于小散文，大多千字左右，短的还不到千字，长的也不过两三千字，适合在报纸上发表；二是以女性的视角看生活和世界，富有女性的细腻和温婉。一句话，就是小女子的散文。

李爱英的散文和随笔都写她出生、成长、生活、工作的地方，写她的吃穿住行、儿女情长，充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和人间的烟火味道，读来亲切感人，很接地气。你看：“那幢老房子的转角处开着一家面店，名翁福记拉面馆，我每次去吃面都会喝光碗底的最后一滴汤”（《吉山旧事》）；“归时折了满怀的花，欢天喜地上了船，透过花瓣去看船边浪花飞溅，不知怎么着就睡着了，醒来，有男生将映山红插满了我的发辫……”（《菰城村——一个落满故事的庄子》）；台风季节驻村时，“大雨滂沱中蹚水走在村里的石板路上，抬头可见烟雨中的道场山和仙气缭绕的金盖山，山下的民宅水墨淡然，那种美是我这般的俗人很难确切地形容出来的”（《道场山下道场浜村》）；“人勤春味浓。经过摘、割、掐等工序，想要的野菜便都带回了家。至于要怎么吃，全看个人喜好。鲜嫩的马兰头用来拌香干，水芹菜清炒就好，野葱炒鸡蛋绝妙，地衣当然烧汤最佳”（《把春天一口一口吃进嘴里》）；“年轻时很少会去理发店里洗头吹发，很多时候就在家里洗头，洗完了搬把椅子在阳台上边晒头发边看书，看着看着，头发就干了，我便把书往脸上一盖，睡了去……”（《三千烦恼丝》），等等。

书里写得最多的是吃，从妈妈烧的私房菜写到朋友岳母烹饪的地道川菜再到夫家的山东大饼和大葱，从春天的野菜写到冬天的鱼汤饭，从湖州城里的马军巷应记烧饼、青塘路上的福至煲写到埭溪镇上的老太婆面和汤包，从怎么烹饪写到怎么吃，俨然是“吃货”们的美食指南。李爱英写的吃虽然丰富多彩、极具地方风味，却都是湖州百姓的家常菜和日常点心。她没有写高大上的湖州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和东吴开元名都大酒店的山珍海味和饕餮盛宴。

李爱英的文字很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等你在菱湖》写农民们在菱湖建国路上摆摊卖菜时那一系列数量词的运用就用得很“土气”：“小白菜多少一把？毛豆多少一篮？螺蛳多少一盅？茄子多少一堆？”这里的“一把”“一篮”“一盅”“一堆”在一般作者写来，估计统一成了“一斤”，然而论斤买卖是市场经济以后的事，虽然没有错，但不土，更不憨，而“农民卖自家地里的东西是很少用秤的，处处流露着乡下人的憨厚”。接下来的“乡下人会在礼拜天带着孩子到小镇压马路”“路过了一户户的临水人家”，将“逛马路”写成“压马路”，将“走过”“经过”写成“路过”，正是菱湖农民的语言。

观察细致，注重细节描写，也是李爱英散文的一大亮点。《一块烧饼，一路记忆》就是这样描写农村孩子吃烧饼的：“先把芝麻一粒一粒地数进嘴里，咀出香味，然后掰开烧饼，舔舔馅料，再一口咬下去……”这里，作者一连用



了“数”“咀”“掰”“舔”“咬”五个动词，准确而又生动地写出了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穷人孩子的“吃相”。《乡村纪事》是这样描写中秋月饼的：“中秋到了，一张糙纸包裹着一颗硕大的百果月饼，外贴一张方方正正浸透了油渍的红色招牌纸，再用黄纸搓成的细绳包扎好，拎着去走亲，拎来拎去，最后还会回到自己的手中。到了中秋夜，用刀在饼上划一个‘米’字，家里人每人一块，围在一起就吃出了一个大大的团圆。”在这里，“一张糙纸”“一张方方正正浸透了油渍的红色招牌纸”“用黄纸搓成的细绳”充分体现了作者观察的细致和记忆的深刻。一个月饼拎来拎去走亲戚，最后又回到自己的手中，用刀在饼上划一个“米”字，每人只能分到一小块，却能“吃出一个大大的团圆”，真切地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穷快活”。

李爱英不是记者，但有着记者的素质和本领，这大概是乡镇干部记“民情日记”练出来的吧。集子里的《一碗有故事的面》《埭溪老街汤包》《在平凡生活里创造美——道场青山坞下祖均农场》等作品都是深入采访后写出来的，是真正“三贴近”的民生稿子，值得党媒的记者朋友们学习。

李爱英一定看过很多古典诗词，因为她的作品里时常有看似信手拈来，实则起点睛作用的古典诗词引用。《尚爱此山看不足》一篇，题目直接引用苏轼的诗句，中间写对道场山的感情，又很贴切地借用了李白的诗句，“相看两不厌，只有道场山（敬亭山）”。《到水墨姚古田吃“鱼汤饭”》，连着四个段落恰到好处地引用了李叔同、阮元、范仲淹、白居易的诗句开头，写姚古田的四季风景，赋予了那个“远离尘世偏隅一方的小村落”乃至整本散文集更多的诗情画意。《食在十月》引用刘禹锡《秋词》的诗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讴歌秋天，又是那样的贴切。而《闲情漫记》中写樱桃，引用了宋代词人蒋捷《一剪梅 · 舟过吴江》中的词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写荔枝引用杜牧的绝句《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写梅雨引用李商隐《夜雨寄北》里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就显得再自然不过了。《人映清波波映楼》一篇，除了题目和结尾引用宋代诗人苏泂的《苕溪杂兴》外，中间又巧妙地引用了佚名诗人的“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和清代诗人李煊的《湖州陪太守南园宴》诗，等等。

李爱英的想象力也很丰富。她能将女人买衣服比作皇帝选妃（《选妃记》）；将杨梅上的虫子比作“小三”，看到杨梅干会想到“白头偕老”（《杨梅恋歌》）；将男人比作女人最爱的衣服（《男人如衣裳》）；将北方的饺子比作男人，南方的馄饨比作女子（《四时佳味》）；将菠萝蜜比作“带了荤腥的风尘女子”，将荔枝比作“清风细雨的良家妇人”（《杨梅恋歌》）；将柿子比作中年人（《食在十月》）。这种想象和比喻既出人意料，又很合情理，从而妙趣横生。

李爱英是一个勤奋的女子，爱好读书，勤于笔耕，今后的日子里，相信她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真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对生与隐忍的诗学
——读流泉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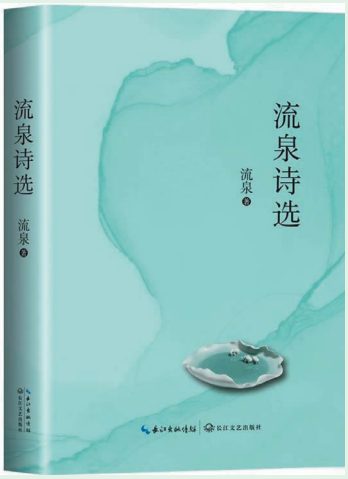
Article– 涂国文 Tu Guowen

流泉诗歌是一种对生与隐忍的诗学。新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流泉诗选》，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一诗歌美学特征。

一、意象组合的“对生诗学”：坼裂与焊接，新意义的诞生

对生是一个生物学术语，为叶序形式之一，指的是茎的每个节上长出两片叶子，彼此相对。流泉很多诗歌，意象都如对生的叶片一样，两两出现，或关联，或割裂；或对称，或对比。他的诗歌，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一个完整的事物拆分成相对或相反的两个方面，制造一种坼裂，在坼裂中使事物对峙的两个方面，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建构出一种新的意义。这种“对生诗学”，最大的价值在于营造了诗歌的内在张力。在《流泉诗选》收录的共 129 首长短不一的诗歌中，体现这种“对生诗学”的诗篇，不下于 40 首，占比约 1/3。这种艺术手法在一位诗人的创作中，占有如此高的权重，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的。

意象组合的“对生诗学”，是流泉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换句话说，对生式意象组合，是流泉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流泉诗歌意象，较少使用并置式组合、发散式组合，多使用对立（对比）式组合、对称（并



《流泉诗选》书影

蒂）式组合、叠加（覆盖）式组合和串联式组合方式。

（一）对立（对比）式组合。

譬如《风是闪电的种子》中“日渐腐朽的肉体”与“闪光的灵魂”；《六月》中“慈悲”与“猎杀的野心”；《听从》中“最冷的时刻”与“老式门环里的那些暖”；《斗笠盏——题王志伟青瓷作品》中“天边”与“原地”；《忠告》中“恩”与“仇”；《砍树的人》中“旷野”与“很小”；《烈日》中人与蚂蚁、瘦小的一生与被挖大；《辨认》中弯的胡同与直直的、不会拐弯的风，弯而小的“我”与“那么大”的俗世；《苍色》中“这个人间”与“蜗牛眼中的 / 小拮据”；《操持》中“人生太大 / 我太小”；《在阳台上》中动与静；《遥望》中外部的光与内心的风暴；《宽宥》中“救赎”与“赦免”；《在打铁铺》中“生锈的铁”与“熔炉”、形式与内容、一种反叛与另一种反叛；《乔迁记》中坏了的锁与“走失的钥匙”；《操持》中“天堂”与“地狱”、“醒来”与“睡去”；《在岛上》中平和的“脸面”与“内心的澎湃”；等等。诗人有意把完全对立的两个意象组合在一起，形成一正一反、正反对立的意象系统，营造出一种对比鲜明、发人深省的审美效果。这类意象组合方式的关键词是“对抗”，一如“用轻描淡写对抗虚无的荣耀，用醒来 / 对抗睡去”（《盐》）。诗歌由“对抗”入手，破译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表现“自我辩驳与反叛”（《炊火》），或自我的坼裂与切割。

（二）对称（并蒂）式组合。

譬如《竹枝词》中“剪下的明月，一半竹枝，一半暮色中的旧经卷”“一片竹叶，奏响了另一片”；《与友书——致乔国永》中“一端是亏欠，另一端 / 是补偿”“他一边念叨 / 远方那些亲人，一边又召唤身边的 / 这些朋友”；《操持》中“一只脚紧拽另一只脚”；《斗笠盏——题王志伟青瓷作品》中“一头锁来路，另一头 / 锁归路”；《在岛上》中“翅膀有一半是收拢的 / 就像此刻踟蹰在岱山岛上 / 我的一只耳朵 / 是用来听风的 /……/ 我的另一只耳朵，被海鸥牵向另一半翅膀”；《初冬》中“两只蜥蜴，一只扶着另一只”“一些光 / 笼罩着另一些光”；《恒州码头》中沉默的造船厂与沉默的落日；《鸟鸣图》中“唱赞歌的人”与“我”……这类意象组合方式的关键词是“一半”，在一种将事物一剖为二的有意“割裂”中，制造新的张力与意义。在一些诗歌中，诗人甚至故意将这种“割裂”推至极致，弃对称而取边侧，譬如“晚霞，落日的偏旁 / 群山，江河的偏旁 / 故乡、亲人 / 在漂泊中衍生的意义，或许就是我的偏旁 /……/ 尘世有 / 太多的旁逸斜出 / 我，一直走在偏路上 / 而一枚走失的果实，正在迷途中 / 觉悟，知返”（《偏旁》）。在一系列的“偏旁”“偏心”中，蓄意制造一种意义的“失衡”，呈现一种“残缺”之美，以此培育出一种诗意的“跷跷板”效应。

（三）叠加（覆盖）式组合。

譬如《致阿多尼斯》中“——当‘水已交还给了水’”；《金钟弄娄宅》中“一些水，仍冲刷 / 一些水”；《丽阳门》中“我夹杂在青砖与青砖间”；《证据》中“作为证据，它们仍会在尘埃与尘埃的缝隙间 / 挤出阳光，挤出水”；《途中》中“岸 / 抱紧了 / 岸”；《虚芒》中“大地的嘴，被苍色 / 贴上封条。静默，盖过更大的 // 静默”……这些诗句中的“水”与“水”、“青砖”与“青砖”、“尘埃”与“尘埃”、“岸”与“岸”、“静默”与“静默”，采用的都是同物叠加与自我覆盖法，表现诗人内心矛盾的自我消解与自我调和。

自然，流泉诗歌还使用了其他意象组合方式，譬如《狮山》中“一个身体晃动 / 一整座狮山晃动”，使用的就是串联式组合方式，以“晃动”一词，串联起本体“身体”与喻体“狮山”。不过，这种单一使用某种意象组合方式的情况在流泉诗歌中占比并不高，它更多的是综合使用多种

意象组合方式，譬如《窑变》中书写的可能与不可能、窑炉与人生、命与运、前半生与后半生；《终其一生》中书写的身内与身外、自己与另一个自己、火与灰烬、繁花与荒凉，等等，都综合运用了对立（对比）式组合、对称（并蒂）式组合、叠加（覆盖）式组合和串联式组合等多种方式。

流泉诗歌意象之间的语义坼裂，是通过“和解”“回到”“成全”等方式进行自我焊接与自我修复的。“玻璃的撕裂，又该 / 如何修复”（《默片之年》），这是流泉诗歌的哲学之问。诗人在诗歌中，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漏洞中，完成自身的挖掘与修复”（《深井》）；“内心藏一块石头。/ 截取它的粗粝、冷冽，和它与铁器交互捶打 / 迸发的锋芒。忽略那些柔的 / 软的，通人性的，属于 / 流水和风的”（《石头》）；“燃烧的意义，在于成全”（《窑变》）；“让废墟回到废墟，让尖叫回到 / 切割机内部”（《钻石》）。这是流泉诗歌意象的和解与圆融之道，也是诗人生命的和解与圆融之道。

流泉诗歌风格整体呈现出低沉的特征。他的诗歌中高频出现的语汇，是诸如凛冽、混沌、密封、哑默、分割、暗疾、沧桑、昏聩、泛黄、补丁、漏洞、爆烈、倾斜、碎裂、创痛、发霉、苟且、贫瘠、枯萎、荒凉、腐朽、灰烬、旧物、暮色、失语、银灰、漏风、悲哀、锈蚀、坠落等等。

流泉诗歌中有两个反复出现的重要意象。一是“锯齿”。“锯齿”是流泉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真切感知与判定。“嘶鸣了大半生的 / 锯木厂”（《风抱住尘埃》），它“新鲜的锯齿”（《秋日颂》），将生活锯得鲜血直淌，世界到处裸露着“锯齿状的漏洞”（《拐杖》）。二是“火焰”。“在一块冰中 / 取出火”（《拐杖》）；“‘火，在冰面上舞蹈’”（《废墟》）；“新生的容颜，所有伤疤被火焰 / 抹去，又被火焰 / 照亮”（《在打铁铺》）；“碎了 / 一个词，又一个词 / 这春天的碎词 / 碎在一堆被废弃的白纸上 / 它们，再也无力拼接 / 内心的火焰 / 以对抗，这荒芜，冷冽，这二月天里一个老人无辜的 / 伤病”（《碎瓷》），“而此刻 / 我正倾心于一块石头的内在燃烧，这火焰间的焦灼”（《内在燃烧与焦灼》）；“我的寂静，是一本被风 / 轻轻翻开的书，又像一块风雨中的石头 / 在归隐处，找到了 / 火——”（《边界》）……如果说“锯齿”象征着现实对诗人的伤害，而“火焰”则无疑意味着诗人对现实的反抗。



诗人 流泉

流泉诗歌，多书写心灵之幻景，多用幻景书写构筑一种“第二现实”（诗集中唯一一首透露诗人职业身份的是《龙泉电影院》一诗）。譬如《星空》：“孩子，唯天堂 / 被大地照亮，并由人间供奉”；譬如《盗梦》：“一个梦游的 / 小区保安，遇见一个全身发光的 / 人。他喊一下，那人 / 跑一下”；譬如《野火》：“一粒星子 / 在宽阔的衣襟中 / 如一枚带电的 / 纽扣”。特别是《锯木声》一诗：“办公室附近并没有锯木厂 / 可锯木的声音，隔三差五就从窗户左边 / 拐了进来 // 这不是幻觉，它一定是存在的”。诗歌先将幻觉真实化，再抽离真实化后的真实性，向更高的幻觉化攀跃，以此制造一种亦真亦幻、恍惚迷离的诗境。

二、低处的“隐忍诗学”：中年况味与诗歌的节制、敛藏

“隐忍”是流泉诗歌又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流泉诗学也是一种“隐忍诗学”。这种“隐忍”，既是一种对生活的隐忍，也是一种对艺术的隐忍。

（一）生活在“低处”：隐忍诗学之一种

“我的沉默，是宽容，也是木然中对于命运的隐忍 / 和

妥协”，在诗歌《冻疮》中，诗人如是说。流泉诗歌中，潜行着一个低首、沉默、隐忍、坚韧的诗歌主人公形象：“在低处缓缓移动的羊，和与羊一样低着头的人 / 一直低下去”“一只羊低着头 / 多像一个尘世埋在泥土里”（《大地》）。隐忍是一种被动态的生活姿势，也是一种主动态的精神救赎，正如诗人在《石头记》《宽宥》中所言，“用沉默去瓦解风暴 / 用忍耐继续彼此的修行”“温度是苦难养成的 / 包容才见知性 / 我们是我们的山川”（《石头记》）；“救赎，是一种撕扯 / 赦免，是一种释放 / 活着，是我与这个尘世达成的 / 唯一的契约”（《宽宥》）。

“山河变细 / 我已用尽沧桑”（《拐杖》）。流泉诗歌中，低回着一种深沉的中年人生况味。“大地苍凉 / 石头都是卸装下的支架”（《大风吹》），面对“白雪覆盖头顶 / 青丝埋着一场地震”（《生日颂》）的“日渐腐朽的肉体”（《风是闪电的种子》）和“年久失修的那一截断肠”（《冬日》），面对“铁正在腐朽，歧途上，开满了无穷无尽的罂粟花”（《中年书》）和“人至中年，太多的陡峭 / 和奇崛 /……/ 中年都是向下的”（《立秋》）的“摇摇晃晃的中年”（《生日颂》），诗人的内心充满苍凉：“而远方，仍在远方，勾勒更多的抵达 / 这些年 / 悬崖的人生，离我 / 越来，越近。俗世崎岖 / 目光却变得短浅，甚至有些 / 妄自菲薄”（《在阳台上》）。

然而，诗人天生就是具有“闪光的灵魂”（《风是闪电的种子》）的时光反叛者。尽管现实与理想南辕北撤，“我真实的部分，早已被挖掘机的轰鸣 / 带走——那些走动，悄无声息 / 常常，令人泪流满面”（《糯米》），诗人仍然没有主动交出手中的旗帜和心头的热血：“尘世滂沱，猩红的漆面 / 我们手扶木器，在找一把铁打的锤子”（《木器》）；“身体里 / 养一头狮子，我与狮山 / 似格格不入 / 我有雷霆、风暴，有熊熊燃烧的干柴 / 烈火”“如同怀揣狮子 / 在人间，左奔右突”（《狮山》）；“一个饮风的人 / 终究，是一个身披光芒的人”（《饮风》）；“一块石头 / 造就的信仰，不仅是光 / 还是改变”（《火星陨石》）；“而我相信，流水，终会撬开悬崖，撕破荆棘”（《新年致辞》）；“我 / 认准了自己也是一本翻了一半的书，它们 / 都是我梳理过的文字 /……/ 我凭借这些，瓦解 / 或重建，在未完成中 / 趋向最后的 / 抵达”（《傍晚》）；“请原谅我的固执 / 请收下绝望之后我全部的希望”（《生日颂》）。这种在苍凉的背景中绽放的希望之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生体悟与写真：“颠倒的尘世里，我的冲动 / 像一枚正直的鱼刺”（《一个上午》）；“并不是找不到一个 / 能交心的朋友 / 而是懒于倾诉，再去触抚 / 浮世中的 / 尘与土。以木讷消解仇恨 / 消解爱，以平和 / 勾勒去往”（《尘土》）；“我与这个人间，互相咬合 / 但，从不以生死 / 为边界”（《隧道》）。生活的脸孔是冷峻的：“满山白云 / 都是风的穷亲戚，风一来 / 云就散 // 啊，那么多的人间薄凉”（《白云山》）；“写爱情诗的人 / 大多生活在荒废的年代”（《诗艺》）；“生活是一杯白开水，越喝越少”（《忠告》）。诗人在炎凉的世态中，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顿悟：“看穿了，茗字之上 / 一把草 / 草做的人生，拆开 / 无非：三张嘴。一张是清露，一张是明月 / 剩下的一张，就是用旧了的功名 / 与利禄”（《茶经》）；“我已忘记疾病 / 和疼痛，不再纠结于一把锁的锈”（《你好》）。而新的人生之路，就在这样一种顿悟中悄然延展：“我们躯体内，总要有 / 废墟新生，去替代 / 另外的一些”“荒芜，同样承载着新的生成”（《证据》）。

流泉诗歌充盈着一种孤独意识和自省精神。首先是孤独，无论是悲凉入骨的《夕阳》，还是“尘世啊，总有 / 那么多悲伤，等着我们 / 去原谅，就像 / 一本书滚过那么多黑色的文字 / 需要，一张白纸 / 原谅”的《拾星光的人》，或是“剩下的路，就让剩下的那个人 / 去走——”的《乔迁记》，都是诗人的孤独自白书。其次是自省，诗人常常在诗歌中进行自我审视，譬如《履历》：“我非我”“我是谁呢 / 当一个无我之人再一次 / 去审视自己 / 另一个我，或许，正在世态的媚俗里 / 报之以嘲笑”。

隐忍中都藏着深情，作为一个祖籍湖南娄底、居于浙江丽水的现代离乡人，流泉有着与生俱来的双重乡愁。故乡、亲人，在流泉诗歌中，朗照着一轮乡愁的明月。“每当暮色四合 / 遥望故乡，一声声召唤穿越时空 / 那么远，那么近 / 仿佛，伴随了我大半生的 / 乳名”（《例外》）；“当我揭开伤疤，我看见的是苍颜中的故乡，是泥瓦房和落日 / 老去的滩涂上，砂砾仍像金子一样闪光”（《新年致辞》）；“遇见的人说 /——路都在鞋子里面，故乡都在当归里面”（《当归》）；“归人们想起当归，口含一粒发了霉的

故乡”（《秋天令人老》）；“——‘故乡沦落，那个人是握不住星光的人’（《十二月》）”……

对于诗人流泉而言，乡愁也是一种隐忍。正如诗人在《遥望》中所言，隐忍的乡愁，具有一种锥心蚀骨的“腐蚀性”：“在别人的土地上 / 找故乡，有人吹灭灯盏，有人 / 怀抱路边的歪脖子树 / 认亲娘”（《年关记》）；“他要去的地方——/ 不是异乡，就是故乡 / 一个丢失的孩子，有比风更加敏锐的自觉”（《在长沙的橘子中》）；“一个中年人 / 被岁月压低帽檐 / 一个故乡，带走另一个故乡”（《冬至》）。而古老农耕文明在城市化浪潮席卷下的节节败退，更在诗人的心房投下了面积不小的一片阴影。《村庄》一诗，书写的即是在吊车高悬的手臂下村庄的消逝，以吊车之高，显示城市化的不可一世，以及村庄的卑微。

诗人流泉的乡愁中沉淀着对亲人一片深沉的情愫：“蹒跚的祖父 / 在夕阳中，牵着我”（《窗外》）；“我的父亲始终沉默 / 像族谱上不起眼的小逗点 / 也像一颗被弃置的木讷的 / 石头”（《门锁》）；“当风烛之年的老父亲 / 颤巍巍地 / 将这把锁交到我的手上 / 我才看见 / 有一道光，就在 / 沉默中，在父亲沟壑纵横的一道道 / 纹路中”（《门锁》）。而诗人对慈母的感恩，更是谱写了一曲现代版的《游子吟》：“水在尖叫，我想沿了这尖叫 / 返回源头 /——那里，更多的雪 / 更多的不被尘嚣带走的母亲的 / 白发”（《冬日》）；“我倚靠旧时代的书信取暖，不再为虚度而辜负母亲的告诫”（《告诫》）。在诗人心目中，“母亲是菩萨 / 迟到的修行，刻满了她的忠告”（《六月》）。特别是《光芒》《戒指》这两首诗，将镜头对准母亲手上的戒指，由戒指闪光—母亲的手闪光—风闪光—松果闪光—星星闪光（《戒指》），在“闪光”的特写镜头中，凸显“母亲 / 坐在一枚 / 戒指上，白发 / 在闪光”《光芒》。其对慈母的深情刻画，令人动容。

此外，恋情与友情在流泉诗歌中也不曾缺席，譬如书写恋情的“我看见你的白头发了 / 就像分手之际，我鬓角上突然冒出的 / 那几根”（《偷窥》）和书写友情的“他说，这些信再也找不到投递的 / 邮箱了，就有人开始在 / 酒桌上读，在北风南下的无数个黑夜里 / 读，就有人在晦暗的灯光下，/ 偷偷地，抹泪。一只悬浮的手，再一次推开 / 贺兰山下那道锈迹斑斑的 / 门”（《与友书——致乔国永》），



也同样令人感动。

（二）诗歌的隐忍：温情、节制、凝练与敛藏

流泉诗歌的隐忍诗学主要表征为诗写得温情、节制、凝练与敛藏。

流泉诗歌，对旧事物怀有一种脉脉温情。譬如吟颂“泥土称王”的《熏香炉——题王传斌青瓷作品》《斗笠盏——题王志伟青瓷作品》《凤耳瓶——题徐建新青瓷作品》《美人醉——题李茂林青瓷作品》《梅瓶——题杨小秋青瓷作品》《容瓶——题徐殷青瓷作品》《窑变》，以及写旧物的《旧书记》《银器》等诗篇，无不在对旧事物的观照与书写中，抒发诗人对旧时光的温情回望，表达诗人的时光之叹。“水与火媾和，现代与历史在隔空对望”“一个美人 / 醉了，江山 / 容颜娇羞，情色皆为风雅 / 所造”“这泥塑青瓷 / 一旦拥有人的呼吸和温度，就开始 / 脱胎换骨”“最好的时光 / 是一颗痣爱上一枚 / 戒指”（《美人醉——题李茂林青瓷作品》）；“风吹起来的 / 叫温润。不被风带走的 / 叫拙朴”“是道 / 是法则，是涅槃 / ‘水带着泥巴 / 跳舞，火在火焰上 / 升腾——’”（《陶瓷课——读王志伟〈青瓷简史〉》）；“而火，仍从它的内部燃烧 / 撕裂从未间断 / 风势，随火焰蔓延”（《容瓶——题徐殷青瓷作品》）；“守艺人，守成 / 守变 / 守孤独，守一门绝技”“瓶外的粉色人生 / 交由深邃的 / 青瓷学，再次 / 命名”（《银器》）……这些咏物诗章，在对旧器物的赞美中，传递出一种抚慰心灵



的温情与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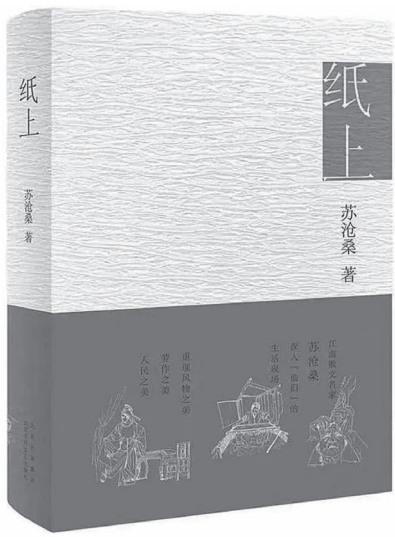
流泉诗歌题材广泛、手法多变。有书写日常生活的，譬如《发光体》《与友书——致乔国永》等；有摹状景物的，譬如《马村》《车盘坑》《傍晚》等；有描写季节的，譬如《十二月》等；有勾勒世风民情的，譬如《师爷》等。多为风格现代的诗篇，譬如“把白云还给天空 / 把空出来的皮囊还给从梳妆台上一粒一粒往下掉的尘灰”的《日晷》、“麻雀沉默 / 而我们，正悄悄吞下镰刀、日落，以及孩子们手上的弹弓”的《十月》、具有“五百年村史”“每一个村庄 / 都各怀心事 / 和隐秘”的《车盘坑》、“窗外 / 挖掘机的铁牙，正紧咬西边渐渐下沉的 / 落日”的《傍晚》，也不乏具有古典意趣、体现古典美学的诗篇，譬如“这黄金的悬崖”“采苋菜的那个人，头顶鎏金的王冠 / 去了南山”的《九月》、“这尘世的桃色 / 轻了许多骨头”“不饮桃花，只吹散了骨架的迟到的春风 / 不为桃花醉 / 只为你”的《梅瓶——题杨小秋青瓷作品》等。诗歌语言高度凝练，跳跃性很大。诗行的长短完全受制于诗句本身内在的节律，无人为的限定与谋划，短则两个字，譬如《陌生》，长则近三十个字，譬如《日晷》，充分体现了诗歌创作的自由意志和建筑美学。

三、“卒章显志”式的引述：画龙点睛、升华主题

流泉诗歌有个迥异于其他诗人的行文特点，那就是篇末多“卒章显志”式的引述，譬如：“海边长大的孩子 / 从不说，落日是被大海吞噬的”（《恒州码头》）；“而‘日落，正在搬动 / 尘世的荒凉……’”（《终其一生》）；“‘——他吞下一枚落日，挖掘机紧紧咬住 / 大地的嘴’（《暮春之诗》）”；“——‘比生命更锐利的舌头，不是盐 / 是火焰’”（《炊火》）；“——‘在锯齿状的颗粒中，有一枚钻石 / 是光阴带不走的’”（《钻石》）；“——‘手臂不再围绕你，空气波浪般从身边撤去’”（《一头豹子》）；“——‘所有摧毁即包容，生命的意义 / 在于承接’”（《火星陨石》）；“——‘水与火 / 在龙窑中，达成默契，天与地 / 呈现一大片青色’”；“——‘少年收回弹弓，已是夕阳下山’”（《鸟鸣图》）；“——‘谁签下一朵白云，谁在一张密纹唱片中 / 刻录下一整个秋日盛大的轰鸣’（《秋日颂》）”；“——‘和平里的整个春天，都被鸽子们占领了’”（《和平里》）；“世态的炎凉中，这只瓶子有比瓶子本身 / 更大的包容 / 与心智”（《容瓶——题徐殷青瓷作品》）……这类引述，既收束全文，又起到了画龙点睛、深化主题、引人思考、制造余韵的功效。

文学拍摄的纪录片和它的诗意
——《纸上》读札

Article–谢尚发 Xie Shangf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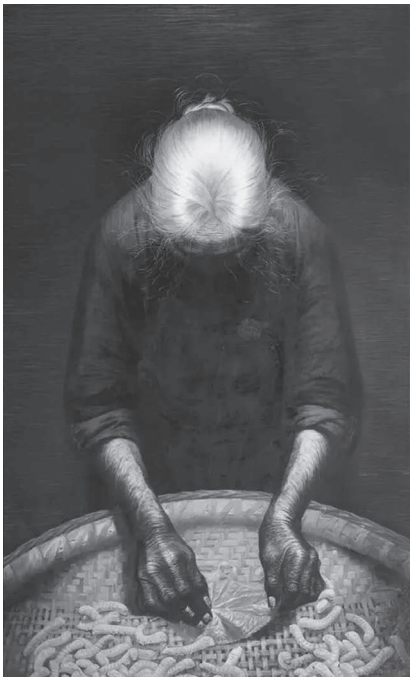


《纸上》书影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散文写作以降，小说一家独大，几欲占据文坛大部江山，再加上影视繁盛带来的冲击，传统散文写作与戏剧演出成为曲高和寡的存在。尤为重要的是，在大散文之外，留给散文写作开辟的园地已然愈发狭窄，创新与推陈，都难以获得突破。这一状况大约于 2015 年起逐渐得到改观，李修文、周晓枫等的散文创作带着独有的个人品性与审美风格，一路披荆斩棘，在文坛上逐渐获得立足并持续性扩大。如果将《纸上》也放置在这一位置，我们完全可以说，散文创作式微的年代也许可以挥手作别了，或者早已经别过，只待更多阅读者加入到对这些文字的品读之中。《纸上》一书，可以看作是以文学的方式，拍摄下的手艺人及其技艺的纪录片，文字铺陈之处尽是诗意，更泅染着劳作者的日常与命运。

一、《纸上》得来亦不浅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曰：“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他而言，读书是一生之事，少年启程至老终成，而躬行是对读书绝妙的补充。此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就成为读书人口中的金句。只是对写作者而言，“躬行”与“万里路”似乎并没有那么迫切，它们被悄然转化为“生活积累”“阅历”“沉下去”等，其理一也。秉承如此淳朴雅静的写作理念，反映在文字上会是别一番滋味——比起略显指手画脚的虚构，这些实打实的文字与叙述，更容易令作品贴着生命来游走，那从叙事文本中所渗透出来的，亦能为人所感知，且是一种心贴着心去感同身受的阅读体悟。一俟这种写作方式被贯彻到底，成为一种精神



标志，奠基了作品的诞生，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纸上得来亦不浅”。它以写作者的实践去经历生活的种种，换一种方式被讲述出来，更何况是被审美化了的人间日子。从“躬行”到“纸上”，是写作者的苦心孤诣；从“纸上”到“躬行”，是阅读者的感同身受——这大概就是打开苏沧桑《纸上》一书的阅读密码了。

《纸上》除却开头的“自序”和结尾的“后记”，由《春蚕记》《纸上》《跟着戏班去流浪》《与茶》《牧蜂图》《冬酿》《船娘》七篇组成。但这些文雅精致的“散文的命名”，流淌出的却是劳作者们的劳累、辛苦又日常的生活，被苏沧桑用了诗意的方式审美性地呈现出来。阅读者只要从诗意的语言暂时性地跳脱出去，也不难体味到文字中所裹挟着的苦涩滋味。养蚕、造纸、唱戏、采茶、养蜂、酿酒、摇船，这些构成劳作者活下去的生活部件，在现代化潮流中，逐渐带着环绕它们生产出的诸多文学话语，一起渐次沉默下去。它们既是行当，亦是生活；既是职业，也是生命。苏沧桑择取它们入于笔下，看似经营文学的意境，而其内里实则是对生存之艰辛的别样体察。

达成这一效果的，是同劳作者供养其生活一样的素朴方式。苏沧桑决计将自己沉入到生活的浓度里，“深入‘他们’的生活现场，和‘他们’一起捞纸、唱戏、采茶、养蜂、育蚕、酿酒、摇船，试图对那些正在远去的劳作方式、正在经历时代巨变的人心，进行活化石式的解构，深度挖掘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横断面里蕴藏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以及山水之美、风物之美、劳动之美、人民之美”。书中所写都是“他们的故事”，而无不牵扯着苏沧桑“自己的生活”。他们辛勤的劳动、远途的跋涉、汗水的凝聚、生命的起落……都在写作者的笔下像拧一粒粒纽扣一样，被编织进文本中。写作方式决定着文本品质，文本品质带动阅读感悟——如果说《纸上》是一种“文学创作”，那么这创作里是留着写作者赤膊上阵的拼劲儿、含辛茹苦的韧劲儿和温情脉脉的文劲儿的。所以我们说：《纸上》得来亦不浅，它流淌着劳作者的汗水，即便是写作者也成为劳作者，成为七种职业之外潜藏着的第八种行当。

二、手艺里的文学：文学的《考工记》或《齐民要术》

阅读苏沧桑的《纸上》，犹如在文学的世界里观看了一场关于“传统技艺”的纪录片，它用了类似于《舌尖上的中国》的方式，以“技艺”为核心，以传承技艺的人物为主题，讲述了关于技艺的故事和它所承载着的文化余韵。作者自陈，整本书是一个系列散文，“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以中国南方珍贵的‘非遗’文化、手艺行当、风物人情为基本元素”。这其实也概括了全书的主题和特征。笼统地来讲，整本书可以看作是对“手艺”的摹写，可谓是现代版的、文学化了的《考工记》或《齐民要术》。

以《纸上》和《冬酿》为代表，可以看作《考工记》的一面。苏沧桑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呈现了“会呼吸的纸”是如何在朱中华等人的手上一步步被制造出来。

叙述者在历史文献、被时间尘封了的往事、现实场景之间穿梭往来，“砍竹、断青、刮皮、断料、发酵、烧煮、打浆、捞纸、晒纸、切纸”等七十二道工序，被苏沧桑用日月流逝的方式安排进文章之中，贴切又准确。尤其是抽取《天工开物》中的步骤描述，可谓是文化传统、现实生活的交融，酿成这篇文章的独特风味。《冬酿》并不以炫彩一般的“手艺”为主题，而是重塑了一个姑娘的成长过程时，侧重于她如何一步步与黄酒结下不解之缘，并围绕着酿酒书写了一家人的“黄酒酿造史”。

同时，以《春蚕记》《与茶》《牧蜂图》为代表，又可以把《纸上》一书当作是文学上的《齐民要术》。《春蚕记》不仅在观察别人的劳作技艺，还将其带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它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劳动模仿，而内在地缝合了写作与劳作、写作者与劳作者，用写作的方式宣谕了农人们的辛苦。其间关于养蚕的历史传统考察、文化要素化用，处处显示出写作的智慧。与此类似，《与茶》关注的是采茶人的付出，聚焦的是西湖龙井茶的采摘与制作过程。但不同的是，苏沧桑似乎完全不理睬古中国丰饶的茶文化历史，而只顾着计算采茶工的收入、喝一次茶所耗费的他们的劳作。《牧蜂图》又别开生面，不是圈定一个养蜂人，而是采用互相映衬的方式，分为上下篇分别讲述了江布拉克往事和从碧流河到伊犁河谷的养蜂故事，同《与茶》形成映照。但不管是《春蚕记》，还是《与茶》《牧蜂图》，都把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生活、写作者与劳作者……融为一体，审美化地糅成文字，成美篇佳什！

稍不同的是《跟着戏班去流浪》和《船娘》。前者描绘一个家庭戏班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一生里的各种奔波与悲欢离合；后者同样着墨于一个家庭，但只写夫妻两人，尤其关注丈夫与张国荣的相遇、妻子与费玉清的相逢，既是摇船人的体力活，也是艺术的别样化展示。

《纸上》的每一篇都带着切切的劳作之精神，也都以诗意的方式去谛视普通人的手艺，带着文化的乡愁，沿着现代的足迹考索历史的深邃延长线，又把这丰饶的历史遗产带给当下的日常，从而用审美性的笔调开拓人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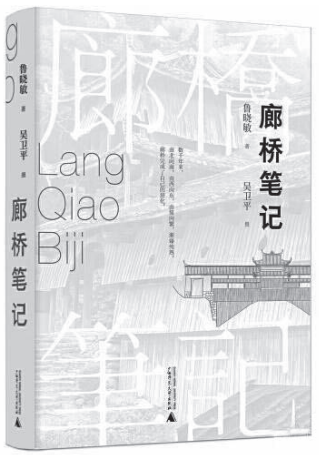


境界、描摹生命的繁盛，既是把自己交托给文学的劳作，也是把文学投射给手艺人和他们的艰辛的生活、勤劳的品性。只能说，此调不弹久矣，如今我们有幸再次聆听，不妨揣摩之、忖度之、品评之、鉴赏之！

追桥人亦是追梦人

——《廊桥笔记》读后感

Article–黄晓露 Huang Xiaolu



《廊桥笔记》书影

廊桥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可是经过岁月肆意雕琢，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侵蚀，它们“穿越历史的江河，顽强地搏击在风口浪尖，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建筑神话”，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近日，广西师大出版社新鲜出炉的《廊桥笔记》，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奇迹。

《廊桥笔记》共分为四章，分别是“何以廊桥”“廊桥之境”“美哉廊桥”“廊桥遗梦”，作者鲁晓敏唯美的叙述且不乏专业的解读，既有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人文环境描写，又有关廊桥的专业详实的知识介绍，加上摄影师吴卫平精美的照片，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可读性极强。一册笔记，写出了廊桥屹立于天地自然的大美，道尽了廊桥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的渊源，说全了廊桥和人们的生活千丝万缕的关系。

作者虽以客观冷静的笔调来写，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对廊桥的痴迷与热忱，对保护廊桥不遗余力的赤子情怀。五大廊桥群、数十座廊桥都在他的笔端，作者以质朴兼典雅的语言如数家珍般为你一一呈现：一幅幅美丽的的“廊桥流水人家”图、一帧帧人与廊桥和谐共生富有人间烟火气的画面、一个个曲折动人的传说故事、一曲曲为了造桥、护桥而唱响的平民英雄的赞歌。

这本书打破了我对廊桥单薄而贫瘠的认识，冰冷而破旧的廊桥似乎都化为一个个曼妙绝美的女子，需要你我去守护，去珍视，去关注，去保护。泰顺廊桥，是遗落在人间的“虹”，它通体透红，掩映在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间，似乎带领读者进入了“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廊桥齐飞”的意境；永和桥作为瓯江上的“游龙”，灰色的墙体在霞光映照下显得迷蒙又惊艳，木雕，石刻也在此刻绚丽灿烂，这样的鬼斧神工，天人合一

令人魂牵梦萦，久久沉醉。

这样美丽的廊桥在中华大地上随处可见，也藏着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传奇。

“一花一世界，一座廊桥就是一个小小的烟火人间，也是一个阔大的精神世界。”一座座廊桥不仅是“造桥人”的“圆梦史”，更是“守桥人”的“筑梦史”，更是“追桥人”的“践梦史”。

“林姥姥”并非浙江松阳最有钱人，但却是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一辈子节衣缩食，勤俭持家，艰苦度日，却将巨额财富捐赠给社会，多次出资铺路修桥。她把自己个人的不幸遭遇，全部化为对他人的祝福和大爱。浙江泰顺“守桥女神”钟蓝玉，一生守护廊桥，并把守桥的遗志传给儿子蓝振成，母子薪火相传地守桥。在福建寿宁，技艺精湛的主墨师傅郑惠福，自信勇敢地站在二十米的高空，与其他人一起合作，巧手建起 35.7 米长的杨梅桥。而他的儿子郑多金和郑多雄历经 39 年再圆造桥梦——飞龙桥。广西三江的程阳桥，也同样是子承父业，一代接着一代，他们矢志不渝，践行着“守桥”的承诺，踏实诚信的品格，经历时光流转，依然熠熠生辉。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很多。鲁晓敏为我们讲述这些廊桥背后的动人故事，这些鲜为人知的小人物做出的平凡又不平凡的事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些为着廊桥做出贡献的人的尊重敬佩，这对于造桥人、守桥人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慰藉？如果在天有灵，相信他们必然会笑着对作者说声“谢谢你记得我”。

作者鲁晓敏自己也是和他们一样执着坚定的追桥人。看着书，我似乎看到了一座座廊桥在烟雨迷蒙中，在骄阳暴晒下，在风霜雪雪里，似一条条巨龙腾飞在中华大地上。而我也似乎看到了那个孤独而坚定的身影：在廊桥上久久驻足，凝望，沉思；因为坐夜车没有座位而随身携带搬着小板凳去大江南北去找桥；用手机语音写作，在夜半疯狂查资料，整理分类；伏在案几上奋笔疾书，趴在书房枕着书香入眠……

我很难想象，他瘦弱的身躯里究竟藏着多么大的能量，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却又乐此不疲，无怨无悔；我更好奇，这个曾经在部队当兵的战士是如何成功转型写作，在文学创作这个战场，攻城略地，收获累累战果。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跨越千年，横亘南北，这些为了廊桥而付出艰辛劳动的人们经过时代风雨的洗礼，成为灵魂上的知己。他们都是追梦人，并且越追越有味道。除了物质追求以外，他们精神上的愉悦远远胜过一切物质的回报。我想，他们都是幸福的。

“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而建桥人、守桥人、追桥人，包括未来越来越多的护桥人都会被时代所铭记，在时代浪潮的裹挟着必然会越来越多地涌现。鲁晓敏在后记中提到“廊桥会成为一场遗梦吗？”相信《廊桥笔记》必然在广大读者群掀起一股爱桥、护桥的热，我们共同祝福廊桥不再是遗梦。

鲁迅在《热风》里写道：“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读罢《廊桥笔记》，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为了理想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人，一个如萤火般为廊桥呐喊的两鬓斑白却依然年轻的，戴着老花镜却笔耕不辍的“青年”。

我不仅为作者“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坚持不懈意志而惊叹，进而为他牺牲周末和长假休息时间来写作，甘坐十年冷板凳生出敬意。“一路走来，一字字敲击，或欣喜，或伤感，或无奈，或艰辛”，写作过程中伴随着多少委屈，多少失去，多少委屈，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而我似乎也看到了那个践行着“写作永远在路上，工作永远不落下”为人生信条的行动者，看到了一个永远都在为保护廊桥文化，保护传统古村落，保护乡土建筑，保护瓯江诗词竭尽全力献身理想的奋斗者。我们一起期待着他的下一个十年，下下个十年能出更多精品。

青少年哪吒

Article– 陈锦丞 Chen Jincheng

我对写作的理解有一段循序渐进的历史。

在最血气方刚的时候，我读到几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它们构成了我对文学的全部想象。我蜷缩在被窝里发抖，准备以后写出那样的一本大部头作品，付出一生也在所不惜。（我的心中时常出现一杆无厘头的天平，衡量各个文学经典巨作与我生命的重量。）这样的激情毫无来由。我家祖上有冲动的基因，魁梧的爷爷年轻时拖着铁链在街上走，看见歹徒就用链条锁了，交到派出所去。现在他的孙子将链条锻作了刀笔，准备将文字驯养得服服帖帖。

初上大学时，我野心勃勃，把自己关在阅览室，妄图以一己之力跋涉文学史的历程。这是非常荒诞的一段生活经历。我在图书馆里模仿着写下汉大赋、古典史诗和戏剧。我在书籍的包围中东突西撞。那是一段不快乐的回忆。有一天我正在闷头写作，写得很懊恼，忽然看见隔壁桌的男孩嘬着糖，愉快地翻读着《鹿鼎记》，他阅读时，发自内心的笑容真让我羡慕。我忽然想，我的天，我在干什么？这才撇下抄了一半的汉大赋，结束了这场荒唐的写作训练。写下的那一句恰好是：“雀漏罘网。”好像被捕的雀儿找到了新的出口。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为带有实验性质的先锋写作而着迷。现在年纪稍长几岁，有了更多的智慧，发觉那种着迷几乎是出于一种青少年的叛逆心理。我是一个青少年哪吒，还没有修炼出三头六臂，就妄图击败滋养我的文化父辈。我开始摒弃有意义的写作。（总是如此。想当年我们这些自诩为先锋的写作者，好像对钻研情节的作家鄙夷得很。）我觉得每一种形式都有它微妙而独特的力量，形式能够完全构成写作

意义。我甚至开始钻研字号、字符、字体颜色，开始钻研标点符号的独特用法。我摒弃连贯的表意和形象思维，原因仅仅是我的《文学理论》课本断定形象思维是文学审美的基础（大致是这样的一句话，这门课我没有学好）。我就迫不及待地背离它。我感受着每一个文字的音节和短语的速度，将它调和，试图以一种纯粹的音乐节奏、色彩感受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审美可能。为了写作这些几乎没有情节的小说，我把自己弄得乱糟糟的。我狭窄的个人情绪很快就被写个干净，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再也写不了任何东西。魁梧的爷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挥舞着铁链，骑在马上，向着扎堆的盲流子冲去。最后寡不敌众，爷爷掉下了马，被狠狠教训了一顿。现在，他的孙子用这支铁链锻作的钢笔，想要推翻整个文学的审美秩序，他对着文学的殿堂叫嚣，但没有人搭理这颗小芝麻。我废弃的稿子都躺在文件夹里，至少有几十万字。这是我和爷爷可怜的滑铁卢。

去年 3 月份，有一个约稿的契机，于是我决定收敛刺人的反抗，至少是一种伪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乖乖的、惹人疼爱的、忠厚老实的写作者。我开始写一系列童年回忆散文（也可以称之为小说）。我尽量让人物有本，尽量记录自己真实的童年生活。难以相信，我的的确确是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幼儿园里长大的，这所幼儿园里的卧铺的的确确如同大航海时代押送黑奴的船舱甲板。我的父亲确实到县城谋生。这些内容有虚有实，有时我甚至会混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我看着老家门前的马路——文中它叫作长宁街，甚至觉得我就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本当中。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就像喝醉了酒，摸不准幻想的界限，但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不清醒。

原本，我还想继续写母亲带我去看马戏团大象的经历，想写母亲那件黄色的旧毛衣，我抱着她的脖子，在回来的路上睡着了。但这些回忆还来不及写下来，就到了交稿日。稿子交上后，我另写了一些奇怪的小说，所以这一些回忆到现在也没有补记下来。

写这一组散文小说，对我而言是非常温暖的一次创作经历。作品设定在生我养我的后渚小村，围绕我童年时所熟悉的亲人、朋友，其中一些人现在不知所终，长大以后再没有见过面。我在写作中重新游历了自己的童年，回忆我的成长，甚至能够精确地感受到幼儿园的砖瓦和瓦上湛青的狗尿苔。在快功率时代，连入睡都要讲究效率，静下心来回忆过往是多么难得的事。

时间和衰老，是我所热衷的写作主题。我一度觉得自己患上了时间敏感症。几乎我所写的所有作品，深究下去，背后都是对于时间流逝的惊慌与恐惧。由这类对时间的敏感所生发的具体内容，则包括了容易消逝的青春、关于童年的回忆。

而且，我相信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容器。它装载你的情感，无论有没有读者，都将鲜活地保留在纸张上。我在小说《白房子》里写到，两个失败的作家对作品获得世俗的成功不抱有任何期望，相约在一栋白房子里写下所有的回忆以期永远保存。我在写作这一组散文小说时，至少其中的部分篇章，带有和“白房子”作家完全相同的写作观念：我希望写下来，并借此反复地徜徉在某一段经历里。时间过得太快了，但在我印作铅字的杂志中，笔下的人物将永远青春。我则一翻开书籍，就能轻易地重新走进儿时的后渚小村。

插说一则小故事：这一组散文小说写完后，我将打印稿放在桌上。没过几天，爷爷面色凝重，要与我借一步说话。他将我叫到角落，说：

“你怎么在文章里写我矮？村里整个小队，没有一人说我矮的！下次不许再写我的矮了。”

重合多种身份恰恰是创意写作从业者的理想状态

Article–杜 佳 Du Jia 叶 炜 Ye Wei

杜佳：在当下作家群体中，有一类是经过完整学术训练、较长时期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的同时，还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专职教师和兼职作家的统一体。在您看来，这一群体所拥有的多重身份对他们的写作构成怎样的影响？

叶炜：多重身份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这一群体拥有明显辨识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教师、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的集合，让这一群体自带“知识复合体”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写作归根结底是“人”的事业。对这一群体而言，除了用作家作品塑造人，还用学者身份影响人和用教师身份做真人。从作品塑造人这一视角来说，这一群体的写作所塑造出来的多是多面棱角的知识人，而不是单纯生物人。从影响人这一视角来说，他们所能运用的手段和形式不仅仅是创作文学作品，更重要的还有学术研究和言传身教。从做真人这一视角来说，他们更重视教师身份的学高为师和行为世范。这些方面共同发生化合作用，对这一拥有复杂身份的共同体形成聚合式影响，当然也会影响到具体作品的创作。

“人学”之外，文学也是“物学”。身兼教师、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的写作者，往往对文学的复杂性认识得很清晰。所谓物学是指文学在塑造人的同时，也塑造物——这里的物是指天地万物。说到底就连人也是物的一种。人身上有人性，但也有神性，更有物性。强调文学写人性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物性。曾在学院任教的鲁迅和沈从文等人的写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对人的复杂性的深刻认识。

我们会发现学院作家在现代中国是有

一个传统脉络的。除了鲁迅、沈从文，更有朱自清、闻一多等长期在大学任职的学者型作家和作家型学者。我曾经承担过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中《自清芙蓉：朱自清传》的写作，由此我看到了一位学者型作家的铮铮风骨，更看到了一位作家型学者的傲人才华。从当代文学来看，格非、曹文轩等教授作家也一直在高校教学、写作；王安忆、阎连科、莫言等人则选择了“写而优则教”，分别加盟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领衔各校的创意写作学科建设。

杜佳：从创作立场的角度考量，学院派作家既不同于专业（职业）作家，也有别于一般的非职业化写作者。请结合自身经历和创作经验谈谈学院派作家创作的状态是怎样的？

叶炜：相比较而言，这一群体的写作无生存之虞，可能因此少了些许功利心，写作心态更趋淡泊。就我本人而言，读完大学后到高校任职，期间读硕士再读博士，直到今天都没有离开过高校。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不轻易追随潮流或者说比较稳固的心态。新时期以来，文坛上的风刮过不少，对高校里的作家所形成的影响相对较少也较为隐秘。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一面是可以形成创作定力，可以较为长久地坚持自己的写作理想。坏处在于有可能会阻滞短期的创新和突破。

杜佳：一位高校作家曾经谈道，“我是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进行小说写作的，基本没有考虑过畅销的问题。忠于现实，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是我的原则，我不会因市场的考虑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态度。”不少学院派作家更是终其一生践行了写作的独立品格。在您看来，专业评价和市场反馈对学院派作家写作的影响几何？这些评价机制如在学院外一样奏效吗？

叶炜：每个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但比较而言，学院派作家更注重来自专业的评价。因为这一群体本身就在专业之中，不能容忍自己的创作低水平重复。他们宁可少写或不写，也不愿意制造文学垃圾。关于市场，前面我谈到了他们并无生存之虞，所以这方面的影响相对较少。

杜佳：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学院派作家总体上具有深厚的学识修养，这是否为这一群体的文学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人们一般将专业水平视为有力支撑，与此同时，这是否对这一群体的写作价值取向构成制约？

叶炜：理论上，作为知识复合体的学院派作家的确在文学探索方面更具优势。因为写作其实是一种综合“输出”，是艺术的、学识的、思想的输出，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输出。学院派的特点为这种综合输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输出建立在输入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输入与输出必须成正比才能确保探索与创新的动力。有效的文学探索离不开生活、知识、思想和价值观的综合汲取。

同时，学院派作家对自身创作的严苛要求也可能对写作价值取向构成制约，或者说容易形成创作的“眼高手低”。

杜佳：文学创作更多诉诸感性，而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则更多诉诸理性。在您看来，这是否可能成为学院派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内在冲突？

叶炜：创作和学术所配置的不同思维，是一个客观存在。我要强调的是，文学创作的确更注重感性，但也有理性的一面。具体来说，细节和情感是感性的，但思想和价值观却是理性的，一味感性不可能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同理，学术研究的确更注重理性思考，但也需要感性认识，尤其是切近当下现实注重文学现场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如果没有对具体作品的感性认识，就不能写出血肉丰满的文章。真正理想的状态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化境，是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情感与思考无缝对接。真正理想的写作是无界的，真正理想的文学是相通的。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定要面对的冲突，尺度拿捏很重要，拿捏得好了，就不会矛盾。

杜佳：请举例谈谈创作对学术研究的启发。

叶炜：就我个人而言，创作和学术研究基本上是融为一体的。创意写作从业者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作家、学者和教师多重身份的重合。我是因为喜欢写作才读了创意写作文学博士的，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发表作品，一直到读博，这期间一直在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在上海大学申



乡土中国三部曲

请博士学位的时候，我既出版了百余万字“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还递交了三十万字的学位论文《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正是因为“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创作，促使我在《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中提出了“新乡土写作”和“大小说”理念，并主动从作家作品、流派思潮，对其进行学术梳理和研究。与此同时，我还在主编的《中国作家研究》杂志开辟了相关研究专栏，进行跟踪研究。这是一个典型的创作与学术互动的例子。更重要的是，通过新乡土写作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让我更加了解了农村题材写作，加深了对当代中国的认识，更加理解了柳青、路遥和陈忠实的写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

杜佳：*您认为什么是理想的写作？作为学院派作家，你们的写作可以为理想的写作提供怎样的营养？*

叶炜：理想的写作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就每个人的写作理想而言，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写作环境而言，我感觉理想的写作一定是可以自由探索的；就写作心态来说，理想的写作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就作品而言，理想的写作应该是既能继承传统，又有现代精神，内容既有独到之处，手法又新颖别致，精神上独上高楼，思想上喜闻乐见。总体上说，是生活、知识、思想和价值观的有机体。

前面提到学院派作家容易面临“眼高手低”的问题。他们所具备的学识素养，决定了他们所能有的识见和见解必定较高，但理念一旦落实到实践中来，笔下往往可能力有不逮。学院派的写作是有可能提供出一种新的写作范式的。这种写作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和营养所在。何况，如果看得远一点，未来的职业作家也好，非职业作家也罢，恐怕都会和学院产生关系。现在的“80后”、“90后”乃至“00后”作家们，几乎清一色地从学院里面走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或者已经向学院走去。

杜佳：*您在中国第一个创意写作博士点上海大学读了博士学位，也有赴国外学习创意写作的经历，能否结合自身谈谈国内创意写作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叶炜：我曾经把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发展概括为“北上广模式”，提出中国化创意写作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数所高校努力下，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时至今日，创意写作在中国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北上广苏浙”版图。

在北京，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为中心，形成了文学与创意写作教学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创意写作硕士生、文学创作方向的博士生招生培养，也包括成立专门的教学、研究和交流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以莫言为主任的国际写作中心，并与鲁迅文学院赓续合作办学传统，再次启动联合培养创意写作硕士班。北京大学则成立了以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曹文轩为所长的文学讲习所，一改北京大学不培养作家的刻板印象。在上海，除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之外，较早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和招收创意写作硕士的还有同济大学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综合来看，复旦大学侧重于爱荷华大学文学教授经验的传承，建立了完全复刻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上海写作计划。上海大学是创意写作理论研究的重镇，也是目前国内最有实力的创意写作理论研究成果的产出地。以葛红兵教授为中心，这一团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创意写作教学研究理论体系，成为国内第一个招收并成功培养创意写作博士生的高校。这一团队产出的创意写作理论成果为创建中国化创意写作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广东，广东财经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本科生层面为中国化创意写作做出了重要尝试。在江苏，老牌高校南京大学一直有着作家培养的传统，近

年来，也在创意写作硕士生培养方面发力，和江苏省作家协会合作成立江苏文学院，并联合培养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我原本的工作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作为苏北一所以师范教育见长的高校，在我的倡导下，较早成立了江苏师范大学作家工作坊和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中心，并招收创意写作方向的文艺学研究生。江苏这两所大学一南一北，形成了创意写作教育呼应之势。而沿海发达省份浙江是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后起之秀。面向日渐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在浙江办学的高校纷纷开设创意写作等新专业。我新近就职的浙江传媒学院较早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并在未来作家班的基础上开设了创意写作本科方向。学校还联合浙江省作家协会，依靠文学院成立了浙江网络文学院，统筹创意写作新专业建设。 除“北上广苏浙”版图之外，在武汉、西安、济南、南昌、吉林等省市都有诸多高校在全力跟进。相信这将有力带动未来全国创意写作学科的迅速发展。

杜佳：*您认为高校是否能培养出作家？在施教或学术研究过程中，其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叶炜：我相信从高校走出来的作家并不少，能持续创作的作家大多都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文学教育。尤其是较为年轻的作家，大多都是经过大学锻造的。曾有声音质疑高校能否出作家，对于这样的疑问，我们完全可以置换成高校能否出音乐家、舞蹈家、画家、书法家，如果这些艺术人才都可以通过高校成长起来，那么作家也可以。在美国的爱荷华大学等开设创意写作的高校，即是如此。我先后去过两次爱荷华，一是在 2011 年 11 月，以作家身份带队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青年项目；二是在 2015 到 2016 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再次访学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系统。我目前所从事的创意写作教学，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像爱荷华大学那样，为有兴趣成为作家的学生提供相关课程。我到浙江传媒学院以后，在学校的支持下，每年高考面向全国招收 30 名网络文学与创意写作方向的本科生。对于这个专业的学生我们采取的多是工坊教学方式，师生一起切磋，共同提高。这里好比一块土壤，我们做的是施肥浇水的工作，成长情况还要看“文学种子”自身的努力。

杜佳：*作家王安忆认为，文学教育，会让作家的创作更加持久。对此您怎么看？文学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学问，对并未以文学写作为终生志业的那部分习学者来说，花费数年接受专业教育的意义何在？*

叶炜：我赞同王安忆的观点。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有许多只写出了“一本书”的作家。这里的“一本书作家”有别于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前身）所提出的“一本书主义”。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指的是作家要写出自己的代表作来，这并没有错。这里的“一本书作家”，指的是一辈子只写出一本书的作家，这之后再也不见其他长篇作品。而文学教育可以给作家提供总结提炼生活的能力，并学会如何让写作细水长流。

的确，并不是所有接受文学教育的人都要成为作家，相比较来说，能成为作家的还是少数，更多的人会成为大地上诗意的栖居者。一个人之所以能作为人而不是物而活着，是因为有着不同于动物的精神，是在最大可能张扬“人性”和“物性”的同时，保持伟大的“神性”。这就突显出精神生活或者说文学生活的重要性。毕竟，人生是需要出口的，经此才可能客观看待和保持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杜佳：*我注意到您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之余，还致力于文化产业研究，这似乎需要一种更宏观的和更具有前瞻性的思维格局。那么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及具备多重身份对此是否有助益？*

叶炜：因为博士阶段读的是创意写作，博士后阶段主攻文化创意，所以学术视野从文学事业向文化产业的延展是自然而然的。百川归海，关键在打通和汇通。创作和文学，最后都要落到文化上来。

鞋子

Article– 徐海蛟 Xu Haijiao

1

想要一双白球鞋，为此我等了五年。

四岁那年，人生里第一次学会对事物进行分类，我发现山村里走来走去的脚上穿的都是黑鞋子，只有极少数脚上穿着白鞋子。穿白鞋子的和穿黑鞋子的不同，穿黑鞋子的在山村里土生土长，手上有厚的茧，裤脚上落着泥巴，笑起来板牙黄黄的。穿白鞋子的是少数年轻人，他们在外求学或打工，衣服鲜亮，脸洗得白净，从你身旁过，散发出香皂的清爽气息。

四岁起，我喜欢上白鞋子，隐隐觉得白鞋子代表另外一种人，那种人和山村里的人不一样，我说不出来不一样在哪里，但明白这种不一样让山村里其他人心生羡慕。当我羡慕起他们脚上的白球鞋，我发觉穿白球鞋走路不是一般好看！每一脚踩下去抬起来，都透出一股既踏实又轻快的味道。脚面的鞋帮子上有白色鞋带，鞋带交叉穿过小孔，或并行穿过小孔，走起路来，白色鞋带的结微微地动，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相反，我们的鞋子都是母亲纳的布鞋，顶多在鞋口缝有两块松紧带，一般没有鞋带的，后来村里的孩子穿上胶底的解放鞋，总算有了鞋带，但解放鞋的带子灰不拉几，一点不好看。说简单些，白球鞋让我第一次注意起人的脚来，也让我第一次留意起人走路的样子，穿白球鞋的走起路来，都高高地挺着胸，有一股英姿飒爽的味道。下雨天，他们走路更好看了，舍不得水坑里的污水沾到鞋子，就不像穿解放鞋或草鞋的人那般拖沓从容地走，他们往往找到一块光滑的石头，小心翼翼下脚，让脚在上面点一下，又快速缩回去。远远地，你光看走路姿势，就知道那些在下雨天一跳一跳的人穿着白鞋子。

我喜欢白鞋子，也想在下雨天穿着白鞋子走路，也想走得和山村里的人不一样，也想踮起脚尖一跳一跳……但我妈不同意买白鞋子，那会儿一双白球鞋要七八块钱，而母亲纳的布鞋却无需掏钱，大人们贪实用，他们认为白球鞋爱脏，不耐穿，买那样的鞋子不划算。

得不到，就会越来越觉得好。在想象里，白色的鞋子像驰骋在无边绿野里的小白驹，无数次轻捷地从我梦里跑过，它已不只是鞋子了，它代表另外一些四岁的我还远远说不出来的东西，代表一种梦想。



2

一直到九岁的暑假，我即将跟着父亲去往另一个城市念书。那是第一次出远门，母亲要给我置办两件新衣服。我即刻想起脚上的鞋来，若穿着土布鞋到一个新地方去，该有多不自在？这回母亲总算答应下来，到乡里供销社给我买了双白球鞋，那双球鞋式样“时新”，正是村里几个时髦小伙子脚上的样子。

当它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心“怦怦”跳着，打开鞋盒一遍遍看。脑海里即刻显现出将它穿在脚上的样子，细雨里，踮起脚尖轻巧地跳过青石路上一个个小水坑……但我未能即刻穿上这双鞋，母亲说要等临行那天才能穿，要不然穿旧了，去爸爸那边就没好鞋子了。为了这句话，我克制住想穿新鞋的愿望。白球鞋被藏进衣橱，尽管未穿到脚上，可时常地我会朝衣橱瞥一眼，想着有一双白球鞋正等着我，我将穿着它走到一个新地方去，那样一想，一股窃喜像缕缕山泉淌过心田。

一九八九年八月中旬，暑假过去大半，离家的日子也就到来了。父亲让小叔带我去他所在的城市，小叔北上求学，先将我送达，再乘车北去，也算顺道。

往后有过各样别离，但我绝不会忘记童年那一场。尽管少时不识离愁，要多年后才明白一九八九年夏天的出走意味着生命永远的折向，从此我的人生由大山走向大海，由田野投向城市。

远离的岂止一个地方，更改的岂止一份履历呢？只是在当初，这一切也稀松平常，那样一个别离的日子，你不会看成是命运基石的松动。

那天清晨，天蒙蒙亮，母亲便喊我起床了，她煮了一大碗面，面里卧着两颗鸡蛋，藏着好些腊肉，碧绿深红，平常只有重要客人才能享受到这番待遇呢。但我吃得匆忙，丝毫未觉出面的味道来，连平日最爱的肉都没吃几片……未知的生活激荡着小小少年的心，令他寝食难安。吃完面，母亲拎出头天晚上收拾好的行李，带我去祖父家与长辈作别。

见我们到了，祖父转身进了黑漆漆的里屋，蹲下来，用一把小铲子刨出一层泥土，再用手指将泥土小心翼翼拂到一处。随后，祖父将掌心的泥土，置于一帕方纸上，将纸折叠包成一个小包，塞到我背包里，嘱咐我到那边后撒在床底下。我并不完全明白这小包泥土的涵义，但让一个远离家乡的孩子带上一撮家乡的泥土，是期望他带走故园的感念吧，也期望他能像这包泥土一样融入异乡的大地中。

我背着一个有自己上半身那么大的鼓鼓囊囊的仿牛仔布双肩包，朝着晨曦升起的方向走去。那是我第一次离开这个山村，我没想到，此后即便再次重回，我也已不

属于这里，它把原先留给我的位置撤掉了，我的身体里注入了大海的呼吸，便再也无法拥抱大山里海浪般的松涛之声了。

那是一个好天气，我仍然没能像先前预想的那样穿上白球鞋离开故乡。母亲的理由是，去车站还得走一大段山路，不如到台州城里的车站换乘去宁波的车时再穿新鞋子。我又一次克制住了想穿新鞋的愿望。

第一次出门远行，一包家乡的泥土，一双穿上了鞋带的球鞋成了我背包里最特别的行李。泥土代表故乡的大地，鞋子代表行走。我就这样懵懵懂懂上了路，顾城说过："你以为命运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走到哪儿你都在命运里。"殊不知，大地和鞋子真就构成了我的命运。

我穿着一双半旧的解放鞋，跟着小叔进了城。放眼望去，街上脚步杂沓，我开始留意匆忙移动的脚，那些脚上有尖头皮鞋、有白色球鞋、唯独少有布鞋和解放鞋……这番差异令我觉到别扭，这是一种自惭形秽的别扭，它从脚趾头开始，弥漫到脚面，弥漫到小腿，一直弥漫到心里。到城里后，小叔先带我去了四叔所在的汽修厂宿舍，那时汽修厂还是国营企业，有宿舍住。我们要在四叔的宿舍里歇一晚，第二天才有车去往另一个城市。当晚，小叔还将带我去一个领导家做客，说做客，其实要去感谢这位领导。他考进大学，中间有过一年复读，就是这位从我们乡出去的女领导眷顾了山里孩子读书不易，为他找到县城一家重点中学高复，这个举动无疑改变了小叔的命运。

这是我第一次去一个县里领导的家，其实我弄不清楚县里领导是多大的官，只觉得心里没着落。小叔在宿舍里跟我说，你可以换上球鞋了。

我总算穿上那双一路背来的白球鞋，但没想到它一点也没给我带来轻快的感觉，鞋大得离谱，套在脚上，至少前头部分三分之一空出来。我妈并非不清楚我脚的大小，只是她处处遵循一向省吃俭用的惯例。鞋子似乎穿不住，只好将鞋带扎紧，走起路来，脚一进一出，仿佛穿着拖鞋踩泥浆。不适归不适，好歹这是一双簇新的鞋啊，心里的惊喜尽管打了对折，可它还是未能改变一个事实：这是一双穿上去会让人感到自信的鞋子。

我穿着拖沓的新鞋，紧跟小叔身后，走进一个小区光线暗淡的楼梯，走到四楼。小叔敲开门来，我毕恭毕敬站到了县领导家的鞋柜旁，那里有一大排各样的鞋子，有黑皮鞋，有白球鞋，有红皮鞋，有鞋帮高高的，叫不出名字的鞋……它们就这么随意散落着。我见到了那个女领导的儿子，跟我仿佛年纪，小叔说，这个孩子啊，成绩特别好，见识特别广，以后一定要向他学习。

那是一个精瘦的孩子，看人的目光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倒是我，看向他的目光一定满溢着羞怯和热情，里面甚至还有巴结和敬仰的成分。往后有一年，小叔还让我给这个孩子写了一封信，我写得格外认真，信里多有溢美之词，不知道这孩子收到这封信后心里作何感想，总之他没有回复。只是他母亲在给我小叔的信里，提到这件事，顺带夸了我。

这是第一次，穿布鞋的人想和穿球鞋的人成为朋友。一个小小少年并不知道，这并非什么鞋子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间的相隔遥远，我穿上了那双大得离奇的白球鞋，并不代表我就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了。

当然，那会儿我不知道真相。我继续穿着那双鞋子上路，拖沓地走到车站，拖沓地乘上一辆又脏又乱的大客车，从人声鼎沸的车站里走出，继续拖沓着走路，像一只行进在尘土飞扬的旱路上的小鸭子。一路颠簸，一路晕车，一路呕吐……七个小时候到达宁波，再转车到乡下，再步行一个小时到达父亲的小诊所。

这双心心念念踢里趿拉的鞋，让我走得疲惫不堪，就这样尴尬地伴随我完成了第一次出门远行。

3

到了另一个城市，我们春秋季节穿球鞋，夏天穿凉鞋，冬天呢？穿棉鞋。若大家都这么穿，孩子们心里将一片安宁。可是我读到小学五六年级，白球鞋被另一种鞋子代替了，我们这儿叫旅游鞋，其实旅游鞋并非用来旅游，也是一种球鞋，只是它的面料由原先的胶底和布面做了改进，在鞋子上使用 PU 皮、超细纤维，天然皮、网布等材质。旅游鞋还开始出现在电视广告里，尽管那会儿我们只是透过黑白的屏幕看到，也觉得这鞋子和普通的布面球鞋大相径庭，它提供了更多式样、更多色彩，造型别

致，拼接缤纷，绝不像白球鞋那般单一，旅游鞋开始进入城乡的角角落落。

我小的时候，新奇的事物像季风一样，一拨一拨地刮来。

班上家庭条件稍好些的同学开始穿上第一批旅游鞋，差距又来了。我还是孩子那会儿，差距很容易从脚上开始；等长大后，才知道差距是从头上开始的。尤其到了冬天，一部分同学穿了老棉鞋，另一些同学则脚踏轻便舒适防水的旅游鞋，他们在雪地里跑，在操场上踩碎水坑里的冰，动作和姿态一往无前。

一来二去，旅游鞋开始粘连住视线，也开始不断进入我们的谈话，我和妹妹时常谈论班上哪个同学的旅游鞋穿着最好看。当我们和母亲提起这件事，母亲说："旅游鞋要一百来块一双，可以买五双跑鞋。"那时我读初一，一周生活费十二元，十二元要解决五天中餐，还要买橡皮、本子。显然一百块于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大钱。之后，我再未正面向母亲提及购买旅游鞋的事，大的没有穿上旅游鞋，作为小的妹妹自然也没话说。只是偶尔去赶集，每回经过鞋店，我们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深切的不舍来。

我读到初一，班上大部分人穿上了旅游鞋，只剩少数几个还是白球鞋打天下。这样一来对旅游鞋的向往已不仅仅关乎虚荣一类了，它更多是对平等的向往。初一那年暑假，小叔自南方来探望我们，那时他在广东的一所中学教书。小时候，小叔是我和弟弟妹妹最崇拜的人，在我们小小心里，一个人知道得越多，身上散发出越多光亮。他代表知识，是村里我们亲近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他代表时尚，烫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卷发，穿着喇叭裤，包里还有流行歌曲的磁带；他代表某种希望和光亮，我们最喜欢他用双臂将我们高高抱起——在生活里，大人给我们的拥抱是那么稀缺。

那年夏天小叔的到来为我们闭塞无趣的生活带来些微亮色。小叔说来不及买礼物，他从包里翻出一盒杨钰莹的歌带送给我和妹妹，那是杨钰莹专辑《让我轻轻地告诉你》，穿着红裙子的杨钰莹在封面上冲我们笑。其时，她甜美的笑有如歌声一般还没来得及蒙上俗世的风尘。打开收音机，按下播放键，杨钰莹的声音在轻快的伴奏中流淌而出，让极少听到流行歌曲的我们深深震撼。往后



一段时间，我们时常躲在小屋里听杨钰莹浅吟低唱，这盘歌带让我隐约知道世界很大，有很多好看的，也有很多好听的。

除了这盘歌带，小叔进门后还留给我们一句话，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小叔来不及买礼物，过几天去镇上，满足你们每人一个愿望。"这句话可不得了，是满足一个愿望！我好想问："什么愿望都可以吗？"可羞耻之心又将这个问题按定在肚子里。我和妹妹还是为这句话心情大好，看小叔表情，分明在说什么愿望都可以满足。

过了两天，小叔又和我们谈论愿望，愿望真是好东西，随时随地都在提醒你、诱惑你，愿望又真是坏东西，像满树摘也摘不到的苹果，像背上感觉得到又挠不到的痒，让人焦急难受、牵肠挂肚。那是一段多么匮乏的岁月，想要的东西真多、想买书，想拥有一个精美的本子，想乘一次火车……心里想着的事太多了，却极少有一种力量能够帮助实现。

最后落到旅游鞋上，这个想是最热烈、最迫切的想。即便如此，我们也隐藏了心里的某种急迫，我们没说一定要买双旅游鞋，我们只是反复强调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有旅游鞋。小叔说："好，明天去镇上，给你们兄妹俩每人买双旅游鞋！"

第二天早上，小叔骑着单车带我们去镇上。妹妹坐在单车前的横档上，我坐在单车后面，单车吱嘎作响驶过田边的机耕路，田野一望无垠，风吹动稻子，阳光在稻



叶上跳跃。那时候，我们经常这样出行，小叔来时，骑着单车带我们到处转。那是整个夏天我们少数无忧无虑的时刻。

小镇只有一条主街，集中着三四家商店。先去了第一家，有两个橱窗里齐整地摆着旅游鞋，小叔问我，你喜欢哪个款式，我很认真地看，隔着玻璃指了一双。小叔让售货员拿出那双鞋，他接过一只，用手捏了捏鞋面，说："鞋子太硬，穿上会硌脚的。"那双鞋子被售货员重新收入橱柜。接着继续看，我又挑中一双，小叔不动声色地说："这鞋子太秀气，男生穿起来不好看。"那双鞋子连拿也没有拿出来。很快地，第一家店几分钟就走完了。

从那家商店出来，我脸上尽量做出一种平静的表情。接着小叔又带我们进了第二家店，在第二家店，我已不再像先前那样说哪双鞋好看了。这一回我开始注意鞋子的价格，几乎没有一双鞋标价不超过一百块的，大概因为流行，这种鞋子在那个年代有了离谱的定价。

我开始渐渐有点意识到，这样的价位，应该不在我的愿望范畴之列？又不肯彻底死心，小叔不是坚定地允诺过要满足我们的愿望吗，这么推测买双鞋的愿望自然又是可以实现的？但很遗憾，在第二家店，我们都变得沉默了，小叔既没有说要我和妹妹挑一双自己认为好看的鞋子，我和妹妹也都心照不宣地闭口不谈。我们就那么沉默着，装作逛商店的样子，从一排排鞋柜面前走过去，逛完了第二家店，接着又这样沉默地，故作轻松地逛完了第三家、第四家店。

等到从第四家店里出来，小叔说："这里的鞋子样式都有点古板，价格也标得不是很靠谱，广东那边可不是这样的。你们还知道其他地方有卖鞋的吗？"妹妹说："菜场，菜场那儿也有很多卖鞋摊呢。""好，我们去菜场买。"

到了农贸市场的鞋摊，一长溜都是鞋子，每个摊子上都摆着旅游鞋，早上的阳光从建筑物的缝隙里射进来，落在旅游鞋上，明晃晃的。我们从鞋摊这头，走到那头，但我并没有靠鞋子太近，而是仿佛特意地和鞋子隔开一点距离，这大概想表明并没有多么迫切的期望。走过这长长的一溜，小叔不响，我和妹妹也没有说话，我们一路沉默，一路装作随意逛街的样子。

回家路上，小叔在单车上顾左右言他，还给我们讲了好几个笑话，但一点也不好笑，我一句没听进去，一声不响。日光炽烈，单车穿过不平的石子路，田野里一丝风也没有。

4

一直到初二新学期，父亲去世数年后，母亲考虑重新成家。

十月的某个周末，继父让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去城里走走，就那一次我达成了愿望，花去一百二十多块钱，得到了一双旅游鞋，看到鞋子上的价格牌，我的心为之一紧。那是我少年时光里最奢侈的一双鞋，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未曾一丝犹豫就掏钱买下了它。

我早已忘记第一次穿上那双鞋的感觉，大概也只是一双鞋罢了，并无特别滋味。生活大致如此，未曾拥有时的念想总远远大于已经拥有时的满足。

深山云起

Article– 周华诚 Zhou Huacheng

一

转了四百六十七个弯，抵达一个地方，百分之九十八点二的当地人都没有到过的地方。

朋友说，真的有那么多弯？

两小时车程的山路，全是盘山而上，那得有多少个弯。山上从前有一座古老的大寺，后来毁了，只留下遗迹，因此叫作“大寺基”。大寺基是在云海之中。后来遗迹上又建了一座新寺，叫“万福寺”，也是远近闻名。那里的大寺基林场，建于 1958 年，在括苍山余脉上，也位于黄岩、永嘉、仙居三县交界处。林场区域内，平均海拔九百多米，最高的山峰“大寺尖”，海拔一千二百五十二米。那个主峰，正是永宁江和楠溪江的发源地。

要是能在山峰上找到这两江源头，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吧。

五月末，微雨天气，车入山中，云雾就绵密起来，竟至于山道上可见度只有数米。我们一路驱车盘旋上山。峰回路转，浓墨重翠，山谷间瀑布直挂，水声哗然。待云雾稍散，视野开阔处，但见白色云龙栖停在绿色山腰上，连绵数里，煞是好看。

路上，见有山农在路边种树，穿着雨衣，后腰上别着柴刀。柴刀是用木制的刀套悬挂，这种工具，长时未见了。所植之树，乃是北美冬青。

近午时分，方到得大寺基林场。此时雨大起来。林场的周书记和章副场长来迎。此地遥远，上山下山不容易，周书记时常一入山中就住上一个月或半个月。这里也是



森林公园，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面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以前多是松木，属于经济林。这些年也仍然在持续造林，多植阔叶林和彩色树种，枫香、檫树、樱花、银杏、红枫、金钱松等等，一年四季，很好看。这是一种造林思路的变化。大寺基这几年，常有驴友于寒冬来此看雪。黄岩这个地方下雪的时候不多，而要看雪，唯有去大寺基。大寺基不仅下第一场雪，且常有雾凇。最冷之时，达零下十六七度，人称“黄岩小东北”。雾凇是在寒冷之时，雾碰到冰冻的树枝，于是凝成白色的冰晶。雾又碰到冰晶，冰晶于是延长。就这样，冰晶越积越多，从枝头延伸垂挂下来，仿佛是树的白色花边。当整座森林的每一棵树、每一个枝头，都拥有自己的重重披挂之时，森林就变成了一座童话的森林，雪白晶莹，如梦似幻。

这样的场景，周书记每年都要见上好几回。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他是“林二代”。他的父亲在六十多年前带着柴刀上山，没有路，是凭一把刀开出路来。和他一起来的是一百多个知青。他们在山上垦荒，一点一点垦出来种上松树。林场职工，几个月大半年不下一回山，虽是国家干部，却也是地地道道的山农。

山上的生活并非如雾凇那样看起来诗意，而是艰辛无比。山上无房住，是用木头搭建的茅草屋。上山植树，无人看管小孩，就把小孩也背上，大人干活时，娃就放在挖好的树坑里任他玩耍和睡觉。周书记也是这么长大的。上小学时，林场在几个护林点中间的位置，建了一个教学点，由一个林场职工担任老师，三四个年级的大大小小的娃坐在一间教室，凑成一个班。现在，周书记年纪大了，明年也要退休了。

章副场长年轻一些，他是从区农业农村局下派的。我们坐在小会议室里喝茶聊天。茶就是大寺基林场自产的一种绿茶，“龙乾春”。这是黄岩当地的名茶，也唯有大寺基出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寺基开始种茶。父辈们在山上，生活是那样的单调乏味，于是就种茶、炒茶，最好的茶卖了发发工资，最次的茶留下，一年到头喝浓酽的茶。周书记念小学时，放了暑假，也常去茶山采摘夏茶。采茶的工费是两分三分钱一斤。这也是一份收入。茶制好了，是由供销社统购。1988 年，大寺基研制“龙乾春”品牌茶。

山高路遥，云蒸雾蔚，虎豹出没之地，自然能出好茶。“龙乾春”茶到底还是好的。那样的深山老林，几近于野茶，能不好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喝绿茶开始讲究时间，要喝明前茶。这里的海拔高，气温低，犹如世外，万物苏醒都晚，茶树萌发都要迟上人间一个月。春茶抢的是时间，更是钱，明前茶一天一个价，你比人家晚一个月，那还怎么跟人比呢。“龙乾春”毫无悬念被比下去了。到了山外，茶叶上又没有大寺基的印记。这两年，“龙乾春”也开始尝试制岩茶，准备探索一条新的路子。

喝茶的时候，我老想着周书记和章副场长讲到的，说在某个遥远的护林点上，还有护林员守护着森林。他们常常是背着半个月的粮食蔬菜上山，一住数十年。因为长年地居于山中，与人交流少了，语言似乎也变得不那么流利。这一点让我深为震动，想去看看那个护林点，但实在是太遥远，从场部出发，还要步行一两个小时。我看窗外深山密林，云雾笼罩，层峦叠嶂，隐于山中的人，怕是早已与树与花与鸟兽一起成为山的本身。

二

大雨之中的半山古村，宁静得出人意料，溪涧奔腾，雨水淅沥，道上卵石铺地，石桥寂寂，古树横斜，屋舍俨然，村庄的事物都沐浴在大雨之下，一切也都泛着古老的湿漉漉的诗意之光。就这样地来回走了一遭，甚觉美好，又不忍于仓促中惊扰古村的美，便决定离开。有的事物，因为太美好，而觉得自己准备不足。半山之美，应该留待下回再来。

雨水是精灵，是赋予一切干枯的事物以滋润的甘露，是令一切平淡浅薄的事物变得丰富深邃的法宝，是古老的魔术，它让喧嚣归于宁静，让奔忙停下脚步，让萎顿的日子起死回生。

半山出来，冒雨去了黄毛山。

初夏的黄毛山，已然被雨雾所遮蔽，如同一个非现实主义的梦境。半山腰上，方圆数里都是茶园，下得车来，呼吸吐纳尽是山野的清甜空气，而周遭朦朦胧胧，伸手相触，不知是雨雾还是梦境。黄毛山底下有一座长潭水库。这座长潭水库，被誉为台州人的“大水缸”，其集雨面积四百四十多平方公里，有八条溪流源源不断流淌入库，水库周边有高山森林、湖滨湿地、自然草甸，森林与湖泊湿地一起构成野生动物栖息的家园，各种飞鸟走兽、珍稀动物也渐渐出现。我们置身在茶山上，却只见到一座云海，见不到水库，眼前的这座云海，也许是从水库中生长出来。水库不只是蓄养水，水库更蓄养云朵，总在合适时机将云朵放牧到天空。有的时候云朵迫不及待，奔涌而出，就奔涌出一座云海了。

云海之上的这片茶园，叫作“天空之城”。倘在双休日，这里游人是很多的。这天倒没有几个人，也是因为下雨的缘故，而如此一来，更像是天空之城了。茶园里有一些帐篷设施，隐于云海之中，像是宫崎骏电影中的场景。

给我们泡茶的姑娘善谈天，一问是“90后”，海边人。海边人却躲到这山里来了。她说自己喜欢山的。这个茶园，天气好时空气清朗，能见到环抱茶园的库区，湖面水平如镜，天空与山野皆宁静，许多时候碧空如洗，群峰连绵，大地安宁，三两人打坐饮茶，内心澄澈一片，有什么比这样更好的？

茶姑娘又说，这山里远离城市，下山一趟，来回要三个小时。有的年轻人待不住，新员工来了第一天就走，天还没有亮，就坚决地离开——竟是自己沿着山路，倔强地走出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搭上顺路的车。

算是逃离吗？不知道呢。

有人逃离城市来山里，也有人逃离山里进城。

她却喜欢这山里，喜欢这茶园。有时晚上送走客人，下了班，能看见满天的星星，明亮极了。在这样的高山上，星空可以美成什么样子，城里人靠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只有置身在这里，才能见到。

清晨，则是在鸟叫声中醒来。每天起得早，五点多就起床，她先在茶园里走一圈。绣球花这几天开得好，紫的蓝的，这儿一团，那儿一团；锦带花也很漂亮，这花盛开的时候，就像是仙女身上披挂的华衣，繁花渐欲迷人眼。金叶女贞的花细细密密，虽小，却香味浓郁，吸引极多的蜂蝶环绕飞舞。山上还有兰花。兰花开时，能闻到香，却不容易找到。

就喝一杯这山里的茶，山野天露，正是这茶园里的云雾茶。制茶的师傅是请的杭州老师傅，用的是龙井工艺。她泡茶取的是中投法，先在杯中注入滚水半杯，再投茶叶，待茶叶醒一醒，再注入半杯水。低头闻香，豆香很明显。偶尔也会有兰花香。兴许是山中兰香入得杯中来，也未可知。

在这里喝茶，外面的雨渐渐收了，云蒸雾蔚，风吹来居然还有一些凉意。只好起身将玻璃门关上。城市中的潮热，在这里一点儿也不会有。如果是酷夏之时，来这山上喝茶，那更是清凉无比。天气好的时候，看日出、日落，都有人间少有的风景。

茶姑娘叫王芳，我们是在互加微信的时候，才知道她叫“螃蟹妹”的。这个名字缘于她是海边人。她的父亲卖海鲜，她以前也经常帮父亲在朋友圈里吆喝一把，时间久了大家就叫她“螃蟹妹”了。于是我们也叫她螃蟹妹。现在螃蟹上山了。山上的日子，对于螃蟹妹来说，虽然是寂寞的，却也是丰富的。时常有一些网络达人，来这山上做直播，人往茶园里一站，或往茶树间一藏，把手机摄像头打开，就把这里的云呀雾呀天空大地呀传播出去了。其实这里，还是一座深山。山川未变，云雾未见，只是看



待它的人变了。

这样的白云生处，光在网上看直播是不够的，只有真的来了，才能闻见山上的兰花香味悠远，单瓣栀子花的香味清甜；才能看见山河辽阔，长潭湖面宁静如水，“心静如水”是什么意思，你来这里看一看。很多时候，是只有自己置身进去，才能感悟到很多事，慢慢地，慢慢地，一点一点去做事，哪怕极其细微琐碎的事，去做了，才能积累出自己对于事物的理解。

在山上的日子，螃蟹妹有时也会想起自己在海边的生活。靠海吃海，有船进港的时候，半夜她也提前守着，等待船一到，能抢到最新鲜的货源。做海鲜的生意，每天每个小时都要抢时间，一天的货如果出不完，相差几小时就是不同价格了。她和父亲一起卖海鲜，更加懂得时间的珍贵。

现在，螃蟹妹要让时间变慢下来。她是山上的总管，每天守着茶园，守着云海与茶山，觉得满足极了。日子过得，有人开玩笑，跟“提前退休”一样——譬如说，来了山上，她开始过低物欲生活，几乎不再网购，连新衣服都不买。原因是没有快递小哥送货上山。对于她来说，这无所谓，只是一种生活状态的变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夏天的夜晚，能听见蛤蟆叫。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雨还是在下，云海包围着茶山，也包围着这间小小的茶室。茶泡了三回。雨水仿佛泡进了茶碗。雨水是精灵，是甘露，赋予一切干枯的事物以滋润，令一切平淡浅薄的事物变得丰富深邃，一碗入喉，这个初夏的午后也变得悠长。

三

疑似在村庄里走错路了，却误打误撞，开到了一片山野之中。竹林连绵繁密，山道弯弯且向上。这样的山野之间，人烟稀少，连个可以问路的人也不见。就这样一条道继续前行，愈往上，风景却愈佳。

山转路回，居然就到一片茶园了。

这是一个叫岗塘坪的地方，属于黄岩宁溪镇的五部村。叫什么地方是后来知道的，直到很久以后上来了一位村干部，然后来了一位茶园主人。在他们出现以前，只有云朵停留在上面。

这是五月末的一个傍晚，雨过初歇，天地之间清澈如洗。当我们到得山顶之后，发现四面群山都有云朵停留环绕，云朵的边缘很清淅，悬停在山的中部。事实上云朵也在悄悄移动，同时变幻形态，就像是一群移动的羊。

站在山顶大呼小叫的人，显然平时难得见到这样的风景。我记起王坚院士说：“什么叫年轻？年轻就是还可以接受人生中的不确定性。”他还说：“一件事当你想了很多，想得很周全，这件事你就不会去做了。”

聊到这句话时，我们正坐在一间会议室里，会议室的巨大玻璃窗正对着一座建在屋顶上的足球场，屋顶上绿树成荫，草地茵茵。年轻人在足球场上奔跑。我想他说的是对的，总有些事是你没有认真想过就去做的，而且越是这样，越觉得珍贵无比。

比如今天能把车开到一座山顶的茶园里来，就是这样一件不确定的事情。尤其不确定的是，你并不是为了一片绝美的风景而来。而当这样的美景出其不意地涌现在面前的时候，一种巨大的惊喜，会让人沉醉其中。

我们的问题常常在于，想得太多，而做得太少。

茶园主人王叔上来的时候，指着山顶的平台说，本来是想在这里搭一间喝茶的小屋子。这样，人在这里喝茶，可以看见山脚小镇的全景，也能看到脚下的风起云涌。

这两三个小山头，有一百多亩茶园，到了明年，能出几千斤干茶。他今年五十九岁，没事也要上山来。上来干啥呢，就在茶园里拔拔草，就当作锻炼身体了。他现在衣食无忧，侍弄这座茶园也就是个业余爱好而已，爬爬山，拔拔草，修心养性，出入云水之间，就跟打太极、练气功是差不多的道理。

以前这个茶园，据老一辈的村民讲，是有老虎出没的。于是我们就在山顶上聊了一会儿老虎的话题。《浙江动物志》记载，华南虎在浙江省分布不多。宁波（1875）和杭州（1880）两市郊区均曾有猎捕。1952 年，丽水郊区曾打死 1 只成年虎，体重 150 公斤。1954 年，龙泉曾捉到幼虎 2 只。此后，衢州（1974）、开化（1983）各捕到 1 只成年虎。在那之后，本省可能已经绝迹，因为再未有新的虎迹发现。不过，2011 年、2013 年、2015 年，温州市的瓯海、苍南，杭州市的临安等地，都相继报道有猛兽出没，许多山羊等家畜被咬死，有几次基本能判断肇事者为金钱豹。尤其是最近一次，2015 年，临安的湍口有 81 只山羊离奇失踪，在山上发现清晰的兽类足印，约拳头大小、四趾，趾前部有明显锋利尖端……

老虎在黄岩，被人叫作“大虫”，大虫的故事总是具有某种神秘性。总之，这里是一个深山秘境了。深山秘境，加之云影天光，使得这个傍晚非常特别。鸟鸣也在这个开阔的山巅此起彼伏，相互呼应，鸟鸣具有某种穿透力，在雨后的清澈空气中，鸟鸣能传得更远。

花香也是如此。随着山风的涌动，一种花香像潮水一样涌到鼻腔来。这是樟树的花香。有时又没有了。清新的空气不会凝滞，花香与鸟鸣都更有流动性。山上的夜晚，星辉与月光也具有某种流动性，这与时间的特质是相对应的——在一个特定的瞬间，鸟的翅膀停留在空中，月光也定格在空中，其实是时间的定格；此刻我们在山顶，也是对于时间中某一个片断的截取，“此刻”——假设截取的是当下的十分钟，那么，“此刻”就包含了山腰上的云朵从一团流淌成一片的过程，也包含了樟树花香从一座山头飘向另几座山头的过程。

种茶的王叔，其人生自在，掩藏不住。他拥有几座山头，一片茶园，甚至拥有此刻的云朵与花香，当然自在。

王叔的自在还在于，他爱喝酒，且爱以酒会友，朋友遍天下。王叔热情邀我们一起吃饭，一定要喝一杯。吃饭的地方就选在山脚下的宁溪古镇，镇上有一条老街是宋代遗存，旧名“桂街”，老街笔直，人称“直街”。我们就在这直街的一个后院吃饭。因为要赶着回县城，看晚上七点首演的话剧《南宋第一贤相》，酒喝得有点快。但酒是好酒，茶也是好茶——茶是岗塘坪茶园产的“白叶一叶”，酒是十年陈的宁溪老烧。饭店也好，王叔的堂弟开的：自家的房子，自家的菜。

这样的酒一喝，气氛就更好了，王叔的女儿女婿都优秀，在大学教书，女婿还在京挂职，贤妻则是数十年小学教师，话不多，忙前忙后。他自己呢，种茶卖茶，饮酒做媒，交天下朋友。这样的人生，岂非大自在。前一脚是云端的茶园，仙气飘飘，宛如世外；后一脚是人间的烟火，俗世温暖，落在实处。这份自在与自得，也是掩藏不住的开心。从疑似走错路发端，我们的这份开心一路延续，连绵而不绝，宛如千年宋街旁的渠水，具有了一种古典意味，“此刻”因其自在而足以穿越时间留存下来。

只此青绿

Article– 徐丽琴 Xu Liqin

春日暖阳，正是采茶时。何止正是采茶时，连读书也离不了茶。读了苏沧桑的《与茶》，又读周华诚的《饮茶谈屑》。信手翻旧报纸，就能偶遇小品文《吃茶去》。朋友圈里采茶、喝茶、吃茶、茶味播撒在春季的各个角落。

我就是这个春天认识胡志良的。认识之前，我们在微信上浅浅聊了一下，浅到什么程度呢？我问胡志良，您做茶多久了？胡志良，不，在微信里，他自称胡农民，胡农民用短短两个字回答我：十年。

十年，三百六十亩茶园，茶叶直销江苏、上海、北京，品种包括黄茶、白茶、红茶、绿茶，如今又开发出新品种紫茶。

桌上新泡开的正是紫茶。

紫茶适合女士喝，胡农民说。

我喜欢叫他胡农民。农民，有更贴近泥土的气息。

这一百多亩地原是种苗木的，说到往昔，胡农民脸上的表情突然有点生动。作为年近五十的“七零后”，有故事也是理所当然，但情节涉及关天人命，而且是六条、外加三十多个伤者，赔偿款以千万计，六千三百多万，及至赔上身家性命、卖了当时位于市区的一幢楼，仍然差了四十多万而吃了官司。

浅尝面前的紫茶，我不懂茶，仍觉得一股子清香，对我而言，那是所有茶都有的清香，无非是紫茶的底味里，没有绿茶那么浓烈的苦。

起先我做苗木，和朋友从邻县引进桂花树，结果一时间衢城桂花香满地。

岁月中亮丽的部分让胡农民的眉毛随着他手边茶缸上的氤氲香气挑了挑，他端起茶碗，抿了一口。

讲究人喝茶，总得配一套茶具，在这一点上，我不敢叫他胡农民了。茶具、茶室、除了茶园，还有茶厂和其他茶农往他的茶厂送茶叶、供他加工、销售。

周总就是。周总的茶园是我们此行看茶的第一站，位于衢江区横路镇。阳光甚好，微风不燥，一行人浩浩荡荡直接进了茶园，没有寒暄和铺垫，小半人高的茶树顶上，尚有嫩嫩的青绿。小孩不像大人，征询茶园主能不能采摘。能不能采摘的意思，是彼时已经过了谷雨，大家耳熟能详的明前茶、雨前茶都结束了。这时的茶叶采下来，还有用吗？

茶叶的用处，无非是入口。神农尝百草，尝出了流传千年的饮茶文化。古人说吃茶，说是因烹制方式有不同。譬如唐朝，先将饼茶放火上烤，之后将其碾为粉末，放入水中熬煮，加入葱姜枣橘皮薄荷茱萸等熬成粥喝。宋人

吃茶，就显见地精致些，除了在粥里加入花生芝麻核桃姜龙眼香菜，当时文人雅士还添了一味花香，花香伴着茶香的粥，古人比我们有口福。除了煮粥，宋人的茶叶还用于凉拌、腌制等。

我理解的吃茶，单薄得只剩下龙井虾仁。如今说茶，多半用喝。

口感肯定是要逊色些。以前我们没办法注意，采了也就做起来了、泡起来喝了，现在时代变了，什么都看重品味，这个茶叶是没人要的，你看，我们都直接修剪掉的。

跟着周总走在横穿茶园的大马路上，来往车辆稀疏。顺着指引，在茶园深处斜坡上，一架“种剪机”正在茶垄里工作。

它的工作是剪去茶树上剩余的叶芽。

都不要了吗？我轻声问。

我想起父亲、那个喝了大半辈子茶的人，看见这情形会不会觉得可惜。父亲爱喝茶，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茶的优劣、好坏，或许身为农民的他，也无力在意：他是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的人，一箪食一豆羹之外，粗茶劣酒足以慰平生。

不要了，今年行情不如往年，采茶的人工费都难以支付。自始至终，周总的眉间总是不那么畅意舒展。他是从隔壁龙游詹家过来承包茶园的，种茶、做茶、卖茶，已经有三十多年。他没有自己的茶叶加工厂，所以正午阳光升起来时，我们在胡农民的接待室里再次遇见周总，他和其他几位貌似种茶人坐在桌旁，各自喝着，有一搭没一搭谈论的，大约也是做茶和茶叶买卖。

关于卖茶，胡农民也是有故事的。那是十年前，他到江苏吴中区推销茶叶。人生地不熟，胡农民被保安指定从后门进入。恰逢中间商接待客户，胡农民亲眼目睹了自己和中间商刚刚谈好五百八一斤的茶叶、被客户一眼相中后，以六倍多的价格买下。这让中专毕业于温州商学院的他，深觉品牌的重要性——六倍多价格的茶叶外包装上，没有任何自己茶园的信息。

于是就有了我们面前每个外包装都标明出处、产家、名号的茶品。

喝茶到一半，胡农民说要带我们到楼上去看他的藏品——诗书画茶，果然是不分家的。我不懂书画，只记得其中一幅牡丹图：红艳艳的大花瓣，墨绿色的枝丫，留白处是画纸的底子，不知是本色，还是岁月经久的缘故，空白处已经泛出淡淡的黄。

岁月在画纸上留下的痕迹，也留在胡农民身上，留在他的茶园里。书画尽头是道铁门，打开铁门，就是茶园。我特地瞧了瞧，一垄一垄的茶树脚边，铺了厚厚的修剪下来的茶树枝，用同行诗人小荒的说法，那是些废枝。

可胡农民不这么认为，他说，那是最好的肥料。生于斯长于斯，他比我们深谙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道理。

和一马平川的茶园相比，远处的山头就显得高耸了，一眼望去就是饭甑山。全旺饭甑山，相当于中国长城。胡农民也不例外，从饭甑山到癞痢娘娘，王侯将相，寥寥数语，虽然一带而过，我听到的，却是故乡的云。

游子归来，无非是故土才是他最后的王国。

这里一百亩地，就是那些年在外做生意时，随手置办起来的，准备搞休闲娱乐，比如高尔夫球场。

云朵聚集起来时，我走在胡农民后面，眼看要下雨了。说是江南四月，阴冷和暴雨却见不得阳光和温暖大行其道，时不时突袭，证明自己的存在。

另外两百多亩在那边，要不是下雨，我就带你们去看看。那边还种了桃树，明年可以来看桃花。不但可以看桃花，还可以看梨花看樱花和桂花，我还种了枇杷。

我以为胡氏家庭农场里只有茶，不想还有果树。

茶叶有很强的吸附性，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花的芬芳，每片叶子都天然带花香。这是我从福建人那里学来的，福建人种枇杷，他们的茶也好。

回到接待室，我们又喝起了绿茶，胡氏家庭农场经营的主打产品。

这些可看作生产机密的经验之谈，在胡农民口中宛如家常便饭，不值得藏着掖着。我突然想起一句广告词：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夜宿全旺镇楼山后民宿叶绿宿时，这样的词语再次一闪而过。我和叶绿宿老板娘的交谈仅限于她一再强调：我只会烧出农家菜，烧不来饭店里的大菜。说这话时，她把我们一行人分成三组，分别在同村另一家民宿、镇上一家小客栈住下。

她说的倒是实话，三餐的确清淡，都是应季时蔬，和白日里饮的茶相比，似乎更小家碧玉些。把茶和一日三餐放一起，也是我这个不懂茶的中年妇女，能给“柴米油盐酱和醋”一抹最好的青绿了。

离开的河流

Article– 支 奕 Zhi Yi

我站在一座叫德行的桥上，看护城河往南流淌。日脚绵长，水面漾着白晃晃的光，我看得出了神，心想那一定是我的过往。我童年的小伙伴们和我排着路队，沿着纵横的河道放学回家。我们饿着肚子，漫不经心地在定海的桥头或者桥尾道别，以为明天总会再见。最后我一个人来到德行桥，就那么顺着德行路走，一直走到离开学校很远很远，一直走到盛家塘新村 50 号的一间空房子里。那真是一段寂寞的路程。我垂下手里的路队牌，先让它在那座水泥桥的护栏上行走，路队牌一路划过去，划过沿街的梧桐树干，划过高高低低的墙体，划下一道细碎的白色印痕。这时候，知了忽然就铺天盖地地响起来了，我蓦地站住，像是听到脚下低回的水声。

在我童年的乡土课本里，定海是一座桥梁密布的海上古城。海河交错，城内永远弥散着若有似无的咸湿气息，像河中漂散的水草，像老城墙上那些斑驳的苔痕，沁入我潮湿的梦境。

我想我是迷恋定海的。这里有我熟悉的一桥一景、一草一木。哪怕有些我只在黑白老相片上见过，我也会真切地以为自己与之心意相通。我会想象芙蓉洲路上那片曾经的芙蓉洲。洲，河流中由泥沙淤积而成的陆地。莲叶田田，沙洲上的姑娘穿着旗袍，袅袅婷婷地走过桥，坐进亭子里，一边赏莲，一边小心翼翼地咬开男朋友刚从东来顺买回来的生煎包。

周末无事的时候，我也会晃荡进东墙跟一带的小弄里堂，穿过低矮的民居，接着就可以看到一块四四方方的砚池，池水浮满绿藻，池子后面是一幢两层楼高的康夕

老年之家。偶有迟暮老人走出来，颤巍巍地收进晾在外头的旧衣裳。天天与砚池做伴，老人们会想些什么呢，我想他们绝不会去费心思量谁曾在这里把毛笔肚里的墨汁淘洗干净。午夜梦回，他们会不会记起几百米开外的芙蓉洲，河中莲花朵朵，那个笑容干净的姑娘去到哪里了呢。

芙蓉洲路的两头连着昌国路和解放东路。昌国路、解放东路两边的老樟树很有些年份了，我喜欢扬起脖子，看漏下来的阳光在樟树叶子之间跳跃，清风拂过脸颊，心中自然就生起了一种欢畅。樟树高大、挺拔，茂密的枝丫在天空舒展交叉，形成大片天然的清凉。可是有一天，毫无征兆地，整条解放东路的樟树被连根拔起，不知道被车子拖到什么地方去了。

吃过夜饭，我在父母的闲谈中，得知了这一切。我扯了个谎，走出母亲的视线后，一路狂奔到解放东路，气喘吁吁地走到一个又一个圆形的坑洞旁。我呆呆地立在泥土狼藉的现场，小小的胸腔里装满了愤怒和悲伤。昨天，就在昨天，我还亲手抚摸过面前这棵已经不复存在的樟树，它有点苍老，树皮都翘起来了，上面覆了青苔，还有一只近乎透明的、背着螺旋形硬壳的蜗牛，真是一件完美的静物。

又一些日子过去了。新的信息传来，那些为了打造商业步行街而被拔掉的老樟树，不适应新的移植环境，全部死去了。一时间街谈巷议，昌国路段的商业街改造工程戛然而止。我站在夕阳西下的德行桥上，护城河岸的草木都披上了微红的霞光，一阵风吹过来，几片叶子旋转着落入水中，像被虚掷掉的、轻如鸿毛的一段岁月。

后来我在一部韩剧《蓝色生死恋》中看到一段台词，又想起了解放东路的老樟树，我的树。女主角恩熙问哥哥：“哥，下辈子你要做什么？”“你呢？”“我要当一棵树。因为树一旦在一个地方，以后它都会永远在那里不会换地方，这样子我就不会再跟你分开了。”那时的恩熙和年少的我都不会明白，树可以随意地换地方，就跟人一样，你以为的永远，转眼间就消散了。

一九九九年初夏，高三课业繁重，我拉着挚友云梦的手在夕阳下行走。一条河流穿过校园，不知去向何方，我们在造型精巧的石拱桥上驻足流连，身前是匆匆奔去教室的同学。我爱出汗，我的掌心已经潮湿，我们都没有松开手的意思。走上图书馆的天台，云梦开始给我唱歌，她知道我喜欢听她唱，一首接着一首。云梦的嗓声悦耳宛转，好像一条倒映着霞光的河流。听完歌我心满意足，兴致高的时候，就跟云梦吹吹牛。我们对男孩子和服饰并不感兴趣，我们聊的大多是生活在别处的故事。我们聊文学，也聊楼下图书馆摆放在第三排第二列的三毛。三毛是小沙女，她的祖籍在定海小沙。这让我觉得与有荣焉，好像分得了作家的一个秘密。流浪的三毛是一条随心所欲的河流，她灵魂的源头在这座岛上。我们聊个没完，夜自习打铃了，只能难舍难分地离开。

有些时候，我们会在夜半相见。这当然需要经历一些考验。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猫，从宿舍上铺轻手轻脚地下来，猫出众人的睡眠，扭开一点门缝，避过走廊上的值夜老师，跪在地砖上，一路爬行到第五间宿舍门口。云梦已经在那里等候。她飞快地开门，我们再穿过一片呼吸，到达阳台。楼下的保安尽职地拿着手电筒照来照去，我们不得不躲在晒出的衣服后面。我们还是手拉着手谈天，我从晾衣杆上面看出去，天空是黑红色的，中间像是铺开了一条猩红的河流。那时候，我刚看完云梦推荐的一套漫画书籍《天是红河岸》，那是我看的第一套漫画书，因为老师说，看漫画的都是不好好学习的差生。为了能和云梦有共同语言，我渴望成为一个差生。我们日日牵手，时常谈天，一直谈到晨光熹微，人们就要醒来。

高考后，云梦和我失去了联系，我尝试了很多种办法，结果都是徒劳。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个子高挑、皮肤雪白、脸上始终笼着淡淡愁绪的女孩。少年无比寂寞，是她带给我慰藉。很多年过去了，步入中年的我，走在我们一起手牵手经过的那些河道和沟渠，我仍然会可笑地幻想着，云梦你能出现在我的面前。

云梦到今天也没有出现。我有了女儿，我牵着女儿的小手沿着护城河去岛上新开的一家独立书店。我看到了饶平如的画册《平如美棠》。很早的时候，在网上也看到过的。因为思念亡妻毛美棠，87岁的饶平如一笔一笔，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画下了夫妻俩寻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后来柴静采访了这位老先生，她问，您已经九十岁了，难道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把这个东西磨平了，冲淡了？

饶平如的眼底一片温柔和怀念，磨平？怎么能磨得

平？爱这个世界是很久的、永远的事情。

我把画册捧在手里，忍不住随手翻开一页。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饶平如的平实叙述里反倒更添一分无奈和感动。一天晚上，毛美棠突然说，要吃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八十七岁的饶平如骑车去买。他说，孩子们怪我不该那么晚还出去，她那时已经糊涂了。可我总不能习惯，她叫我做的事情，我竟然不能依她。山形依旧，流水澹澹，江月年年，星汉灿烂，原都不是为了要衬得人世无常的。

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些人事。参加工作第二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警察，四十多岁，个子蛮高的，气质里带着隐隐的忧郁。他成了我的忘年交。警察很忙，平时我们的交流并不多，偶尔闲下来，他也会绕开沉重的工作随便聊点别的。慢慢地，我发现他喜欢摄影，尤其是拍摄人物，我看到过几张他的作品，照片里的人物大都是他疲惫的妻子。他跟我说，拍陌生人很容易侵权的，还是家里人比较宽容。我不忘夸嫂子气质真好，他盯着照片看了良久，嘴角不自觉地轻微上扬。

可是突然有一天，他消失了，他的车不见了，手机也关机了。他的妻子到他的单位求助时，眼睛已经肿成了烂桃子。他的同事别过了脸，不忍再看。最后，人们在一条河里打捞起他的尸体。流言四起，人们在震惊和质疑中，拼凑出一个茶余饭后的故事。据说那个时候他得癌症已经有些日子了。我试着回忆，最后看到他的那一次，确实感到他清瘦了很多。我冲他招手，他远远地看向我，微笑点头，目光平静。周叔，最近有什么新作吗？有啊。他走过来，亮出手机，屏幕上是他妻子厨间忙碌的一张氤氲背影。

他总是面带微笑，出事那天，他也像往常一样，和妻子笑笑，然后出门就走了。

饶平如说，在遇到她以前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在却从未如此真切过地思虑起将来。

周叔没有接受医院昂贵的治疗方案。他独自离开了。有人说他是深夜驾车不小心出了意外，也有人说，他是故意把车倒着开进了河里。我学过一段时间的法医课，我知道溺亡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死法。水汩汩灌进车窗，吉普车在黑暗中决绝地下沉，他想到她了吗？他那么爱她，可终究还是离她远去了。夜色人静，我有时还会想起这位老朋友，想到他的微笑，想到那张照片上的氤氲背影。

很久以后，有一个远方的人对我说，支奕，你是一条舟山的河流。他指的是人生的不确定性。我愿意被这样比喻。芙蓉洲、香樟树、砚池后的老人、云梦、中年警察、我……我们都是命运的一条支流，被裹挟着离开一个地方、一章故事、一段人生。曾经我以为，那些从我的世界里离开的人事也带走了我的一条支流，河床渐渐裸露，让我看到自己无力而本真的样子。接着我找了一些与战争有关的书来看，我想看看远处隐隐有炮声传来的岁月里，人们是如何习惯失去，接纳离开。

我发现了本土作家杨怡芬的《离殇》。《离殇》是以国民党败退舟山这个历史节点作为小说的时空背景的，男女主人公就住在岛上，生活在定海古城里。在一个初夏的夜晚，我当时已经很疲惫了，还是忍不住拿起枕边的新书，随手翻看起来。我没有想到，我很快就沉浸其中了。潘绮珍、李丽云、宋安华、秦怡莲……这些身处动荡时局，仍在追求独立的女性群像让我感到讶异。我看着形色各异的青年男女，在一个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努力地生存和爱恋，他们生离死别，哀而不伤。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肠。这些普通人的人生残酷又温暖，像一条条河流，不分昼夜地向海流淌，不惧过往和将来。

那是种对生命的透彻和对自身遭遇的温和坦然，类似的阅读体验我在看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中也有感受。现在阅读和偶尔的写作融入了我的生活。一条与文字息息相关的河汇入我的河床，让我丰沛而幸福。我依然生活在定海。我搬了家，不再经过德行桥，每天上下班我还是会沿着护城河行走。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鸣蝉之夏，梧桐树叶纷繁交错，我是我脚下的那条河流，在水汽氤氲的离开中，闪着宁静的波光。



人在黄岩微醉

Article– 何婉玲 He Wanling

朵云书院的陈总提来一壶酒，他笑说是“黄岩的茅台酒”，酒是 20 年陈的酒，产自黄岩宁溪镇。我喜欢这个酒瓶子，青瓷瓶上浮雕着一朵荷花，也是青色的，青瓷的青不妖不艳，典雅静气。20 年陈的白酒喝下去，初时不觉浓烈，可绵绵柔柔的后劲中，仿若暗藏一种力量，不自觉地令人生出许多倾诉的欲望。

你且听我说，我想将我的第一杯酒，敬给南宋的严蕊。

我在凤洋村的黄岩名人馆中，看到了很多黄岩名人，南宋第一贤相杜范、史学家赵师渊、布衣爱国诗人戴复古、保境安民的方国珍等等，一个个名字，一幅幅画像，罗列于墙，我唯独在严蕊的那幅看板前站了许久。

严蕊为南宋女词人。她的一张侧脸对着我，她的发髻扎得有些松散，发丝细密而黑，黛眉如柳。她的神情有些淡漠，发上那朵净白朴素的花，更显其清丽姿色。我喜欢面容温和但性格刚硬的女子，这样的女子有说不尽的味道。

看板上简单的线笔勾画，已然能窥出她的倾城之貌。严蕊原姓周，字幼芳，她的父亲做过小官吏，因遭人诬陷，屈死狱中。严蕊没籍为奴，沦为了官妓。

这样一个女子，因为经历过人生变故，更能通达人情。她善解人意，从小学会了迎合，善书画、精歌舞、懂丝竹、能诗书、通古今，实乃一绝世妙人。

一时四方惊动，慕名来看她的人络绎不绝。



台州知府唐仲友赏识她，常与她诗词唱酬。

春天的一场宴请，唐仲友请来严蕊佐酒助兴，席间桃李芬芳，严蕊即兴填词一首《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不是梨花，不是杏花，白白与红红，道是什么花？

全诗不着一个“桃”字，却句句在讲桃花。

这样的女子多可爱，活泼俏皮，又有才情，不可多得。

知府唐仲友大为赞赏。

时任浙东常平使的朱熹与唐仲友因学派之争，见唐仲友与严蕊走得亲近，便借“居官不存政体，亵昵娼流，有伤风化”为罪名之一弹劾唐仲友，并将严蕊投入狱中，严刑逼供，要她承认与唐仲友的不伦之行。

她想起她被诬陷而死的父亲。

她并不申辩，只是平静而坚定地自述，与知府唐仲友只有宴乐应酬、诗词唱和，并无淫乱奸情。她瘦弱的身躯、清瘦的面容，在强大的诋毁和胁迫面前，显示出对尊严与气节坚定不移的捍卫。

备受酷刑，也不诬陷他人。

人们在这小小的女子身上，看到了柔弱背后的不屈以及忠肝义胆的侠气。

1182 年，台州继任太守岳霖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始末，有感严蕊的凛然，看到尊严和气节给予一个人的强大力量，便将严蕊释放，判令从良。

问其归宿。严蕊作《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一首：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不要问我去哪里，她说，她只想过简单而自由的生活。

再来说第二杯酒，我要敬给夜晚的永宁江。

晚上，我们缓缓走过永宁江上的彩虹桥。

我将身子探出桥栏，看到江面上细细的水纹，弹出无数片小小的银色鱼鳞光。

我又想起了南宋。

金人南侵，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逃到了海上。避难台州章安之时，正是元宵节，本是个热闹日子，他却只能行驶在苍茫没有前路的海上。

惆怅沮丧之时，突然看到两艘橘船顺流乘风而下，赵构大喜。

橘者，吉也。这真是个好兆头。

赵构命人买下整船橘子，又与众人食橘瓤，取橘皮为碗，贮油橘碗中，点亮橘灯，一盏一盏放于海上。

逃难中的赵构竟转危为安。

从此，人们相信，放橘灯寓意吉祥。

元宵那天晚上，我们也可以来永宁江放一盏小橘灯，像几百年前南宋的那个夜晚一样，看江面上数不尽的小橘灯，逶迤成一条橙色星河。

元宵的永宁江一定很热闹，大家站在江边，许下心愿，直至星星点点的橘色光亮渐行渐远，灯火阑珊，才渐渐散去。

我们还可以在永宁江边喝一杯黄岩的酒。不去什么餐厅，就在江边席地盘腿而坐，带一份柠檬鸡爪和一份松子虾皮，然后小口小口地举杯对饮。

冬日的黄岩并没有想象中冷，茶梅花开了，落了满地粉色花瓣；水杉树稀稀落落的羽状红叶，像寒风中蓬松起来的小鸟羽毛；冬天开的四季桂，没有任何侵略性的香气，你得把鼻子凑得很近，才能闻到那缕淡淡的隐逸桂香。

远处城市的灯火，碎烟花般落进银灰色的江水里。

晚风吹来，醺而不醉，拂到脸上，清凉凉的，是春的味道。

第三杯酒，我要敬给一块水晶璧，一块静静躺在黄岩博物馆玻璃柜里的水晶璧。

那天，我透过玻璃柜子看到它，惊得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相信它是一块 800 年前的水晶璧。800 年前的水晶璧，怎会如此精妙，如此洁净，如此光亮，好似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

大素、大简、大雅、时尚，体现了南宋高雅的审美情趣。

黄岩博物馆的馆长黄永华说，这件水晶璧是天然水晶做成的。2016 年 5 月，他看着它从赵伯澐的棺木中发掘出来。

我痴痴盯着水晶璧，它被谁打造？它的主人何种性情？它能否感应到光阴？

我们对过去充满好奇，就像过去的人们对未来充满好奇。

这一块透明无瑕的水晶璧，一瞬间，让过去和未来在时空上相遇。

如果可以穿越到古代，我希望回到那个风雅的宋代，回到南宋的黄岩，去看看这块水晶璧的主人——赵匡胤七世孙赵伯澐，走进他的府邸，看玉光杯，看游龙舞，看宋服的广衣宽袖；我想和他喝一杯酒，然后告诉他，如果要穿越到未来，我所处的这个时代一定是最好的时代。

你看，他果然带着行囊而来，带着他珍藏已久的南唐投龙玉璧，带着他的水晶璧，带着他的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和对襟双蝶串枝纹绫衫。赵伯澐一定是个爱美的男子吧，他带了七十多件丝绸服饰，这些服饰保存完好令人惊



奇，实乃“宋服之冠”。

他衣袖翩翩，徐步走来，淡黄色的丝质衣衫儒雅飘逸，腰间佩戴的正是这块剔透玲珑的水晶璧。

欢迎赵伯澐，来到我们这个时代。

喝了三杯酒，我已微醉。絮絮叨叨说了这么久，我该回去了。走的时候，我请朵云书院的陈总将酒瓶赠予我，我把酒瓶抱回家，放在家中书架上，插上一枝红山茶。

看着酒瓶，想起严蕊那句：“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我想回到宋朝。

梅先生王冕的梅花情

Article– 宣迪淼 Xuan Dimiao

王冕是梅先生，梅先生是王冕。

站在王冕出生地诸暨栗亭郝山下，路边的一排梅花像梅先生的思绪，渐渐进入角色，渐渐长成一卷墨梅图、一个疯木柁、一个元末病了的时代……

谁也不愿意在乱世把自己放逐在精神的荒原上，病了的时代恰恰更能衬托智慧的个体。

向上的脚步破了、断了、消失了，一个本来胡思乱想的穷书生，又如何在这纷乱世界里生出另一种至善至美？他用梅诗作了回答：

千年万年老梅树，三花五花无限春。

不比寻常野桃李，只将颜色媚时人。

颜色虽殊心不异，漫随时俗混繁华。

清香吹散乾坤外，不是寻常桃杏花。

王冕完整地接纳梅花，或是梅花动情地融入了王冕。有时，在抛开世俗的取舍和功利以后，剩下的部分，才是有些人真正渴望去感知和拥有的东西。

王冕曾模仿太史公写了一篇奇文，即《梅先生传》。所谓的“梅先生”，梅华，就是王冕魂魄里的理想人格。你看，他“修洁洒落，秀外莹中，玉立风尘表，飘飘然真神仙中人。所居竹篱茅舍，洒如也”；他因“性孤高，不喜混荣贵，以酸苦自守”，“不能学桃杏辈趋时”，官家不用，世人不合；他与历代梅中达人何逊、宋璟、杜甫、林逋、苏轼等人都是知音，望梅止渴，用梅和梅姓贤人典故养育的梅华笃实就是王冕。

当一个人彻底把自己打开，坦坦荡荡地去面对和接受，那些已经发生以及不可预知的人生时，就不会有那么多纠结、痛苦和不甘心，留

给王冕的或许只留下了贫穷和快乐了。

一个人是否住进历史中，并不在于他是否有足够的优秀，而是他是否轻松地活在懂得的人的心中，他们对他并不感到陌生和心累，他们愿意为他的文学和精神遗存做一些共律性的行思活动，历史就在他们合作中生成了。

走进杭州永丰巷十三号的“梅王阁”，安静、朴质，仿佛停止在民国的那片梅花飘落阁子的时空中。此阁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为中式花园别墅。它是金石画家高野侯的旧居，也叫“五百本画梅精舍”。

高野侯，字时显，号野侯、欣木、可庵，杭州人。出身杭州望族，家有知名度颇高的高义泰布庄，从事绸缎布匹茶叶经营。民国初年，一度有“高半城”的称谓。高野侯擅长画梅，其兄高时丰善绘劲松，三弟高贻益善画兰蕙，小弟高络园喜画竹、石、菊和人物。兄弟几人，均以书画名重一时。



王冕赏梅自喻

野侯喜梅，王冕是其精神偶像，学而化之，常有两种风格：一是红梅绿萼，整饬精微，风致雅丽；二是淡妆素裹，笔情墨趣，神韵清朗。他曾以“画到梅花不让人”一语自负其艺，收藏前人所画梅花500多轴，其中以元代王冕所作梅花长卷最珍贵。当年别墅正中一间门额高悬“梅王阁”匾，正厅悬挂着元至正年间著名画家王冕的《墨梅图》，所以呼其斋为“梅王阁”，自诩“梅王阁主”。

可见，除了官家正史予以的简单评价，王冕还是住在民间历史中真正的梅先生。

说说王冕的这幅长卷，它就是《墨梅图》。“文革”期间，长卷一度不知所踪，在高家后人和杭州市文保部门的共同努力下，1987年春，这幅王冕“墨梅卷”被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并由高家后人捐赠给杭州博物馆。这幅王冕“墨梅卷”回到杭州后，经过专家鉴定被确认为不是王冕的真迹，而是明代画家借用王冕款的梅花作品，真正的《墨梅图》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专家们一致认为，虽然高家的之一幅“墨梅卷”不是王冕的真迹，但依然不失为梅花图中的佳作，拥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明代始，王冕已经以梅先生的姿态坐在厅堂中央了。

王冕多才，平时为人狂放率真，轻视爵禄。令人作叹的是，一旦遇上梅，他马上成了一个安静的思想者。王冕创作梅有自我的理论建构，他在实践基础上撰成的《梅谱》，是他画梅的艺术理论体系。在《梅谱》中，他从原始、总题、总论、述梅妙理、指法、论枝、论花、难花、论梅、口诀、论梅之病、续论梅之病三十六事、墨梅指论、扫梅十要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总结。“发墨成形，动之于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方成梅格”（王冕《墨梅指论》，《王冕集》，第285页），梅是藏在他心里的一种魂魄。

王冕在《梅谱》中说：“太史公曰：梅先生，翩翩浊世之高士也。观其清标雅韵，有古君子之风焉。彼华腴绮丽，乌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景爱慕仰，岂虚也耶！”和林逋一样，王冕将梅花作为自己理想人格的象征。

慕名至王冕隐居地九里，我像一棵梅花一样站在白云庵茅庐的墙角边，与梅先生说说关于梅花的事，恰如另一篇《桃花源记》。

在九里山水南村，他种梅千枝，筑茅庐三间，题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王冕种梅、咏梅，又工画梅。与梅花在一起，他的内心活动花密枝繁，生意盎然。

在某种意义上，宋人的花鸟画是以笔墨去将就大自然，而以王冕为代表的元代画家更加注重以绘画陶写性灵，以梅写人为深旨。

史载，墨梅画始于北宋仲仁禅僧，他最先在梅花倒影的姿态中悟得水墨画法。南宋杨无咎承前启后，堪称画



王冕《题墨梅图》

梅大家。王冕的墨梅，在汲取仲仁、杨氏精髓的基础上另辟蹊径，领悟出新的境界。王冕的技艺个性和革新，使得明朝画梅高手姚浙诗赞曰："王家元章传墨法，雪月风烟种种奇。"

正如乾隆在画上题诗之言："钩圈略异杨家法"。杨无咎一笔三顿挫，而王冕将其改为一笔两顿挫，还创造了用胭脂画没骨梅花的方法。王冕发展了墨梅技法，将梅花的自然神韵刻画得淋漓尽致，鲜有比肩者。

回说王冕真正的《墨梅图》，为老家所画，横出的一枝梅花，枝干挺秀，穿插有致，不过《墨梅图》虽好，但若脱离了《墨梅诗》充满诗情画意的衬托，似乎就失了几分风韵。

《墨梅图》所题七绝诗云："吾家洗研池头树，个个花开澹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此诗以梅自喻、托物抒怀，表达了梅先生自己愿像梅花那样不以艳丽的外表求得人们夸赞，只愿幽长清气常留天地的高洁情怀和坚定不移的人生追求。清何瑗王曾作诗称赞王冕的画："山农笔力劲如铁，中有窈窕姿倾城。清标信有烟霞骨，补之而后存典型。"明清之后成为画梅之典范，从而使梅先生的"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画梅须具梅骨气，人与梅花一样清"，王冕有骨有清气，笔下梅花有时密不透风，有时疏可走马，空间布大白，梅香满枝浮动，清冷笼透纸背。

梅先生看到的时世之路是一条阴冷的路、歪斜的路，没有峰顶，只有谷地，唯有老家的一树树梅花流淌着"清气满乾坤"的心声。

梅先生身体内一阵热一阵寒，梅花的风姿也是冷热不同，但骨骼里清气是一贯的。

在异乡，梅先生总与梅们留下凹凸有致的心音。

西湖梅是自然和人文交织的双景观，"梅妻鹤子"千古一绝。孤山寻梅，有梅先生几番用情的诗路轨迹。

不向罗浮问醉仙，笑呼孤鹤下吴天。

春风吹散梅花雪，香满西湖载酒船。

……

转身西泠隔烟雾，欲问逋仙杳无所。

夜深湖上酒船归，长啸一声双鹤舞。

若我们端详梅先生的《南枝早春图》，淡花浓干，后重前轻，充分地显示出花的丽质和枝干的挺秀，形成花与干的微妙对比，美感顿时显露出来。白洁的花朵与铁骨铮铮的干枝相映照，清气袭人，深得梅花清韵。

梅先生王冕眼中的西湖梅花枝干劲俊、千花万蕊、天真烂漫、生机盎然又骨骼清奇。梅花因其高洁而遭众花所嫉妒，不能与凡花同时开放。梅先生秉持坚守节操的决心和不畏世俗所忌的坦然。

昔年曾踏西湖路，巢居阁上春无数。

……

迎风冷笑桃杏花，红绿纷纷太粗俗。

……

梅先生王冕声声呼唤着要像梅花一样坚守冰清玉洁的操守，不与众花那样追波逐流，取悦世情。在岁末寒冬的水溪旁边独自徘徊，细看梅花凌寒开的高洁品质，王冕看得最清楚！

老梅标志何潇洒，不与寻常草木同。梅有形，有韵，有神，更有品；王冕，爱梅，种梅，赏梅，画梅，写梅诗。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王冕用梅花情结联结了天地与生命，梅花也用自己点亮了王冕。

晚霞如梅，回走，车上流荡着谭维维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演唱的歌曲《墨梅》，王冕在梅花深处与我们同行。

王冕，即名副其实的梅先生也。

那些关于卫校的记忆

Article– 梅苏苏 Mei Susu

一

有很多年，我忘记了中专入学第一天的精准日期，只记得年和月。这使得当天的很多事情，比如天气、第一眼见到的校园景色，都变得迷离恍惚。然而，就在不久前的某个晚上，毫无预兆地，就像被一道光劈开，那个日子突然从天而降——1984 年 9 月 5 日——带着毋庸置疑的确定性，再次来到我眼前。而随着这个日期的意外浮现，一连串清晰的画面随之而来。

亮得耀眼的阳光，父亲挑着一担行李，我们在城里的巷弄里穿进穿出，不停地问路。父亲年轻的脸上渗满细密的汗珠，晶晶发亮。我们在一扇陈旧的木质大门前站定，身边不时有人经过，其中不乏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不远处，一排早点摊生机勃勃，嘈杂的人声和食物的芳香源源不断传来。校园明亮而热闹，操场对面的黑板报前围着很多人，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正站在凳子上用粉笔画一朵小花。而后，父亲帮我打扫寝室，拉毛巾绳，我的床在上铺，他爬上爬下为我挂蚊帐。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无数微尘上下飞舞，一条明亮的光路因此宛如流动的河流，轻灵美妙。

我和父亲在校门口告别，他不停地叮嘱我自己注意身体，尊敬老师，和同学友好相处。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淹没在人群，那一刻，我突然被一种强烈的孤零零感觉击中，以至于眼泪无法控制地落了下来。当天晚上，明月当空，皎洁的月色从窗口如水而泻。我躲在被窝里，想家，又偷偷哭了好久——在一个突然复活的日期里，无数细节获得重生，这样的体验如此神奇。

二

我出生在浙北一个叫高坞岭的小山村，地处安吉和德清交界。四面群山，交通不便，近乎与世隔绝。它接纳了我整个的童年时代，并在赐予我彩虹、星光、萤火虫之外，也给了我一个良好的体质。除了幼年时一次小住院，一次上山砍柴，稀里糊涂砍回幼小的漆树导致脸部过敏，我小时候身体一直都很好，难得感冒或拉肚子，母亲就从绰号“老胡麻子”的大队赤脚医生那里给我配了点板蓝根、黄连素，有时就自己在山上拔些鱼腥草或者炒些焦米之类的给我解决。

总之，十六岁以前，我对医院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认知，更为孤陋寡闻的是，因为村里人对穿白大褂的一律叫“医生”，我甚至没有听说过护士这个称谓。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说明我在十六岁那年做出的职业选择是出自某种前缘，更没有引以为豪的崇高理由。对这一点，当我在临床工作几十年后，依然心存遗憾，仿佛一部好小说，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开头，以至随之展开的一切都像是意外和偶然的汇集。

打开窗，是一小片竹林，时光似乎没有改变什么，仍然是那一片绿意，地上小草新生，夹杂着星星点点的各色野花，上面有斑斓的蝴蝶翩跹飞舞。

记得五六岁时的初夏，因为肚子痛，我在离家六七里的邻县乡卫生院住了四五天，医生诊断是长了蛔虫。但直到出院，我也没拉出一条虫子。不知道是误诊，还是每次发下来的药丸大部分被我悄悄丢到窗外的缘故。这大概便是我人生里最初的关于医院的记忆了，令我奇怪的是，那让孩子有点害怕又觉得特别神圣的医务人员形象，在这段经历中并没有留下丝毫印象，仿佛他们从未出现过，除了风轻轻地吹动竹林，偶尔，有鸟倏忽飞过。

三

跳农门，是父亲对我的期望，好像那个时代，走出山村，做一个城里人，就意味着脱胎换骨。初中毕业，我选择考中专并侥幸过线。这让我的教育经历变得极其有限，同时带来的还有知识结构不完善，过早踏入社会导致的心智不稳定等在往后岁月中逐渐显露的诸多弊端。但在当时，这一跳荣耀至极。我至今记得接到装着志愿表的信封时，父母亲那种欢呼雀跃恨不得昭告天下的巨大喜悦，连同那天特别丰盛的晚餐。

初中中专可供选择的学校少得可怜，在适合我分数的农校、林校、师范、卫校几类中，父亲很果断地为我选择了市一院附属卫校。他的理由很简单，学校在市里，离家不远，而且医院单位稳定，将来旱涝不愁。另外，家里有人在医院上班，有个头疼脑热的，求医问药会方便许多。而更重要且隐秘的是，父亲有位同事的父亲在市一院当领导，他觉得可以请他打个招呼，从而确保录取。

父亲二十岁离开农村老家去当兵，退伍后成了一名拥有居民户口的铁路工人，母亲却始终未能摆脱农村人的命运，只能到处打短工贴补家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大至一份稳定的工资和良好的医疗、养老福利，小到一张豆腐票，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影响，我的父亲母亲有着深切的体验，尴尬、困窘，有时甚至是屈辱。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家世背景又只念过几年小学的人，父亲能做的，就是尽他所能，让我和妹妹彻底摆脱农村人的身份。至于护士具体做什么，它的职业前景如何，父亲完全缺乏考虑的热情和能力。事实上，对于护士行当，父亲也并不比十六岁的我有更多了解。

四

出生注定是一种限制。每每回溯人生路上这关键的一步，也会有不少朋友为我惋惜，认为以我的成绩和学习态度，假如当初选择读重点高中，定能考进好大学，前途非一个默默无闻的护士可比。

2021 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和我初中的物理老师在镇上一家茶馆闲谈。老师没有上过一天高中，通过自学，高考却取得了全省 200 多名的好成绩。可是，因为父亲的“反革命”成分，在所有大学开学一个多月后才拿到一所三流师范院校的通知书。毕业后，他分在我们学校，教物理兼带生物。课上得特别生动，还会打篮球、吹口琴，

深受学生爱戴。但一所乡镇中学的确很难让他满足，即使成为全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长，老师依然选择考研，后来留校任教，当了数年大学老师，可同样因为一份不满足，又舍了系主任的位子下海从商。

茶楼紧邻县城的母亲河，汩汩的水流声中，我们聊残留在脑海中的中学记忆，聊时代之于个体的影响，聊老师、同学的一些经历，为一些人的际遇感慨，更多只是平静的叙述。走过大半辈子，无论是不断书写传奇的老师，还是始终平平常常的我，我们都已明白，人生很难规划，无论走哪条路，结果都难预测。每条道路都离我们不远，一个偶然的转身，一声轻轻的呼唤，甚至一朵小花、一只蝴蝶的飞翔，可能都会将我们带离原有的方向。似乎一切皆有可能，但是，那些没有选择的道路，我们却永远不会再踏上，这大概也是人们愿意相信：所有的选择都是最好的。因为人生不可重来。

五

我的中专母校乏善可陈。全校仅 120 名学生，清一色女生，三年级毕业班学生按教学要求，分散在市里几家医院实习，真正留在学校读书的才 80 人。校园则是老市一医院，面积仅一个半足球场大小，半环形封闭式结构，里头一个小食堂、一个泥坯操场、一个公共厕所，一个供应冷水的公共浴室，一幢建于民国时期庭院结构的红房子，另外，还有一幢三层楼，一小片杉树林，杉树林边上有个露天洗漱台，这便是学校全部的家当。其中红房子是仍在正常使用的血库，食堂、洗漱台、浴室和医院职工共享，真正属于学生的唯有那幢三层楼的二、三楼：二楼是教学区，教室、示教室、存放大体老师的解剖室都在这一层；三楼是学生宿舍。一楼从后边另开一扇小门，辟作了医院单身职工宿舍。

与之相应，师资力量同样贫乏至极，全校专职教师只有五六位，除教医古文的老师刚从正规师院物理系毕业，其余都从医院临床一线转岗而来，基本属于照顾性质。他们负责监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承担了基础护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与寄生虫学等不多几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而剩下的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妇产科学、中医与针灸学、传染病学、影像学、拉丁文、医用英语、高等数学等一大堆科目，全部由医院各临床科室主任或临时请别的大中专院校老师授课。上课前几分钟匆匆赶到，下课铃一响，马上收拾课本扬长而去。以至于一学期下来，他们还是无法叫出学生的名字，提问只能以座位或穿着来喊人。

同样，毕业没几年，我也很快忘记了他们的名字，慢慢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脸、声音、表情、动作，都不再清晰，就像一幅落到水里的画，所有色彩、线条、笔墨都逐渐氤氲模糊，最后只依稀记得，数学老师上课时偶尔会癫痫小发作，中医老师年轻又腼腆，还有传染科老师嘴角边长了一颗大黑痦子。剩下几门功课，比如内科、外科、儿科等，我几乎已记不起任何与课堂有关的印象了。

六

我仿佛一直在习惯，面对这变化的生活，不断调整着，习惯从山村出来，变成一个城里的学生，习惯脑海中装满的一个个医学专用术语、各种疾病连同它们的发病机理和临床症状……说起乳房、子宫、阴茎、睾丸这些之前难以启齿的人体器官也是越来越坦然，那时候，我们几个女生可以一边摸着骷髅头一边吃饭，也会像抚摸一条河流那样抚摸大体老师，从头颅到躯干到四肢，仔细辨认每一块骨骼和肌肉。

我的学业成绩良好，这也源于一种习惯性的学习态度，而非出于对专业的热爱。事实上，学医枯燥，护理职业又辛苦琐碎，尤其是它的从属地位，假如不是主动选择，让人很难产生狂热的激情。

不温不火的学习生涯，一段段记忆、一张张脸，现在回想起来，中专三年是我人生里最重要的一道分水岭，很多事件很多人仿佛都带着上天的旨意来到我身边。当岁月流逝，意识到生命的激情正无可奈何地一点点消退时，重温这段岁月并在重温中梳理、感受生活之善意和不可捉摸，很长时间里也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然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生活，来回在“两

点一线”的路上，偶尔的偏离，终归还是一如既往，曾经的记忆就像书房里一束阳光照见的灰尘，旋转、闪耀，慢慢地，尘埃落定。这大概也是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常态，如同山里的竹子在向上生长的同时，看不见的是它的根在地下悄然生长。

七

排球热、英语角、集体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散发着一种特有的蓬勃开放的气息。全市大中专院校之间各种不设防的联谊活动、蜂拥而至的港台歌曲、影视明星，还有翩翩不绝的书信往来……每一种都带着上升时期的活泼明媚和浪漫，身在其中时也许只是出自年轻的本能兴高采烈地投入其间，时间过去越久，却越来越意识到那段时光的难能可贵。

还有不期而遇的文学。学校有间小规模图书室，四面书架，除当时热门的武侠、言情小说，更多是古今中外名著。进入中专以前，我没见过任何图书室、图书馆，课外阅读也少得可怜，除从邻居家借阅过《西游记》《水浒传》《说岳全传》《七侠五义》，翻过几期初中同窗订的《少年文艺》，剩下的唯有干妈家一大箱子连环画。

图书室里静谧、深邃。在这里，我打开了《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茶花女》《简·爱》……我最初的阅读更多受好奇心驱使，囫囵吞枣，贪多求快，对于故事情节和华美辞章的迷恋远远胜于其他。另外，肯定还有为读过名著而沾沾自喜的虚荣。然而，无论如何，阅读习惯渐渐养成。

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丢下一块砖头就能砸到一个诗人的年代，那位教我们医古文的老师，身上明显带有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他和我的初中物理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据说专业成绩很好。不过，在卫校，他没能得到任何展示物理知识的机会，对课本里那些阐述五禽戏、麻沸散之类的枯燥文章，他也显然缺乏足够的兴趣。课堂上，他更喜欢讲李白、杜甫，讲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有一阵子则痴迷于讲《红楼梦》里的诗词，一首一首，一边读，一边抄在黑板上，激动时摇头晃脑，吟咏再三，沉浸其间而不能自拔。

除了古典诗词，他也给我们讲刚刚兴起的朦胧诗，正是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北岛、顾城、舒婷这些人的名字，同时进入脑海的还有“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但是，请记住最强烈的抗议，最勇敢的诚实，莫过于——活着，并且开口”这些诗句。某个晚自修，他还请来当地知名诗人给我们作了一场朦胧诗专题讲座。时隔多年，那次讲座的具体情形，包括请来的诗人长什么模样，俱已遗忘。再以后，据说经历了结婚、离婚、辞职、下海、遇骗等一系列境遇后，医古文老师就不知所踪了。“他渴望看到每个街口的夜晚，仿佛干旱嗅到了雨水的气息。所有的道路都不远，包括那条奇迹之路。”——当然，也包括荆棘之路、毁灭之路——有些人注定是用来怀念和遥望的。

现在，我已习惯使用手机，通信、看新闻、在微信里聊天，包括输入这些文字，作为当下现实的日用工具，手机让我意识到我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而我的记忆也如 OLED 屏幕，被压扁、变得平滑，或者说肯定，也更加透明，就像屏幕上跳动的阿拉伯数字占有着时间，只是那些关于卫校的记忆我要如何存储？还有 1987 年初夏的那个午后：我最后一次站在卫校大门口，依然是父亲来接我。天空中下着雨，漫天雨幕中，我望着那扇陈旧的木质大门久久伫立，告别，致敬，然后默默转身，毫不犹豫地走向人群…… 乙

编者按

浙江诗写者众多，温润细腻、注重修辞的江南气质隐现在他们的诗中，又有各自的独特性，先行者远去而后继者前来，自有一种传承在。我们特开辟“浙诗新潮”栏目，推出从80年代到00后出生的年轻诗人的作品，见证这些最具活力的语言在生活之上的跳跃。

孤山

浙诗新潮

Article– 张小末 Zhang Xiaomo

黄昏，偶过王安寺

数百年后。暮春，稻色青青
饱满的时刻尚未到来
一条江的背部，只有风吹过

门虚掩着。僧人在内室
打坐，晚课，他不语
听人们的高谈，听江水流逝
田垄上，油菜花在摇曳

寺院是新的，春风是新的
传说中的康王避难处
已无迹可寻
白鸟渡口亦无船可渡

菩萨低眉，悲与喜
偶然或永恒，何事可供人怀念？
譬如此时，黄昏落日
年复一年
烟花升腾至夜空，转瞬即逝



雪在巴黎的三十三公里之外

一夜之间。先是灰白色调
后来是纯净的蓝
我们需要的雪，在巴黎的三十三公里之外

雪地里，棕色的马匹
和穿粉色外套的混血女孩
都睁着一双良善的眼睛

万物无声。一切还未开始叙述
荒谬的世界因而干净
糟糕的消息暂时消失
只有松鼠在寻觅食物——

我想象自己也身在其中
冷静地在雪地行走
用一场巴黎三十三公里之外的雪
来保持内心的洁白和体面

冬夜在大剧院听《菊次郎的夏天》协奏曲

总是经历几场暴雨
夏天才会降临

乡下小镇，虫子鸣叫
雨滴在植物的枝叶上奔跑

声音有不同的状态，时而凝固
时而流动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
和一个小男孩的陌生旅程

我听见一小块悲伤，一小块
善意的玩笑，一小块对陌生和未知的渴望

在冬夜，我与孩子们一次次
为这小小的欢乐鼓掌
仿佛我们所渴望的即将来临

春风里

玉兰落尽。紫荆花的枝条升向天空
而关山樱与垂丝海棠
顺从于春风的吹拂

每一天，我在无人之地观察她们
在黑夜里自省
看见但无法洞悉的面孔
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秘密

她紧闭的唇角还有多少欲语还休
她凋落的花瓣是否因为
赞美太过虚妄

更多的诘问抛向风中成为虚无
我们的沉默犹如重铁
仅仅是秩序的一种

年复一年的春风里
只有植物从未缺席

孤山

梅花盛放之日
阳光毫无病弱之意
光线下，里西湖的鸳鸯
毛色绮丽繁复

汉服女子在林里穿梭
拍照，直播
孩童嬉笑
古典是从枝头坠落的花朵

一个隐世的书生
在此地梅养鹤，终身不仕不娶
他的孤独



如今在一座小小的墓地内

每年此时，必穿过喧闹的人群
在墓前伫立片刻
凭吊逝去之人、之物
今日还需凭吊一些日常的念想

“长夜将尽呵”……
我突然想起一部连续剧
谁说过这句台词
恰如其分又像个错觉

寓言集：日常动物

Article– 李郁葱 Li Yucong

蟑螂

它早已落入到一个阴影：
突兀、古怪，出现在能够想到的地方
犹如一片乌云，突然出现的暴雨
某些梦境中插入的片段
这狰狞之名词，有着玲珑的姿态
它仿佛纵横于战场
铠甲，战袍，亮相时的惊呼
让人战栗的事物，不是出于喜爱
而是生理上一次次加速的反感
这拟人之腔调，振翅的造型
会从假死中醒转
迅捷消失（其实还在，只是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眼不见为净？）
这孤独者的形象，沉默着
它全部的感官敞开，嗅觉、触觉
它全部的精力恢复，迂回、后撤
好像它就是阴影本身，一个
深远的回声，如果我们
能够看到自己的姿态，它静如处子
如琥珀里的不动，等待我们拍下
灯关上而影子消散，我尝试
赞美这顽强之物，一个缺席者

蚯蚓

钓钩之上它扭曲过我的欲望
掘地三尺，它是我管窥中的桥梁
没入到平静的水里
是碎影，是挣扎，是我们孤寂中
盲目于一种封闭着的舞蹈？

动，吸引着那些贪婪
附上光亮和此生的眩晕

它是一个饵：并不能带来统一的
猎物，这取决于它们的嗅觉和视力
在水面之下，这些欲望的符号

漫随流水的沉默者，如果是垂钓的
工具，它掘出事物之间的联系
人与鱼，借助于钓钩和诱饵，而鱼和蚯蚓
一种对峙中的急和缓，动和静
组合成这场景中短暂的平衡

沉溺于景色中不可转移的悲剧
损疑它们到来时的动机，
或火中取栗，艺高人胆大？事物循环
把不相干的编织成固定的秩序
虚无间似乎钻入到泥土的声音里



蜻蜓

感受到了空气中的压力？它所以低飞
好像大地能够给予某种积极的力量
多年以后，想起第一次在高空中被突然而来的
空虚占据，它依然潜藏在我的身体里：
它们低飞，盘旋在一种磁场和命运的
键盘里，像音乐，像雾，像我们看见的
景物，而它能够听到那隐约的压迫
禁锢于气候的陡峭之约，正如我适应于
平原，畏惧着海拔的攀升，贡嘎机场
我离开西藏时空客在气流中发出颠沛声：
难道要散架了？一个声音在这样低低威胁
（之后我和西藏说了再见，拒绝了数次邀约）
视觉的愉悦，却让皮囊受尽煎熬
那一刻，我如蜻蜓，困守在自己的平衡里
只是，我借助于这种机械的制造
更多的原理，更多的动力，以及我们
在合作形式下能够抵达的高度
不可想象？出于对久远岁月的诗意描述
我能够用铁锹挖出我们命运里的蝉声
它固执、单调，像是对耳朵的反复冲洗
但无声的蜻蜓密集着低飞，蝉声托着它们
不得不让我加快脚步：滂沱将至……

蟹

甲壳里的美味，无论来自于淡水
还是海水，无论是否在月色中吐过泡沫
敲碎它，或者用牙齿咬噬
它的肉里有一种锥心的梦幻：
在舌尖上借助于味蕾的触摸，它抵达
我对于远方的想象。虚无之岸
而它有能够品尝的遗忘之水
在坚固的面具下，涅槃的身体
隐匿在那些泥涂中，这恰恰是
软弱到不堪一击时的策略：
它有思想吗？还是在本能的行为中
感觉到风暴的来袭？比如蟹笼
让它沿着月光攀援到沮丧的高度

像渐高的水温，把它从青色转化为绯红
它的蟹盖里，藏着一个
不为人知的宇宙：那些力量，那些组合
那些让它能够挥舞着蟹螯
吓唬影子里退缩着的事物，是它
凸现于硬壳之外的眼睛，它的灯笼
但不能照亮回家之路——
如果大海的腥味，回荡在那狭窄的
视野之间，我们用水煮熟了它

螳螂

挡车的臂膀是它对自己的认识？
落入到暗影之中，它捕获了聒噪的蝉
而黄雀只是偶然出现在身后
像是一座山峰，一次崩塌造成永久的
话题：在后，或在前
有那么多的讲究吗？用绿色隐藏了自己
它抖擞着，一种启示能够给予
食物链的循环。我以为它是一片叶子
它有多深的饥饿？蝇、蚊、蝗……
来者不拒，四条修长的腿支撑着庞大的
身躯，一座八个月的宫殿
但即使失去了头，它还有十天的精气神
这无头的勇士，操干戚以舞
刑天，犹如我们称呼它为“不过”“巨斧”
只是在睡梦中把它放大，我们的望远镜里
它，先知者* 的模样，能够预言吗？
翩翩起舞，达到它们交配时的热情
一个头脑会眩晕于原始
它并不抽搐，但冷静中，这雌性
吞下了公螳螂：合二为一，生命里的
菲薄之盐，它们得到了一种平衡

* 古希腊称螳螂为祷告虫，因为螳螂前臂举起的样子像祈祷的修女。

河豚

河之鱼，有豚其名者，游于桥间，而触其柱，不知远去。怒其柱之触己也，则张颊植鬣，怒腹而浮于水，久之莫动，飞鸢过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

——苏轼《河豚之怒》

有千般毒能否迷醉了自己
它是一只抽屉，依然是美食界的万种风情
绝妙体验，“真是消得一死”*？

这无害的憨模样，游弋着的潜水艇
又大又茫然的眼睛凸出。它有着
自我封闭者的逍遥：

随江水入海，又随涛声回溯
它遵循于天性里的秘密
给自己种下毒，种下回声和阴影

勇士的尝试，还是一次无知？
而它，绝境中的膨胀
皮囊可以盛下那么多的怨怼

像盛下出水芙蓉般的阳光
剔出那些骨肉，把它们搭成花的形状
毒和鲜美集中于那薄薄的一片

近乎镜子般的看见，在粗糙皮肤的
覆盖下，这舌尖上唯美而短暂的一钩
它分开了水的轻和重：一滴泪珠

* 传说为苏轼语。

从大明山出发的雪（外五首）

Article– 海 地 Hai Di

从大明山出发的雪

我叙述的雪
是从大明山出发的
它们在西风中飘洒
山峰撑开了雪的伞
在冰雪健儿的滑动中
那些伞就飘向了远方

从大明山出发的每一朵雪
它们都是有记忆的
也是有温度的
仿佛都能找到归家的路
年年岁岁雪相似

当我写下大明山的雪
这雪的美景
早已融化在我心里

我还沉醉在秋天的梦里

在青山湖季节的风里
已悄悄改变了容颜
但我心中秋的色彩梦
却依然如昨天

是的，我依然
沉醉在秋天的梦里
一个童话般的山河
那秋意浓浓的世界

在雨雪来临的时候
围着红红的火炉
依然充满爱情地想起
那秋天里最美的故事

雪花染白小山村

它轻轻地落满了山道
染白了我河边的茅屋
那个飞雪的早晨
我的画板只有一种颜色

那些流浪的白猫
披着雪一样的外衣
发出使人怜悯的声音
一路追随着头顶雪花的我

雪在阳光下
流泪了，流向庭院的水池
一阵寒风吹过
卷起点点晶莹的粉

落日余晖

在青山湖
落日是一天的句号
当清晨迎接它的时候
给我带来未知的希望

在落日余晖下
平静，微风轻轻掠过
一个人的心也平静如水
带着宁静走向梦的深处
日出日落
多少平常人的日子
就是重复平静安宁的梦
而湖山是最好的孵化基地

冬天的诗

在指南村暖阳的山坡上
我写下了一首诗
带着冬日暖阳的体温
仿佛是一串跳跃的火苗

在往后的风雪之路
我将心口里焐热的诗
点亮寒夜里的灯盏
给自己和同行的人以温暖

哦，我还将出一本诗集
叙述雪花的快乐和舞蹈
还将选出最好的诗句
献给春天明媚的阳光

请举起你的小灯笼

十月的山乡
最不缺的是小灯笼
在湛蓝的天空下
在高高的柿子树上

请举起你的小灯笼
和树枝一样举起手臂
向金色的十月敬礼
给幸福的生活增添色彩

请举起你的小灯笼
生活需要诗意的点缀
并且永远点亮诗意的灯
那人生的美好时光